悟空传

【全版】

今何在



著

第一章

四个人走到这里，前边一片密林，又没有路了。

“悟空，我饿了，找些吃的来。”唐僧往石头上大模大样一坐，说道。

“我正忙着，你不会自己去找？……又不是没有腿。”孙悟空拄着棒子说。

“你忙？忙什么？”

“你不觉得这晚霞很美吗？”孙悟空说，眼睛还望着天边，“我只有看看这个，才能每天坚持向西走下去啊。”

“你可以一边看一边找啊，只要不撞到大树上就行。”

“我看晚霞的时候不做任何事！”

“孙悟空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欺负秃头，你把他饿死了，我们就找不到西天，找不到西天，我们身上的诅咒永远也解除不了。”猪八戒说。

“呸！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猪头说话了！”

“你说什么？你说谁是猪？！”

“不是猪，是猪头！哼哼哼……”孙悟空咬着牙冷笑。

“你敢再说一遍！”猪八戒举着钉耙就要往上冲。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要困觉了！要打滚远些打！”沙和尚大吼。

三个恶棍怒目而视。

“打吧打吧，打死一个少一个。”唐僧站起身来，“你们是大爷，我去给你们找吃的，还不行吗？最好让妖怪吃了我，那时你们就哭吧。”

“快去吧，那儿有女妖精正等着你呢”孙悟空叫道。

“哼哼哼哼”三个怪物都冷笑。

“别以为我离了你们就不行！”唐僧回头冲他们挥挥拳头，拍拍身上的尘土，又整整长袍，开始向林中走去。刚迈一步，“嘶啦”长衫就挂破了。

“哈哈哈哈……”三个家伙笑成一团，也忘了打架。

这是一片紫色的从林，到处长着奇怪的植物和飘着终年不散的青色雾气，越往里走，脚下就越潮湿，头上就越昏暗，最后枝叶完全遮蔽了天空，唐僧也完全迷路了。

“好啊，这么多的生机，这么多不同的生命！”唐僧高兴的说。

“谢谢！”有个声音回答他。

唐僧一回头，看见一颗会说话的树，紫黑色树干上有两只一眨一眨的眼睛。

“真是惊奇，我看见了一个妖怪，我喜欢能超越常理的东西，生命果然是很奇妙的事啊，让我摸摸你，土里的精灵。”唐僧伸出手去，欣喜的抚摸着树干。

那树干上泌满紫色的汁液，摸上去湿滑无比。

树很惬意的接受着抚摸，它的几万下垂的分枝都不禁舒畅的摇动起来。

“呵，有几万年没有人摸过我了，从前……几千年前吧，有一群猴子在我身上戏耍，后来他们都不知哪去了。那时我还没有眼，只能感觉到有很多会动的生灵在我身边说话，唱歌，我看不见，也不能动，但我很幸福。现在我终于长出了眼睛。可是他们却不知哪里去了，不知哪里去了。”

“他们死了。”唐僧说。

“死？死是什么？”

“死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不会想，就象你未出生时一样。”

“不，不要死！也不要孤独的生活。”

“你还可能活很久，你还没有手，没有腿，以后都会长出来的。”

“我花了十万年才长出眼睛，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么漫长的等待了，我现在就想去摸一摸身边的同类，摸一摸你，你身上的气味真使我心醉。”

“我已经很久没洗澡了。对了，你没嘴，你用什么说话？”

“我用这个。”怪树抖了抖它前面的一根枝条。

那上面有一张人的嘴。

“这不是你自己的。”

“没错，是我捡的，三百年前有一个人在这里被吃了。剩下了这个，我用我能滋润万物的树汁浸泡不使它腐烂，又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长出枝条检起它。”

“这可不好，你投机取巧，不是你的，就要让它还给来处。”

“你不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被吃吗？”

“是因为看见了你的缘故吗？”

“是。”

忽然唐僧发现自己的脚不知什么时候已被藤蔓缠住了。

他背后响起了低沉的呜嗷声，唐僧闻到一股腥气喷到他的脖子上，但他无法回头。

“把他的手留给我，我喜欢那双手。”怪树说。

“别人吃剩的你也要，做妖做到你这份上，是我就一头撞死算了。”唐僧说。

“如果我有头的话，我会考虑的。”

有双爪子搭上了唐僧的肩头。

怪树说：“等一下，我想最后再和他说一句话，我有了这张嘴后，这是第一个能和我说话的。我很感兴趣研究一个人被吃时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你哪那么多废话？早死早超生，我才不怕呢。”唐僧说，“你真想听我最后一句话？”

怪树上下晃晃枝叶。

“好吧。”唐僧深吸一口气，突然大叫道：“救——命——啊□”

“师父又在叫救命了。”猪八戒说。

“别理他，老这样，总玩不腻。”孙悟空看完了晚霞，从怀里掏出一只腿来吃。

猪八戒盯着他：“你在吃什么？”

“猪腿。”

“我——宰——了——你——！！”猪冲上来，一把抱住猴子。

“嗯。”沙和尚睡梦中翻了个身，“砍……砍死他……”又睡死了。

“你叫了十七句了。我只让你说一句的。”怪树盯着唐僧。“你为什么流水？”

“树爷爷，其实我真的很怕。我还年轻，才活了二十几年。”

“你活了二十年就有四肢五官，我活了几十万年才有一双眼，为什么？”

“当人是要几百次轮回才能修到一次的，我等的时间不比你少，就让我多活几百年吧。”

“我要放你，你还会离开我，剩我一个人，不行。”

“我不走，我以我大徒弟孙悟空的名义发誓，一辈子留在这儿直到你死……后边的那位不要舔我好不？我很脏的。”

“孙悟空？好象听过，唉，不记得那么多了，你还有徒弟？”

“是啊，我二徒弟猪八戒很胖的。”

“那你再多叫几声。”

“师父已经在叫第一百三十四句了。”猪八戒说，“你还不去堵上他的嘴？”

“你先叫爷爷。”孙悟空说。

“你休想……哎呀！有种把脚从我背上拿走我们再打！”

“打成这样还不服？小样我就不信还制不了你！”

砰砰啪啪。＃％—＊。！％！

“咳，能不能让我喝口水再喊？”唐僧问。

“算了，他们可能早跑了。”

“等等，我好象听见杀猪的声音。”后面的怪兽说。

“是了是了，那一定是我两个徒弟又在打架。”唐僧说。

“不管，我先吃了你，再去找他们！”

“不要哇，你们怎么能这样，坐下来一齐谈谈哲学多好啊，要不我出个迷语给你们猜吧。‘莲花未出生时是什么？’”

“啊！”忽然怪树和怪兽发出惨叫，嘶嘶的变成了一团白烟。

“咦？”唐僧问：“你们怎么了，不好意思，我出的题是难了点。”

“莲花未出生时，还是莲花。”忽然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说。

唐僧回过头去，一个绿衣的女孩笑嘻嘻站在那里，她有一头飘然的长发，身上的衣服却是用最细的银丝草编成，闪闪发亮。

“女施主你好漂亮啊！”唐僧说。

“原来你是个好色的和尚。”

“不是不是，只是出家人不能说谎的。”

“如果你不是光头，一定很讨女孩子喜欢的。”

“难道我光头的样子就不帅吗？”

“油嘴滑舌，你怎能修成正果？”

“我修行与别人修行不一样，他们修小乘，我修大乘，他们修虚空，我修圆满。”

“大乘？嘻没听过。”

“因为我还没想好呢。”

“我只听说有个叫金蝉子的曾质疑小乘佛法，想自行通悟。结果走火入魔，被陷于万劫之中。”

“他笨嘛！”

女孩子忽然变了脸色：“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他一根手指，也能点破穹天，你不过是个在妖怪前象狗一样求饶的凡夫俗子！”

“因为我想活着，我不能掩藏我心中的本欲，正如我心中爱你美丽，又怎能嘴上装四大皆空。”

“你肉眼凡胎，又怎知万物造化，外表皆幻。”

“母猪也有个美丑，你又何必自卑？”

“你犯嗔戒！妄语不断，心意杂乱，又怎会去做了和尚？”

“天地良心呀，谁要我这好运一生下来就在和尚庙里。”

“你不配论佛，刚才听你说句谒语，以为你有些道行，才出手救你，没想到救了个蠢汉，你快滚吧！”

“呵姑娘此话差矣，有道生死在天，我若是有道高僧，佛祖又怎会不保佑我，用你多事？”

“呸！秃子！气死我了！”

女孩忽然将身一转，一张美丽面孔顿时变作恐怖狰狞：“你既是一俗物，不如让我吃了你吧！”

唐僧长叹一声："唉，为什么妖怪吃我之前总要那么多废话呢？"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身影已凌空越过。

当然是孙悟空。

当那女子的手突然被抓住的那一刻，她忽然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息袭入她的全身，那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志，使她的每处肌体不能自己。她轻哎了一声就放弃了抵抗，瘫倒在地。

孙悟空看了看这个女妖："秃头，看来你真是对女妖精有出奇的吸引力呀，用你做诱真是一点错也没有，这样这话俺老孙的功德分很快就能积够了……为什么追你的女妖精都一个比一个难看？"

"气不死的阿弥陀！这么美丽的女子，你居然说她难看？"唐僧道。

"美……美丽？你看这样子，都快赶上老孙了，敢情你喜欢这种的？"

"唉，幻化无穷，明镜在心，你猴眼看人，又如何识得美丑。"

"啊呸！俺老孙虽然有些青光眼外加散光，迎风流泪还见不得太阳，但也是在地下呆了太久退化了，你怎可拿俺生理缺陷取笑？惹的火起时，一棒打你成孤拐！老孙这就结果了你的小美人！"

孙悟空举起了金箍棒。

那女子这时却醒转了，她抬眼正看见了孙悟空举棒要打。

"孙悟空……你是孙悟空！"

女子一把抱住他的双腿："是你么，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

她扬起那张丑脸无限深情的看着孙悟空，眼中竟有泪滑落下来。

孙悟空只觉浑身一颤，好似五脏六腑都跳动了一下，心想不好，这是什么魔法，只觉有千钧之力，此刻却一点也用不上。

那女子还在说："你来了，就太好了，又是一个梦么？但我已满足了，我在这里活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想着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面前，你自由了，你终于自由了么？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没有人能锁的住你，永远没有……太好了……太好……"

她竟已泣不成声。

孙悟空暗运内力，一声“起”，那女子便直飞出去，撞在一棵大树上，把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撞的应声而折。

“哈，我把你这个打不死的妖怪，你以为这套对老孙有用么？哭？哭也没用，老孙杀人就没眨过眼。”

那女子摔在地上，鲜血从口中流出来，却还强撑起看着孙悟空：“你，你不认得我了……是的，我变成这个样子，你自然认不出来，可我受了玉帝的咒，再也不能变回从前的样子……我是……”

女子突然惨叫一声，一口血直喷出来，她在地上痛苦的挣扎着。

唐僧叹了一声：“唉，莫不是你也受了咒，再不能说出自己是谁？”

那女子手中紧紧攥住地上泥土，显然痛苦至极。

“秃头，你别信她，妖怪我见的多了，什么招都使得出来，让开，让我结果了她。”孙悟空道。

“我并没有挡着你呀，你打呀，怎么不打？”

“我……你叫我打我就打么，偏要过会儿再打。”

“恨不死的阿弥陀，历尽千重罪，炼就不死心。”唐僧又整了整他那已烂的不成样子的衣裳，踱着步向林外走去，“你们慢聊，我不打扰了。我要去美丽的林中散步，期望相逢一个星零花一样的妖精……”

他又停步看了看万年老树的残躯，缓缓叹道：“不要死，也不要孤独的生活。几十万年就是为了这一天么？”

唐僧走了，孙悟空跳到树上，那女子在地上打滚哀鸣，他却自在打着秋千。好半晌，那女子才渐渐平复。

孙悟空：“不是我可怜你，只是老孙不杀没还手之力的人。你现在没事了？出招吧。”

他还在大树藤条上架着腿晃悠，好象是这不是战斗之前，只是在午睡前。

那女子脸色还苍白着，可见到孙悟空，她眼中又闪出了光芒，流着血的嘴边有了一丝笑意。

“你还是老样子。你以前……就是这样，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那时……你也在树上这样躺着，是蟠桃树……”

“见鬼，今天我碰上了个神经的妖怪，大婶我从没见过你，也没见过蟠桃树是什么样子，你老实随便亮个招数，然后让我一招打死你就完了，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你还不记得我是谁？你……你难道已忘了从前的一切？”

“老太太，别提你那些从前了，你认错人了，俺老孙五年前刚从五狱山地牢被放出来，一心想多杀几个妖怪，积点功德值好让上天给我把前罪销了，没准还封个土地山神什么的，谁见过你呀。”

“你在说什么？五狱山？是五行山才对呀？销前罪？你也记得你做的事，又怎是杀几个妖天庭就会放过你的？”

“是你在说什么？我本是花果山一妖猴，因不敬天帝而被天帝罚入五岳，关了五百年，后来蒙玉帝开恩，说只要我能完成三件事，就赎了我的前罪，以前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哪来的你……见鬼我怎么会和你唠这些事。”

那女子现出了惊疑的神色：“怎么会……难道说……他们要你做三件事，是哪三件？”

“你还真烦哩，好吧，就让你死个明白，第一件，要我保刚才那个秃头上西天。第二件，要我杀了四个魔王……”

“四魔王？！”

“没错，就是西贺牛洲平天大圣牛魔王，北俱芦洲混天大圣鹏魔王，南瞻部洲通天大圣猕猴王，还有一个，东胜神洲齐天大圣美猴王！”

“哈……美……美猴王？！”

“怎么，你认识他，第三件事，待这两事做完，上天才会告诉我。你怎么又哭了？”

女子低了头喃喃念道：“是了，他已记不得一切，也记不得你了……”眼泪落在土里。

“唉，”孙悟空跳下树来，“看你这么痛苦，我做做好事，帮你解脱了吧，下辈子做个岸边花草，随风摇摇，不也比做个活的太久，记忆错乱的妖好？

女子忍痛抬起头来：“我不会记错，我记得所有的事，会永远的记住……没想到，我等了五百年，等的却是死在你手中，我们终究还是

逃不出他的掌心。”

孙悟空举起棒来……

“在我死之前，我要问你一件事。”那棒下的人说，她抬起头：“忘记了一切，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了痛苦？”

“……”

孙悟空把棒举在空中。

“咳！”他猛把棍扫向旁边的树木，把林中扫出了个半径几十丈的扇形……

“一个神经错乱的妖精，杀了也没有意思。”他独自嘟唧着，说完，头也不回向林外走去。没有看见后面女子将手伸向他，却疼的发不出声来的悲哀眼神。

他走着，隐隐听见海浪声，他抬头，却又只是无边的树林。

“五百年前……”他想，“我在哪？”

这一想，头却又疼了起来，他使劲的晃晃脑袋。头中空空如也了，人也就舒服了“怪了，我怎么会突然没杀人的心情呢？”

第二章

唐僧和另两个徒弟正在火堆前吃着果子。

孙悟空从林中慢慢走了出来。

唐僧抬起头来：“咦，你来了？请坐。”

孙悟空不发一言，坐下直盯着火堆。

“咦，猴子今天怎么了？”猪说，“象是被人打傻了。哈哈哈…哈…”

他自己笑的快出眼泪来，却突然发现其他人都不笑。

“不对。”沙和尚说。

“哪儿不对？”猪八戒问?

“不知道，只是不知为何突然觉得紧张。”沙说。

“对，一切都对，该来的，他自然会来。”唐僧说，他盯住孙悟空，“你说，是吗？猴头？”

孙悟空脸色阴沉。

“我没杀她。”他说。

“那么漂亮的小姑娘，我就知道你下不去手的。”唐僧说。

“啊，有美人，怪不得猴子你在里面呆了这么久，还有你，秃头，你们两个倒底做了些什么……”猪八戒说。

沙和尚踢了猪八戒一脚。

“踢我作甚？你觉得他们不对劲？那又如何，关我何事？其实我们以前又什么时候对劲过？”猪大叫起来。

“她全告诉我了。”孙悟空说。

“哦？”唐僧说。

“她说了我是谁，也说了我们每一个人是谁？”

“哦？”唐僧说。

“哦？”猪八戒说，“她有没有告诉你我其实并不是一头猪哈哈哈哈……哈哈哈……”

孙悟空猛跳了起来，猪八戒仍在地上笑的打滚。

孙悟空用棒指着唐僧：“我既已知你是谁，便不能不杀你。”

“哦。”唐僧说，“我是谁？你杀我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

孙悟空直跃了起来，一棒打在唐僧头上，顿时鲜血飞溅，唐僧倒了下去。

孙悟空哈哈大笑：“孙悟空，你又犯了一桩天条了！”

他仰天大叫：“我杀了他，如何，有种来杀我呀！”

天上突然一道闪电直劈下来，一声巨响，整个森林燃烧起来。

孙悟空他狂笑道：“哈哈哈，没打中，照准这打！”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脑门，“打呀，打呀！不敢吗？没种吗？”

火光中，他的脸分外狰狞。

天空暗雷滚动，却再不见闪电，那雷声象是一个巨兽在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前的无奈的喘息，隆隆渐息了。

天空又平静了下来。

孙悟空忽然象察觉了什么，他一纵身，穿入天际不见了。

沙僧看看天，又看看地，唐僧的尸体在地上，已被火燃着。猪八戒仍在一个人笑个没完。

“别笑了，师父都死了。”

“死了好，死了好，大家分行李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猪八戒笑着，眼泪流了满面。

前因当第一天月亮开始升上天空的时候，天篷就在看着这一切了，他看着她收取天地间的无数微尘，一粒粒精选出银色的颗粒，那是五亿亿万粒里才会有一粒的，她直耐心的仔细的这样一粒粒挑着，天篷就在旁边看着，她做事时不准天篷说话，怕会吹走了沙粒，于是天篷就不说话，当有星际间匆匆的旅者呼啸而过起，天篷还举起他的宽大翅膀帮她遮挡风和杂尘。她一直做了八十万年，天篷就默默在旁边夺候了八十万年，八十万年他与她没说一句话，甚至她也不抬头看他，只关注她的沙堆，可天篷还是觉得很幸福，有个人可让他默默的注视，有个人需要他的帮助，难怕几千年才用的上一次，比起以前一个人在没有光的天河里孤独的生活，是多么的好啊。

就这样一直选了十亿亿万粒银尘，就这样直到那一天，她扬起手，十亿亿万银尘全部飞扬上了天际，在万古黑暗的天穹中，突然有了这么多银色微尘在漫天的闪耀着。

“太美了！”天篷不禁大声叫起来。她用手轻遮天篷的嘴：“别，别吓着她们。”她轻声说，眼中流连着无限的爱意。天篷要醉了，虽然她并不是看着他而是看着那些银色精灵，但天篷为世间有如此的爱而醉，为世间有如此的造物而醉。有一样事物可以去爱，他想，是多么的好。

她第二次扬手，漫天的银尘开始旋转，绕着她和天篷所在的地方，它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最后变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银色光环。天篷快要被这奇景惊喜的晕倒了，他脚步踉跄，不由的微微靠在了她身上。她并没有推开他，她有手轻轻的挽住天篷，“小心。”她仍然是那么轻声的说。

这两个字是天篷八十万年来听到的最美的音乐。

她第三次扬手，光环开始向中心汇聚，沙形成亿万条向核心流动的银线，光环中心，一个小银核正越来越清晰。

“是什么在吸引它们？”天篷问？

“是我。”她说。

“……”

“是我们。”她笑了，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天篷。

天篷觉的那银色河流也在这一触随他的血脉流遍了他全身，他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她揽入怀中。

他深深的吻着她，八十万年等待的光阴把这个吻酿的无比醇香。

当长吻终于结束的时候，她从他的怀里脱身而出，一看天际，忽然惊叫了起来：“糟了！”

她被吻时法力消散，银核已经汇聚，却还有几亿颗散落在天河各处。

她掩面哭泣了起来：“我做了那么久，那么长的时间，还是失败了。”

天篷轻轻揽住她的肩：“别哭了，世间没有一件造物会是完美的，但有时缺憾会更美。你抬头看看。”

她抬起头，只见天河四野，俱是银星闪耀。

“从前天河是一片黑暗的，现在你把它变成了银色的，那么，我们就改名叫它‘银河’吧，那个银核，我们就叫它……”

“用我的名字吧，叫它——月。”

“月……那我可以说……月光下，映着一对爱人吗？”

“……”

月光下，映着一对爱人，他们紧紧相拥。

“猪八戒！你的口水流了好长呀，能不能收一收，都到我脚边了。”小白龙说。

“死马，吵什么吵，把我的梦吵醒了。”

“咦？你的眼泪也在流口水呀。不要告诉我你也会哭哟。”

“胡说胡说，我哭？呸！秃头死了，他自个上西天，不用我受累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刚才做梦，梦见我高老庄的漂亮媳妇了。”

“你老说你在什么高老庄有媳妇，可从没人听说过那个庄子啊，再说，谁会看上一头猪，莫非……她自己也是……”

“不准胡说八道！你可以骂我是猪，但不准你说她一个字！”

“可你本来就是猪呀。”

“你就不能骗骗我吗？”

一个影子走到了他们身边。

猪八戒一抬头：“咦，猴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畏罪潜逃了吗？冷面沙已经去报官了哈哈哈……”

孙悟空还是那副冷冷的样子：“师父呢？”

“你想确认他死了没啊，在那边呢，我准备明天帮它按佛教仪式天葬……哈哈哈……我发现我越来越有幽默感了。”

“死了？谁干的！怎么会这样？”

“谁干的？不要告诉我你得了失忆症啊，你想装病脱逃大唐律令是不行的啊，哈哈哈……”

“也许我真的忘记了些什么。”

“是啊是啊，我也什么都不记得了哈哈哈拜托你不要再逗我笑了哈哈哈……”

孙悟空猛的上前捏住了猪嘴：“你再傻笑试试！”

猪八戒瞪大了眼睛，嘴鼓的溜圆，“咕嘟”把嘴边的笑给吞了下去。

一分钟后……

“原来如此，有人冒充我杀了秃子。谁这么大胆。”

“我决对相信是有个人扮成你，只要你不杀我灭口哈……咳！”

“他杀了和尚，明摆着不让我去西天求得正果，最可气还要变成我的样子！”

“我也宁愿他变成我的样子，不过也许我这么帅他变起来有难度嘿嘿嘿。”

“还笑！只有和尚才能开启西天之门当初观音是这么说的吧，现在好了，他死了，我们身上的诅咒永远解除不了。”

“不了就不了吧，做猪又如何做神又如何呢，也许猪更快乐一点哈哈哈哈……”

“可我不行！我头上的紧箍一天不除，我就一天不觉的自由！”

“自由？哇塞我听见了什么，这里有一只猴子在谈论自由大家快来看啊。”

“滚你一边的！”孙悟空一脚踢去，猪八戒却一个凌空后翻笑着躲开了。

“你真以为你打的着我吗猴子，你真以为你是高手可以去拯救苍生啊，观音玉帝在把你当猴耍哦对不起你本来就是猴子哈哈哈哈……”

“猪！”

“猴子！”

“猪猡！”

“猴脑！”

“猪大肠！”

“猴屁股……”

…………

猪八戒骂着骂着，突然仰天高叫：“为什么！这一切是为什么呀……”

“呜呜呜呜……”他竟已泣不成声。

那天上，有一轮那么蓝的月亮。满天的银河，把光辉静静照在一只哭泣的猪身上。

第三章

……我象一个优伶，时哭时笑着，久而久之，也不知这悲喜是自己的，还是一种表演，很多人在看着我，他们在叫好，但我很孤独，我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我幻想着我在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世界，那里只有神与妖，没有人，没有人间的一切琐碎，却有一切你所想象不到的东西。但真正生活在那里，我又孤独，因为我是一个人。

这么想着的也许是唐僧，是孙悟空，是猪八戒，是沙和尚，是树上的女妖双儿，他们都是人，所以他们会这样想，尽管他们都不怎么象人，这也许就是他们痛苦的根源。

前因……

漫天的云雾，白色的，充满了整个世界，却又不在任何地方，象那阳光，天地间所有的光线与色彩从那而来，可它却是白色的。

她还是喜欢太阳升落的时刻，四火龙唱着歌，应和着钟鼓楼台上吹着的悠长而低缓的长号角，拉着金色的神车，在天空划过美妙的弧线。紫霞仙子总是在这时候悄悄的扬起她的纱袖，为卯日星君的金冕披上紫色轻纱，遮挡风尘，可天界哪来的风沙呀，星君当然知道她的鬼主意，这样一来，云雾都被映成紫色的了呀。所以他总是乐呵呵的接受了。这个秘密传开了，于是后来卯日星君的车上老是系满了各色的纱巾，连神龙的颈上也系了，晚霞就成了不断变幻的了。卯日星君每天都能收到不少纱巾，他就把它们全系在他住的扶桑树上，如果你向东看，就可以看见云雾之上直达天际的一颗巨树，五颜六色的树叶在风中飘舞。

卯日星君的车冕远去了，钟鼓楼的钟又响了三下，于是天河守护神天篷打开了银河的巨闸，从那里飞出的不是水，而是亿万的银沙，它们太轻了，飘浮在众神殿之间，神仙们便在这银星间云游，而天篷这里都会守候在天河的入口，谁也知道他在等谁，直到天边一艘银船驶来。月女神，她在天篷前就象个顽皮的小女孩，要天篷挽着他的手，两人在船上有说不完的话儿，一直飘向西去……

“阿瑶，你又在这看，羡慕人家了？”

“什么呀！”

“什么呀？脸怎么和晚霞一样红了？”仙女阿珏说。

“你……”

“好了，王母娘娘说了，要开蟠桃会了，要我们去桃园挑选仙桃。”

又要开蟠桃会了？不是刚开过吗？又过了九千年，真快呀。

“你们去哪儿呀？”紫霞说，“蟠桃园？”

“是呀，紫霞，一起去玩吗？”众仙女叽叽喳喳的说。

“不了，我还想在这呆一会儿。”

“知道！你看晚霞的时候不做任何事嘛！”

仙女们笑着走远了。

“听说了吗？蟠桃园新换了个园卫。”

“知道，是太……太风嘛。”

“什么呀，太风三千年前就换了，后面是叫……无……无什么的。”

“不是啊，好象新来的不是这个名字。”

“管他做什么，我们采了就走，哪次不是连管园的人也见不到？”

她们来到了桃园“咦，我们来的不是季节，这桃子还没长大呢！”

“是啊，简直是还没长出来，一颗树上才几个又小又青的。”

“是不是王母娘娘算错了时间？”

“别胡说，娘娘怎么会错呢？娘娘上次说梅天夏天开，可梅花仙子偏说是冬天开，结果怎么样？”

“哎别说了，好吓人哟！我都不敢去想了。”

阿瑶在林中转了几圈，终于看见了一个大桃，正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

“我找到个大的！”她笑着伸出手去。

一个几万年的恶梦从此就开始了。

阿瑶现在还清楚记得那个场景：一只猴子出现在桃树上，他靠在树杈上，翘着腿，得意的瞟着她。

“小姑娘，俺可不好吃！”

这是他和她说的第一句话。

现在阿瑶在终年黑暗的万灵之森中，坐在孙悟空曾坐过的那颗树上，她一闭上眼睛，就闪现出所有的一切。

“小姑娘，俺可不好吃……”

“老太太，别提你那些从前了，你认错人了……”

阿瑶紧闭上眼，泪水从她那老树皮般的脸上滑了下来。

林子另一头“孙悟空，你真这么想成正果？”猪八戒问。

“没错！俺老孙从生下来就是个怪胎，长大了是个妖猴，从来就没人正眼看过俺，俺偏要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瞧瞧！……你笑什么！”

“我笑笑都不行么？”

“不准笑、不准笑！刚才你哭，老孙已经吐的不行了，现在又看你笑，救命哪~~~~~”

“你怕人笑你……”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谁说的？俺老孙怕过谁？我从没怕过！”

“你怕观音你怕玉帝……”

“闭嘴！我不怕……”

“你怕如来你怕二郎神你怕大狼狗！”

“我——不——怕！”

“你怕死你怕没人理你怕人笑你你怕不象人你怕别人说你怕……”

“你——住——嘴——！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啊——”

孙悟空高高跳起，一棒打在大石上。

“轰——”一声剧烈的爆鸣，尘烟散尽，地上赫然已多了个又深又宽的巨坑。

孙悟空在坑中心，满身的尘灰，气息急促，口里还尤自念着：“我不怕，我不怕，不怕……”

“瞧把你吓成那样……”

“你还说！□”

忽然两人都不讲话了。

因为他们都听见了什么。

静夜中，传来隐约的呜呜声，苍凉而凄厉。

“这是什么？象是野兽的叫声。”孙悟空说。

“我倒觉得是哭声。”猪八戒说。

“那也是野兽在哭！就象狗熊刚死了老爸！”

“你自己没有老爸，就巴不得别人都没有！”

“我不揍你我就不姓孙！”

两人又要撕打，猪八戒忽然说：“嘘……”

这回声音听的很清楚了，那个声音拉长了赫然喊的正是一个名字。

“ 孙 ~~~~~~~~~~ 悟 ~~~~~~~~~~~~ 空 ~~~~~~~~~~~~ 孙 ~~~~~~~~~~~~~~~~~~悟~~~~~~~~~~~~~~~空~~~~~~~~~~ 呜~~~ ”

“莫不是阎王遣鬼来拿我了？”孙悟空惊道。

“你声音颤什么？还有，你脸色好白，一副死相！”

孙悟空一边四望，一边用手狠掐猪脖子。

“咳……就算你害怕……也……咳……不用这么大劲搂我……”

“老孙死也抓个垫背的！”

“定是师父的鬼来找你麻烦！”

“鬼？……对了！”

孙悟空一把把猪八戒甩出去老远。

“俺就去一趟地府，把秃头的鬼魂带回来，不就又可以去取经了？”

“唉……呵呵……”

“你又笑！”

“几世辛苦为哪般啊，后世前生赎不完。”

“你怎也学秃头，喜欢作打油诗？”

“师父的身子烧坏了，只剩半边了。”

“将就用吧，不行随便找点换上，你在这看好行李尸首，我最多十年五载就回来！”

孙悟空一纵身，已不见了。

“可是沙和尚已经走人了……”猪八戒嘟囔道：“莫不是要我来挑担子么？”

“正好。”小白龙说话了，她只在猪八戒面前说话，也只有猪八戒知道她的秘密：“我也想请假回家一趟。”

“走吧走吧，孙猴子能带回唐僧的魂来，我都和他姓！”

小白龙走了，猪八戒起身独自走入密林怪声传来的方向。

“阿瑶，你还好么？”他对着林中黑暗说。

半晌，才有人答话：“你是谁？怎么知道我以前的名字？”

“我？”猪八戒说，“我是一个和你一样不肯忘记前世而宁愿承受痛苦的人。”

第四章

地府

这里只有无边的黑暗，黑暗中透明的魂灵不断从上面渗下来，被一个洞口吸进去。

孙悟空想深吸一口气，却发现这里无气可吸。

这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没有痛苦，这里没有任何感觉。

但孙悟空能感觉到，因为他还活着。他不由觉得一种东西渗透了全身，不是寒冷。

再看那些上下四周飘过的魂灵，它们如水母一般，透明的软形体里有很多小虫般的怪东西在冲撞。

“这是什么？”

“我们是欲望！”小虫们怪叫道：“让我们走！不要被消灭！”

孙悟空不由又是一个冷战，他发现那竟是他身体里也有东西在撞！

他连忙低头看自己的身体，还好还没变透明。

进了洞口，脚到能踩着实物了。只见眼前，一只巨大的万足怪正在将触角伸入万千魂灵之中，将那些小虫儿抓了出来，丢入一侧的熔岩之海中。

“不——不——救我——”千万惨呼声不绝于耳。

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欲望象雪片一样坠落下去。

一只长触角来到了孙悟空面前，那上面有一只眼睛眨了一下。

孙悟空吓的敢紧跳了开去。

他听见一个细细的声音在叫：“救救我呀，救救我。”

孙悟空一看，一只触角上，一只粉红的的带翅的小虫正在拼命振翅呼救。

孙悟空想：救你一个又如何呢。

但他却不由自主的飞身过去，将那小虫取了下来。

“谢谢，谢谢，我怎么报答你呢？”

“说什么呀，你这么小，还能做什么？”

“我有时很小，有时很大，有时很脆弱，有时却能战胜一切。”

“你谁呀？”

“我的名字叫……有人来了，先让我到你里头躲一躲。”

小虫一闪，进入了孙悟空的身体。

“天哪！我看见了谁？”有人鬼叫一声。

孙悟空抬眼看去，只见一个官服模样的人，不，是鬼摔倒在那儿。

孙悟空走过去：“老哥你乍了？”

“哎呀哈！”那鬼又一下跳了起来，“我好怕，我好怕！”

“你是鬼呀，鬼也会怕么？”

“鬼是空虚，鬼怕所有实在的东西，哪怕是一束光，更何况你是……齐天……”

“我不是奇天，我是孙悟空，我来找一个人，不是，一个鬼。”

“你……”那东西闪着惊疑的神色，“是了，你已经忘了……还好还好。”

“什么？”

那鬼带孙悟空也不知又走了几万里的黑路，来到了地府的深处。

前面却没路了，是一道无边的悬崖，悬崖外，是无尽的虚空。

他把孙悟空带到悬崖之边：“生死之事，没有地藏王不知道的，你问他好了。”

“他在哪里？我什么也看不见哪？”

“你知这是什么所在？”

“好象是大地的尽头了。”

“没错，前方再无土地，凡人到此，再也不能超越一步，只有坠入无底的虚空之中，这儿便叫陷空山。”

“有趣。”

“你想见地藏，便从此去吧。”

“去哪？”

“自然是跳下去，能不能到底，便看你的修行了。”

“去！耍俺老孙么？即便有底，落个百八十年，死也死在路上了。我先丢块石头试试……见鬼，这儿连土渣也没有。”

“这便看你道行长短了，若是悟道之人，便可从此直达彼岸了，那时下降便是飞升，一片黑暗即是无限光明。”

“哦——！还有如此玄奇……你先试试！”孙悟空冷不丁转到那鬼背后，一脚踢去！

“啊！救——命——哪~~~~~~~~~~~”那鬼直坠下去。

孙悟空俯身凑到崖边：“你飞升了没有啊？看到光明了吗？”

“死猴子——你——给——我——记——住~~~~~~~~~~~~~~~~……”声音渐小，听不见了。

“哼！骗俺老孙跳崖，俺很象冤大头吗？”

孙悟空转身，却发现自己一个人在无边的黑暗中。

“这里没有方向的么？”

“谁说没有？”黑暗中有声音说。

“谁，拜托不要老是突然搭腔好不好。”

“这里只有两个方向，上和下。”

“难道说要找地藏王，只能跳下去不成？”孙悟空四周张望，什么也看不见。

“也不尽然，若是不悟，千里万里也是枉然，若是悟了，脚下便是灵山。”

“哎呀，好深奥呀——说了等于没说，还不和放屁一样！”

“你有心求解，心又不诚，我如何点化的你？”

“点化俺？你哪根葱呀！出来！”

“我不就在你面前么？”

“哪儿呀？敢情黑夜里的一头黑牛？叫我如何看？好歹先亮颗门牙来瞧瞧先？”

孙悟空忽觉眼前一亮，那悬崖后的黑暗中忽然出现两大片白，都有方圆几十里，白中还有黑，黑中还带着影，一看那影，却是孙悟空自己。

孙悟空看了半天：“哦，敢情啥也没有就两眼睛呀！”

“知道我是谁了吗？”

“嘿嘿……不知道，你脸呢？你瞪那两大眼睛盯我干啥？大了不起吗？大而无神，死鱼眼。”

“啊呸，你怎知我造化神功，可盈满天地。哈哈哈我就是……”

“我不听！你是哪只鸟与我何干？”

“我……我偏说，我就是……”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哼，哼，气死我了！你这泼猴……”

“这就生气了？就你这德性，还点化我？”

“住口，我是幽冥王！”

“……”

“哼！怎不吭声了，你想找师父吧，我有心指点你，还敢出言不逊！”

“……”

“老实与你讲，你师父的魂魄压根就没来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已得道升于天界，二是牵挂太多，还流连于尘世，成为孤魂野鬼。”

孙悟空二话不说，掉头便走。

“你哪里去？”

“概不在此，我别处去找。”

“就这样走了？”

“谢了！”孙悟空头也不回的说。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谢了谢了！还要说多少次？”

“你们听到了吗？他说谢谢！孙悟空居然说谢谢！孙悟空居然对我说谢谢！啊哈哈哈哈哈……真他妈爽！”

“哈哈哈哈哈哈……”黑暗中突然响起了无数笑声，孙悟空发现原来在四周黑暗之中竟有千万鬼类，他其实被围在核心，却还以为身边什么都没有。

“哈哈哈这就是孙悟空？”

“他现在可是乖是紧啊？”

“瞧他那傻样，还瞧，瞧什么瞧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孙悟空突然觉得不对劲，因为如此局面，自己竟然平静的很。

事实上，他想发怒，却觉得心里空空的，什么也涌不上来。

于是他只有在狂笑声中缓缓的走。

“为什么他们都要笑？”

“我现在应做什么？”

他一边想着，一边没入远处的黑暗中去了。

那幽冥王长出了一口气：“天哪，他终于走了，战备解除。”

顿时那地府各处各角，钻出无数鬼卒，密密麻麻，铺天盖地，象从洞中漫出的庞大蚁群，手中还持着兵器。

“嘿嘿嘿，大王您真是神勇呀，愣是把个齐天大圣给唬的一愣一愣的！”那被孙悟空推下悬崖的鬼不知又什么时候钻了出来。

“判官，其实当时我也很怕呀，万一他一发毛，我都不知该住哪躲。”幽冥王收了变化，现出本来的人形，是一个很胖的家伙。

“看来观世音的主意真的起作用了。”

“是啊，他现在就象一只被驯服的狗，除了汪汪两声，什么风浪也作不了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咳。”

他们笑到一半突然哽住了，嘴张的老大都不记得收回去。

他们的眼睛都望着一处。

百万鬼卒也都望向那个地方。

黑暗中，有一个身影正一步一步的走了出来。

他走的很慢，但每一步，都好象使地府隐隐的震动。

孙悟空！

“阎罗小儿们，咱们又见面了。”孙悟空说。“你们笑的好呀，怎么不笑了，笑啊！”

每个鬼卒都把嘴捂的紧紧的，生怕一不小心出了声。

“刚才是谁笑的最响？”

几百万鬼把手一指幽冥王！“他！”

幽冥王的脸早白了，一瞟，看见判官竟也用手指着他。判官见幽冥王瞪他，忙把手缩回去。

“过来，让俺老孙打二百孤拐！”

“哎呀哈大圣饶命啊！刚才不过和您开个小玩笑。”

“小玩笑二百孤拐，大玩笑就脑袋开花……”孙悟空脸色一变：“你们笑的好！”

他身一闪，冥王还不及动作，手腕早被一把抓住。

“去你的吧！”孙悟空发力一扬手，冥王象一个大包袱般被丢了出去，越过众鬼卒头顶，撞到陷空山上去了。

“上！上！”判官忙大吼。

几百万鬼卒怪叫着从四周涌上来。

“让俺老孙杀个痛快！”孙悟空狂叫一声，跃入了阵中。顿时，无数的鬼卒象被扬起的谷壳翻了起来。

……

第五章

东海龙宫小白龙偷偷潜入了宫殿，见那龙王敖广正在座上瞌睡，四周无人。

她摄手摄脚摸了过去，轻轻搂住龙王。

一滴眼泪落在龙王的脸上。

龙王睁开眼睛，惊呼道：“孩子，真的是你么？”将小白龙一把揽在怀里，老泪纵横，“你终于肯回来了？”

“爹，他死了，被孙悟空杀死了。”小白龙哭泣到，“我眼睁睁看着他倒下去，一点办法也没有。”

“孩子，你这又是何苦呢？难道嫁作天庭的妃子，会比驮一个和尚万里跋涉的难么？”

“爹，你不会懂的，你永远不会懂的。”

“无论如何，你这次回来，爹决不会让你走！”

“爹，你拦不住我的，我相信他一定还在这三界的某个地方，我要去找到他，爹，孩儿以后可能要走更长的路，我不在您要自己保重！”

“傻丫头，父亲的心在你的身上了，你吃多大的苦，为父的心就有多沉多痛！”

“爹，孩儿对不起你，可孩儿相信他，相信他的理想，他一定能实现的，什么都阻止不了他的，爹你相信我！”

“他，他，他，唉，你概然还要走，又何必回来？”

“爹，我想借你的定颜珠，来保存他的身体，直到我找到他魂魄。”

“唉，你要什么，爹还能不给你么？可是天庭已有明令，谁也不得帮助那四人。”

“爹，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前世和天庭有什么冤仇？”

“我也不知那唐僧是何人，他竟能让你如此执迷。只是那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说来全是天界的……啊，不能说，不能说。”

“好吧，我不问了。”

“孩子，若让他们知道你在跟随这四人，我水族也是有灭顶之灾的呀！”

“孩儿知道，孩儿时刻都在小心。”

一个水族在外道：“报！有只猴子求见，说姓孙。”

龙王忙对小白龙说道：“孩子你先走吧。定颜珠在此，拿去吧。千万小心。”

“爹，告辞了。”小白龙含泪退出了殿。

孙悟空在门外等的不耐烦，跳进宫来，忽见一白衣女子迎面而来，那女子瞟一眼他，便惊慌的低头快步走过了。

“怎么象在哪见过一般？”孙悟空想。

清净的龙宫后殿里只有龙王和孙悟空两人。其余水族都被支开了，和孙悟空见面让天上知道了是有麻烦的。

“大圣此来何事？”龙王问。

“没啥，想借老龙王的定颜珠一用。”

“啊？”

“俺老孙定是有借有还的，俺你还信不过么？”

“是啊，大圣的信誉，在下是领教过的，那金箍棒还好使么？”

“咦？你咋知道俺有这东西？这东西好象是一生下来就在俺老孙耳朵里了。”

“你真的全不记得从前？”龙王苦笑着。“唉，一代英雄，落得今日如此田地……”

“老龙王你说什么？”

“没什么……那唐僧，因何而死？”

“你知道了？说来就气，不知是哪个猢狲变作俺老孙模样，打死了唐秃子，害老孙去不得西天，但老孙相信，这秃子一定还在三界的某个地方，俺一定得去找到他，今后还不知要磨破几双鞋。”

“唉，全是苦命的人哪。”

“不用可怜老孙，老孙天生跑腿的命，定颜珠的事如何呀？”

“这……其实……丢了。”

“丢了？不借就说不借好了，老孙还能吃了你？”

“那还真没准。”

“老龙王小气的紧，不借就罢，让那唐秃子烂去了吧，反正猪八戒用猪身还不一样活的好好，唐僧也一样能用。俺去也。”

孙悟空一跃而去。

敖广望孙悟空远去，喃喃说道：“竟然就这么走了？”

他摇摇头，一回身，却惊叫了起来。

他身后，站着的正是孙悟空。

“老泥鳅，你把珠子给了自己女儿，不给俺老孙？待我回去先结果了她！”孙悟空凶喝道。

“不要哇大圣。”老龙王抓住孙悟空的衣袖，“她回去也是救你师父的，你把老朽如何也好，不要伤害我那女儿，她也是一片痴心要保取经人。”

“一片痴心？哼，老孙最恨的就是一片痴心，不知误了多少人性命，偏要一个个打醒！”

“大圣不要，老朽求求你了。”

龙王竟一下跪了下去，手里还死死抓着悟空衣襟不放。

“放手！”

“大圣答应莫害我女儿！”

“哈！好笑，我孙悟空什么时候可怜过人！”

孙悟空将手一挥，将龙王甩开，亮出手中金箍棒。

“俺老孙可没忘，你的东西？这就用它结果了你，就不会再欠你了！”

“啪！”

一声过后，几缕血雾开始在海水中弥散开来。

前因蓝碧碧的海水，无边无际。

无边无际，蓝碧碧的海水。

“怎么老是海水呀，没有别的么？”小龙女嘟起了嘴。

“我要到海外面去看一看。”小龙女从来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的。

于是她就变成一条金色鲤鱼出宫啦！

当然没有告诉他的父王。她已经长大了嘛，想偷偷出宫，就偷偷出宫。

游啊游，游啊游，游了三天了，还是一片蓝色。

“烦死了！”她抓住路边一条鱼，“喂，还有多久到岸边啊！”

“你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那鱼说，“我可是一条鲨鱼啊！”

“我从来就这么说话！你能怎的！咬我一口吗？量你也不敢！”

“我为什么不能咬你？”

“因为我是我啊！”

她笑着游走了，那鲨鱼还在纳闷：“我究竟为什么不能咬她呢？她只是一条鲤鱼啊！”

她又游了三天。

“太累了！不过应该快到岸边了。”

“岸边？哈哈，还早哩。这里离岸还有好几万里呢？照你这速度，一直游到死吧。”一条箭鱼从她身边游过。

“真泄气！我要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莫明其妙的鲤鱼，你游不到打我作甚，不理你了！一定嫁不出去的……”箭鱼摆摆身子跑了。

“哼，气死人！没办法了！我变！”

她身边的海水开始振荡起来，一环环金色的水波漾了开去，突然海水猛的被往外一分，形成了一个金光闪耀的真空，光芒把那一带的深海也映的通亮！

“糟了！太阳掉到海里来了！”鱼群惊叫着。

一道水柱直冲出海面，水花在空中散成无数水珠，散布天空，每一颗都映出金色的太阳光辉！乍一看，从天到海一片金星闪耀。

水珠四面激射，这一片金色光华之中，小白龙的身形现了出来。

她的身体如玉般莹洁，她的身形如云般宛转。

“太美了！”海里的鱼都惊叹！

“看到龙，这一辈子都值了！”海葵海草也高兴的说。

“救命啊救命啊！我们有恐高症！”那些被水浪带到天上的鱼叫道。

小白龙微微一笑，轻摆身躯，一些水滴飘了过去，将那些空中的鱼儿都包在里面，轻轻落向海面。

“哇噢，我们在飞！”那些鱼惊喜的叫道。

“我也要飞我也要飞！”海里的一条小鱼蹦着，被她妈妈敲了一下。

“你是一条鱼，鱼是永远不能飞的。”

小白龙笑了，是啊，作一条龙多么幸福，海空可以任遨游。奇怪自己已前怎不觉得，只有看见了这些鱼，她才知道了超越界限的力量的可贵。

只一会，她从看见云层下的大陆了。

她当然不能就这样下去。

于是她又回到海中，变成了一条鲤鱼。

她选了一个方向顺意游去了。

是不是选择任何一个方向，都会游向同一个宿命呢?

第六章

她看见了水面上的世界了，奇妙的世界，那些叫做人的生灵，在岸上走来走去，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穿着不同的衣裳，带着不同的表情，或喜笑，或哀愁。她真想知道那些人的心里在想什么。

真的，她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她要去了解一个人，去探知他的心。

于是她沿河岸游着，打量着岸上每一个人。

这时她看见了他。

当她第一眼看见他时，就被这个人吸引住了。

因为什么呢？她也不知道，因为他面貌英俊？因为他有个与众不同的光头？是了，因为他的眼睛。

他正在河边看风景，他在用一种与四周人都不同的眼神看着身边的一切。

那种眼光，象是……象是太阳，温暖的，愉悦的，不论是对一株草，还是对河岸的柳树，对街道上匆匆的人，都象在欣赏，在赞美……

“那和尚！你盯人家女孩子家看干嘛？色迷迷的！讨厌！”有女子叫道。

和尚？他叫和尚？她们为什么要骂他，被这样一双温柔的双眼看看不好么，为什么要生气呢？

那和尚却不生气，他笑吟吟的：“我非看你，我在赏花，花映水中，色本是空。”

“花痴和尚！”人们都骂道。

小白龙真有些想不通人类了，看看岸上的人，杀猪的正瞪着挑猪头的，而架上的猪头正瞪着他，那个书生低头走路，唉声叹气，楼上的女子在飞眼，酒楼里客人和小二在为了碗里的一只苍蝇吵架，那边两个大侠为了谁先撞谁的事动了刀子，如果他们都有这个和尚看世界的眼神，就会发现其实一切都很可笑。

小白龙很迫不急待的想游到岸边，让和尚看看自己，那时他的眼中，是不是会很惊喜。必竟，她变的是一条很少见的金色鲤鱼。和尚一定会赞美她的。

她游了过去……

忽然她觉得身上一紧，什么东西缠住了她，接着“哗”一声，她被提出了水面！

“大家快来看呀，我抓了一条什么？金色的鲤鱼！纯金色的！”一个船夫大喊。

小白龙又羞又气，自己竟然被一个俗物所擒！还当众展览！她想要变化，但没了水她就失了神通。

所有的人都往这看，小白龙羞的想闭上眼，才发现鱼是没眼皮的。

她心中一片乱，却不由自主的看向那个和尚。

真气人！所有人都往这看，就他不看，还在那看着河面出神。

“我要买它，十文钱！”人群中有人喊。

“这可是稀罕物！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见到一条！”船夫说。

“我出十一文！”有人加价！

“十二文！”

小白龙在网里乱挣，气的想把网咬破，蠢物！人类全是蠢物！他们就只会这样对待世间珍物的么？

这时一个声音说：“阿弥陀大爷，那条鱼吃不得的……”

“咦，和尚你来凑什么热闹？”船夫说。

是他？小白龙不蹦了。

那和尚还是笑吟吟的：“这可不是一条鲤鱼，这是……”

莫非他认出我本相？小白龙有些紧张。

“这是一只无壳王八！”和尚说。

小白龙顿时差点气晕过去。

“哈哈哈！你说什么？你说这是……？哈哈哈，傻瓜！”船夫大笑道。

众人也大笑起来。

“真的真的！”和尚满脸严肃，“我以和尚脸皮担保，它有四只脚。”

“四只脚？啊哈哈哈哈！在哪？我怎没看到？哈哈哈……”

“真的真的，我见过这种鱼，它真的有四只脚，只不过平时不伸出来，你拿来给我，我指给你看。就在那！那里……”

船夫半信半疑：“还有这事？”将金色鲤鱼递过去。

和尚一把夺过鱼，往怀里一揣，转身就跑！

“啊？”船夫恍然大悟，“和尚抢鱼，来人呀，有和尚抢鱼啦！”

只见和尚跑的那个快呀，一溜烟出城了。

哈哈哈这就是唐三藏青年时期与金色鲤鱼的故事，请大家继续往下看。

小白龙在那个和尚的怀里，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和尚气喘嘘嘘的跑，她闻到和尚身上的男子气息，不由觉得怪怪的，有种会醉的感觉。

和尚终于停下来了，“扑嗵”，小白龙重又被丢水中，她打了个转，才发现自己在一口水缸里。

和尚坐在旁边，呼呼直喘。

和尚是个好人啊。小白龙想，摇摇尾巴。

这时和尚又起来了，到缸边看了看她，口里喃喃念道：“清蒸呢？还是红烧？”

啊？小白龙差点掉到缸底去，闹半天还是要吃啊！

“哈哈哈，瞧把你吓的！”和尚笑道，伸手逗了逗她。

我就知道你不是这样人嘛，小白龙想。和尚的手轻触到她的身体，她不由有种麻酥酥的感觉，连忙躲开了。

难道和尚知道她能听懂人话？

不，他不知道，他现在又开始对屋旁的花说话了。

“我不在时候你们乖不乖啊？蚂蚁有没有来欺负你们？我昨天和他们谈判了，应该没事罗。以后见了他们，不要再向他们吐口水了。”

真是个有趣的怪和尚啊，小白龙想，看他样子有十八九了吧，怎么还和三四岁小孩子一样。

“玄奘！洪洲佑民寺的天杨禅师和法明师父在大殿论法，快去看看！”

“收到！”那个叫玄奘的想走，转身又回来对她说：“你在这慢慢玩，我回来再放你回家，小心别让玄淇和他的猫看见你哟。”

知道啦，小白龙心想，你前脚走我后脚也就走啦。

和尚跑出去了。

水缸里一道金光飞出，水溅了一地，小白龙已站在了屋中，水太少她不能变龙，只好变成了一个人。

是一个白衣的绝美女子。

其实小白龙在宫中也一直是这个人形，龙生下来就有人形，她这也是本相。

她悄悄把头探出屋，这是一座宽广的山中寺院，远处大殿传来隐隐诵经声，人好象都在那儿，四下一片安静。

她的脸上露出了俏皮的笑。

她要开始暗中观察人类唐玄奘的生活啦！

她化成一只纯白百灵来到大殿窗边，这里最多的是山雀，但她怎么能变那种俗鸟呢?

殿内坐了一地和尚，中间有两个老的。一个持禅杖，身边还有包袱，象是外地云游到此的。另一个自然就是本寺的主持了。

“法明长老，久闻金山寺佛法昌盛，特来请教。”那持禅杖的老和尚道。

“天杨师父，不敢。”

“什么不敢？”天杨忽厉声道，“敢做不敢应么？”

法明长老一愣，才悟道这就开始论法了，于是一笑答道：“敢应不敢放。”

“放下！”

“我两手皆空，放什么？”

“那为什么还抓着？”

“心有灵犀。”

两人一问一答，问的凶答的快，只听的两旁僧人议论纷纷。

“你听懂了么？”“没有啊？”“哎，太高深了。”“真是玄机啊！”

小白龙只找那玄奘，却见他在人群之中，正向这边看着她。

小白龙心一跳，只觉脸要红了，忽发现自己是一只鸟，他看不见脸红的。

只见玄奘对她笑了一笑。

这人莫不是认得我？小白龙想，不可能的，他不过一凡人而已啊。

这边论答已到了关键时刻，两个老和尚头上都起了白烟。

天杨：“如何是禅？”

法明：“是。”

天杨：“如何是正法眼？”

法明：“不是。”

天杨：“如何是空？”

法明：“问。”

天杨：“是么？”

法明：“不是么？”

天杨：“是么？？”

法明：“这……”

“哈哈哈哈！”天杨大笑起来，“原来你就这两下子。”

“这……我……”法明脸都涨红了。四周僧众一面哗然。

天杨道：“金山寺空有虚名，我云游四海，不见真人，可叹可叹！”

“哈哈哈哈！”忽然人群中也有人笑。

所有人都回头，笑的人正是玄奘。

天杨死盯着玄奘：“这位小师父，老朽有可笑之处么？”

“啊？”玄奘说，“不是，我刚刚看门外树上两兔子撕打，所以可笑。”

“妄说，兔子怎会在树上？”

“那在树上的是什么呢？”玄奘问。

“这……”天杨语塞，他再次打量玄奘，“真看不出，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功力。”

“啊？”一边的一个和尚说，“他是我们这最懒的一个，从不好好听讲诵经。”

“不得多言！”法明喝住那个和尚，对玄奘说：“玄奘，你有什么话，不妨说来听听。”

“真的没什么。”玄奘笑了，“我刚才真的看见兔子了，我还看见一只会脸红的白色百灵。”

啊？小白龙吓的差点从窗上栽下去。

“哼！小和尚玩虚的，你不说，我倒要问你了！”天杨道。

“请问。”

“什么是佛？”

玄奘看看头上，又看看脚下，再看看门外……

“你丢东西了么？快想啊！”法明急了。

“想什么？他已经答出来了：无处不是佛。小师父，真有你的！”天杨说。

玄奘一笑。

“我再问一个，还是刚才那个法明答不出那个，如何是空？”

“破！”玄奘想也不想就说。

“是么？”

“不是！”

“不是还答！”天杨瞪眼道。“找打！”

“不是还问！”玄奘也叫起来。“欠揍！”

两人大眼瞪小眼。众僧都惊的呆了。

良久，天杨长叹一声：“你说的极是。我败了。”

玄奘一战成名。

天杨走后，玄奘立刻被全寺众僧围住，要他讲解。

“那天杨最后一招，来势极凶，你如何能接住的？你那句‘欠揍’究竟有何深意。”

玄奘摸摸光头一笑："没什么！他说我答错了要打我，我说我答错了又怎样你敢打我我便打你，他一看我年轻想想打不过我所以就认输了。"

"啊？"哗啦——寺院里倒了一片。

"玄奘，你聪慧过人，今后就在我身边修行，我将毕生所学传授予你。"法明说。

玄奘摸摸光头说："其实……我觉得还是象以前在执事堂好，有时间可以养养花，看看天，我背不来那些佛经。"

"你不苦学，怎能得我衣钵？"

一旁众僧听的眼都红了，这等于就是把主持之位相传了。

可玄奘说了一句话："其实我要学的，你又教不了我。"

众僧一片惊呼，法明也禁不住摇晃一下，好不容易才站稳。

"你想学的是什么呢？"法明定住气问。

玄奘抬起头来，望望天上白云变幻，说："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这句话一出，便犹如晴天一霹雳！

那西方无极世界如来忽睁眼惊呼：不好！

观音忙凑上前："师祖何故如此？"

如来道："是他。他又回来了。"

第七章

唐玄奘回到了小屋。

那条鱼还在缸里。

“地上怎这湿，定是你又淘气！”玄奘笑着对小白龙说。

小白龙摆摆尾巴笑了，她发现她竟甘愿作一条鱼，只要能留在他的身边。

自从玄奘与天杨一战，又拒绝了法明的授业之后，他在寺院内好象越来越孤独了，所有僧人见了他都怪怪的笑笑，法明也不再理他，讲经也再无人叫他。当众人在大殿内吟诵时，玄奘便一个人在空旷的广场上扫落叶，把每一片枯叶又放回树根旁。要不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别人以为他在睡觉，其实小白龙知道他在看天，一看就是一个多时辰。晚上，他回到一个人住的杂物破屋，点上微弱的油灯写着些什么。他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少和小白龙和花草说话，他那天空般明朗的笑容渐渐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种东西渐渐爬上了他的眉间，他不再扫落叶，也不再看天，他只是整天坐在那想啊想。

他很苦恼，小白龙想，他定有想不通的东西，可是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她和他共处这么久，反而越来越不能了解他的内心，人心里究竟有什么？小白龙发誓一定要弄个明白。有时他在灯下写字，她在水缸里乱蹦，以前玄奘都会对她笑笑，但现在，他理也不理了。

他也不提送她回家的事，她也不想他提。

那一天，几个僧人坐下树下谈论。

一个叫玄生的说：“我看这佛，如庭前大树，千枝万叶，不离其根。”

另一叫玄淇的道：“我也有一比，我看这佛，如院中古井，时时照之，自省我心。”

四周众僧皆道：“二位师兄所言妙极，真显佛法要义。”

那二人颇有得意之色，却见玄奘一边独坐，不理不睬。

玄淇叫道：“玄奘，我们所言，你以为如何呀？”

玄奘头也不回，笑道："若是我时，便砍了那树，填了那井，让你们死了这心！"

玄生玄淇均跳起来："好狠的和尚，看不得我们得奥义么？"

玄奘大笑道："若是真得奥义，何来树与井？"

"哼！那你倒说佛是什么？"

"有佛么，在哪儿？你抓一个来我看！"玄奘说。

"俗物！佛在心中，如何抓得。"

"佛在心中，你说它作甚？不如放屁！"

玄淇大怒，骂道："你这业畜！口出混言，玷辱佛法！怪不得佛祖要让你江上飘来，姓名也不知，父母也不识！"

此言一出，只见玄奘脸色大变，竟如纸一般白。

玄淇自知失言，众人见势皆散。

广场上只剩玄奘一人。

风把几片枯叶吹到他脚边，天边一只孤雁悲鸣几声，惊起西天如血夕阳。

"何人……何人生我？生我又为何？"玄奘喃喃道，"既带我来，又不指我路……为何，为何啊！"

他抬头高声问天，苍天默默，唯有一滴泪滑落嘴边。

玄奘回到了小屋，小白龙正在屋里偷翻他的书卷，见他来，忙一转身化成水缸中的鲤鱼。

玄奘在屋中愣了半晌，忽开始收拾东西。

小白龙看着他打了一个包袱，又来到水缸边。

"走吧，我送你回家。"玄奘说。

玄奘要离寺，法明也无法阻他，只叹道："你天生孤苦，以后要将佛祖长挂心头，以求时时保佑才是。"

"师父，我一直在想，天下万物，皆来于空，可这众生爱痴，从何处来？天下万物，又终归于空，那人来到尘世浮沉，为的又是什么？"

"这……其实为师老实与你讲，若是能说的明白时，也就不用为师这多年苦修了。"

"师父，告辞了，弟子要去走一段长路。"

法明道：“为师明白你的心思，多保重。”

当下唱偈一首：道法法不可道，问心心无可问，悟者便成天地，空来自在其中。

“弟子谨记在心。”

玄奘向法明长老再拜三次，起身捧着装着金色鲤鱼的钵盂，转头而去了。

其时天地肃穆，无边落叶萧萧而下，风声，草木瑟瑟声，潮声，鸟鸣声，天地间仿佛突然充满了各种声音，仿佛有无数个声音正在说话，细一听，却又什么也没有。

一次伟大的远行，就此拉开序幕。

大江边玄奘捧着钵盂，说道：“当年，我就是从这里来的。”

江上白雾弥漫，疾风卷起他的衣裳，他好象在对小白龙说，又好象在对自己说。

“万物生成皆神圣，一草一木总关情，你也有你的家，你的自在，我不能再留住你，你去吧。”

他把金色鲤鱼放入江中，那鱼打了几个盘旋，却不离去。

“你也是有情谊的么？我心领了，去吧。”玄奘说。

小白龙忽然觉得自己要哭了，这些天她没说一句话，只是听和尚说，看和尚读书，扫地，看和尚思索时紧锁的眉头，看和尚入睡时平和的面容。她觉得她已离不开这些，龙宫里没有这样一个人，万里东海没有这样一个人，茫茫尘世也只有一个这样的人。

她真的要这样与他离别？

“相遇皆是缘，缘尽莫强求，我要去天边，你又跟不得我，去吧。”和尚在劝她。

小白龙忽然有种冲动，他要现出真身，告诉和尚这一切，然后陪他一起走遍天涯。

但她最终还是没有，她一摆头，向出海口游去了。

水中，一颗晶莹的珍珠缓缓沉入江底。

一切都会消逝，能留下的只有记忆。而记忆是实在还是虚幻？它摸不着看不到，但它却又是那样沉重的铭刻在心。

这样想着的也许是小白龙，也许是猪八戒，也许是阿瑶，也许是每一个人。当小白龙在鹰愁涧底感觉着水在无声的极缓的流动，她知道那是时间在逝去。但她的回忆却永远鲜艳，一切都仿佛是许久以前。

“海水是红的，龙宫是暗的，我抛弃了身体，抛弃了血肉，这样天帝就什么也得不到。

“他所要的，我全都抛弃，只剩下我的洁静灵魂，给我所爱的人。”

奇怪当宝剑在颈上抹过，那一刻的思维却分外明晰的被记忆。小白龙看着自己的血慢慢在海水中美丽的化开，看见父亲震颤而老泪纵横的脸。没有声音，没有疼痛，只有那一瞬的念头：“原来一生一世那么短暂，原来当你发现所爱的，就应该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因为生命随时都会终止，命运是大海，当你能够畅游时，你就要纵情游向你的所爱，因为你不知道狂流什么会到来，卷走一切希望与梦想。”

小白龙衔着定颜珠，逆向海流，向着那遥远海面上晃动的光亮，游去，游去……

第八章

十年后天宫

孙悟空一个筋头来到了天庭。

这里的景物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但孙悟空想那一定是错觉，他不记得自己到过天宫。

但他却好象认得路一般，凭感觉他转回廊，越虹桥，踏玉阶，一路走到了一个地方。

“我走到哪来了？这里居然有桃树？”

云漫过来，在他身边如小姑娘般缠绕着，孙悟空放慢了脚步，他迷路了，他在西行的路上从不迷失，因为他从不知他要去哪。现在他迷路了，因为他开始感到眼前的事物似曾相识。

“我从没来过这里啊，不过也许梦见过。”

那个站在云边缘的紫衣仙女，难道也在梦里见过?

“小姑娘！哦不，女菩萨，请问到灵霄宝殿乍走？”

那女子吃了一惊，回头看着她，忽然怔怔的不说话。她有一双很美的眼睛，有一种很奇异的眼神。

“你……”好半天她说。

“女菩萨不认的俺，俺叫孙悟空，第一次上天来，不识得路径。”

“你，你不认得……”那女子低了头，喃喃道，忽而她又象满怀了希望的扬起脸，笑着说：“我是谁？”

看着她的笑，孙悟空想起了小时睡在树上让春天的暖风吹拂过时的感觉。

奇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忆过过去了，一直以为自己的回忆中全是一些文字而没有感觉的。

“你是谁怎来问俺？”孙悟空笑着说，到了天空他的性格仿佛也变好了。

那女子收了笑容，只是怔怔的望着悟空，过一会，她说：“我是紫霞。”

孙悟空觉得心里一抖，好象一扇门被打开了，但那扇门里却什么也没有。

“是么。”他笑笑。

那女子忽然又笑了：“是啊。”

“是啊。”孙悟空也笑。

女子忽然转过头去望着天际，好一会她再回头，神色却端庄了：“你是谁？”

“我是孙悟空！”

“胡说！你不是！”女子忽然发怒了，她的眼神中有了怨恨：“你不是他！你为什么要来！你永远不该回来！”

孙悟空打过无数妖怪，这一刻他只觉得眼前这女子比所有的妖怪都要怪，他手足无措了。

“你怎么了，你慌什么？你看着我！”名叫紫霞的仙子大叫着。

等孙悟空一抬头，她却立刻又把头转开去了。

“仙子。”孙悟空有些不耐烦了，“我不管你有什么……咳、病。我只麻烦你告诉我灵霄宝殿在哪。”

“为什么，为什么要去……不要去，五百年前就和你说不要去……”那仙子低了头，口里喃喃自语，仿佛心中迷乱。

“喂！”孙悟空喊，“你知道这要是在凡间你早被俺打死二百次了，仙子很了不起吗？老孙问个路，你就这个样子！”

“你要去哪，去哪……”她还是低着头，身子颤动，象在极力克制什么。

“灵——霄——宝——殿！”他冲着她耳朵大喊。

她还是不抬头看悟空，手向远处一指，云雾散开了，孙悟空才看见那座巨大的宫殿，不知有多少重楼台，许多珍奇灵兽在绕殿飞舞，搅动着祥云。它们体型巨大，但和宫殿比起来就象高山前的蜻蜓。那殿侧云霞也随着不断的舒卷变化而发出各色的瑞气灵光。

“好去处，俺老孙也真想在里住住。”

“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了。”女子望着脚下的云说。

“天宫的女人都这样么？”孙悟空起身要走，忽又停下。“你一人在这天边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问我在做什么？”那女子猛的抬起头来，盯住悟空问。

于是轮到孙悟空把头转向一边去。“可我的确想知道你在干什么啊！”他看着远处云朵说，心想见鬼我什么不敢看她。

“为什么他们都不想知道就你想知道呢？”仙女说，眼中仿佛期待着什么回答。

“他们？他们是谁？”

女子叹了一口气：“你走吧，我在等一个人。”

“哦。”孙悟空转身走了，飞入云层之中。

那女子又望向茫茫云海，道：“他一定会回来的，一定。”

灵霄宝殿一巨声喝道：“孙悟空，你既来此，还不入殿参拜！”

孙悟空一进殿，玉帝就不由有些紧张。

“不要怕，镇定点，我已在殿后安排了十万天兵，各路高手。再说，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太上老君凑到他耳边说。

玉帝才振作了精神，喝道：“孙……孙悟空，你来此何事啊？”

“你就是玉帝？当年俺在那一片黑暗之中，是你派人来告诉俺，要完成三件事，才能赎罪成正果的是吧？”

“是……是啊！”玉帝答应着，一边拿眼瞪太上老君，心说全是你的主意么。

太上老君装没看见。

孙悟空接着说：“可是现在取经人被人打死了。我想找回那秃头的魂魄，但地府说没有，我只好到这来问问，看他有没来喝茶……”

“孙悟空！”太上老君厉声道，“唐僧分明是你打死的！”

“胡说，有何为据？”

“证人在此！传——”

“传——证——人——上——殿——”

只见一人从柱后走了出来。

孙悟空一看，不由双目圆睁：“沙悟静！你有种，诬告俺老孙！”

“何为诬告？我分明看你打死师父，你敢做不敢认么！”

“狗屁！我杀他作甚？”

“你与万灵之森女妖双儿勾结，谋害了师父！”

“双儿？那丑八怪？哈哈哈亏你想的出……”

“沙悟静是我派在你们身边监视你等的，就是怕象你这样顽劣之徒又野性复发，他说的话，我信！”太上说。

“你信？因为你信，所以就是我杀了和尚？哈哈哈可笑！”

“这还不算，你还打入地府，打伤冥王，灭鬼卒十四万一千，片刻后又潜入龙宫，杀死东海龙王敖广……”

孙悟空听得口瞪目呆。“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但这些事我却全未做过！”

“还敢抵赖！来人啊把孙悟空拿下！”太上喝道。

“谁敢拿我！”孙悟空挚棒在手，喝道。

庭上诸天将，哪有一个敢上前逞能。

却听一声：“我来拿你！”

沙悟静跳到殿心。

“正好，俺正想杀你！”悟空道。

二人恶斗在一处。

悟空平日，从未见沙悟静出手，也从未把他放在眼里。今日一交手，才发觉此人竟深藏不露。

但也就是二十回合上下，悟空一闪身避过沙僧的进击，身已在他右侧，挥棒直击他后心。沙悟静身在空中，重心已失，匆忙中只有将禅杖身后一背。

那金箍棒直击禅杖之上，竟将禅杖打的弯了进去，击在沙僧背上，将其打的直飞出去。

悟空正待上前再击，这时他觉的头上一紧。

“不好！”他叫到。

一股巨痛直潜入脑，他从空中直坠于地上。

沙悟静爬起来，跃回来飞起一脚，将悟空踢的直飞出去。

孙悟空砰的撞在一根巨柱上，大殿不禁也颤动了。柱四周站的神将慌忙躲开。

孙悟空触地一个翻身，犹能跃起，只是一阵阵巨痛象要把他切成几块，他一立起又单膝跪倒于地，只有用金箍棒紧拄着地，疼痛中竟将金箍棒直插入大殿地中一尺。

“好……你打的……好……”孙悟空咬牙道。

“打你怎地？你动杀心了吧，只要你杀的不是妖魔，你的箍儿都会勒住你的。你怎么和我斗？”沙悟静又是一禅杖挥至，孙悟空就地一滚，挥棒贴地横扫，但疼痛使他速度大减，沙僧一个翻身跃起在空中，一杖劈下。

“轰”大殿炸开一团火光，地上玉砖碎片飞溅出天外，孙悟空又受这一重击，换别人就可能活不了了。

尘烟散去，露出的是孙悟空那不死的眼睛，充满怒火。

天兵们蜂拥而上，将孙悟空围在核心。

孙悟空象发了疯一般，左冲右突，嘴里喝喝有声，棍棒却已毫无章法，完全是乱打乱劈。

到最后天兵全退出老远，围成一个圈，孙悟空仍在独自疯狂舞动金箍棒。

他不能停下，那意味着失败，屈辱的失败。

他宁愿一直战斗到死。

他只觉得天越来越暗，最后他已什么也看不清了。

脑子里的，只有痛，和最后一点支持他战斗的意识。

沙悟静，玉帝，太上，巨灵神，诸神将，全都在圈外静静看着。

他们象一群冷血的猎手，在等待着圈内的野兽把血流光。

……………………………

痛，这样一种痛。勒入你的头骨，勒入你的灵魂。锁链！穿过了琵琶骨。那又怎样，那又怎样，我还能站立啊哈哈哈。狂雷，击碎了血肉，那又怎样，那又怎样，我还能狂笑啊哈哈哈。可是这样痛，它穿过了身躯，它牵着我的血脉，我笑不出来我站不起来我失去了身体，我也自己也不能有不能有啊。

“你撬不开它的，你也掰不断它，因为它不是东西，它是你自己的束缚。”唐僧说，“我不能帮你解下来，我找不到它的所在，有人把束缚种在你心里，我保证我什么都没念……你以后还想要打死我们吗？”

“死和尚你不用骗我了……为什么，我一想打你就……头痛……我连想想都不行……我连想想都不行吗啊——啊——”

“放弃心中欲望，你立刻就安宁了。你要斗争你自己的私心杂念，不要怀疑，永远不要怀疑。”唐僧仰头想了想，“……能救你的，只有相信。”

“不！不！我一定要杀你，杀你们，我……想……我一定要想……我……”

然后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记得了。醒来之后我象傻子一样安份与沉默。

“师父，果子采来了。”

“嗯。”

光头看我的眼神很奇怪，猪八戒也笑呵呵看着我，他的左脸肿了一大块，谁干的？沙和尚在一边气的浑身打颤，他拼了几个月的破碗又被打碎了，谁干的？谁这么无聊要打破这么平静的生活？

“师父，我去看看前面有没有人家。”

“嗯。”

“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猪笑嘻嘻的说。

“有机会我一定要杀了他，要杀了他。”沙和尚咬牙切齿，他要杀谁？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

可意识总在每一天的夜里一点点复苏。

我一睁眼，所有人都凑在我面前看着我。

“我刚才又说梦话了？”

“是的。”猪说，“你说，妖猴，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呵呵呵！”

唐僧恨恨的瞪着八戒，不知他为什么生气，可猪还是自顾自的笑。

我知道我说的绝不是这个，可他们从不说真话，我只能在梦里思考，但一醒来就全忘记，我永远不知道自己想了什么，我一旦在清醒时思考，就是痛苦的开始。

沙僧又在发抖，是什么使他如此害怕?

“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猪说。“呵呵呵。”

天宫殿外围满了十几万天兵，象无数蝗虫在殿外飞舞盘旋。大战惊动了九重天诸神，他们站在远处云端，议论纷纷。

“天宫好多年没这样闹了。”

“是啊，自从上一次大闹天宫之后。”

“这次又是谁？”

“好象还是孙悟空。”

“孙悟空？不是吧，孙悟空哪有这容易打败！”

“嘘——紫霞在那边……”

诸神窃窃私语，紫霞立在一片云端，望着被围的铁桶似的天宫殿，脸庞平静，一点看不出她的悲喜。

第九章

前因

五百年前

“你知道吗，这天空就是一片荒漠。”紫霞说，“它用精美的东西镶砌，但它们在成为天宫的一部分时，就已被剥夺了灵魂。你知道吗？”

没有人回答，因为她身旁根本就没有人。

如果有人在时，她却又不会说这些话了。她总是笑着，笑着看身边，笑着与他们说话，一直微笑。直到晚霞的浓烈色彩也渐渐死去，天界不再透明，黑色的天幕隔开了她俯视人世的目光，这时众神都回到了他们的宫殿，只有她还独自站在越来越寒冷的云层边缘，没有人会来叫她回去，没有人会理会她，这个时候，她就开始独自说话。

“你知道吗？他们叫我‘永远微笑的紫霞’，可是没有人会永远微笑，除了石像和傻子。你知道吗？”

她很认真的说，眼睛看着那一片无边的黑暗。她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这些话说给另一个人听？她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某一天，会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倾听她所说的一切？

“你就这样听，不要打断我，我会把一切都说给你听，你不要象二郎神那样不耐烦的大笑，也不要象天蓬那样语重心长的反驳，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所以我只把话说给你听，只有你会这样默默的听，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会……”

她仍在执着的说着，她的身边，是无穷尽的，被宇宙夜间的寒冷凝结了的虚无。

这天紫霞在天边站的久了，当她往回走的时候她想冷寂已经附在她的身上了，于是她加快了往回赶，想回到落霞宫那炉火边的梦里去。

蟠桃园里本无星辰照耀，却怎还这么亮？

这么晚还有声音？象是有女子在哭？

今天阿瑶她们不是去蟠桃园么？

紫霞飞近一看，园子上空正悬着几颗大星，是天界中最漂亮的那种，可是，星辰是不能随便移动的，谁这么大胆呢?

园中有一女孩子正在哭泣，正在阿瑶，围着她上窜下跳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一只猴子?

“小姑娘，你还要哭到什么时候？我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呜呜呜……不要！你吃光了我们桃子，还用定身法定住人家……呜呜呜……我要去王母娘娘那儿告你……”

“去告去告！俺老孙才不怕……我怕你不去哩！你已经哭了好几个时辰了……啊？涨水了，救命啊！小朋友，老孙已经很困了，要关园子了，麻烦你要参观明天来，要哭到外面去哭，你这样会影响老孙休息！”

“呜呜呜就不！呜呜呜你赔我桃子来！”

“小气鬼！几个桃子也要也样，你跟老孙回花果山，赔你十筐也有！”

“呜呜呜你吃的才不止十筐……”

“好！二十筐……一百筐！一千筐？你太黑了吧，想敲诈俺？”

“……呜呜呜我才不要你凡间的破烂桃子！我没采到蟠桃，回去一定被王母娘娘打死了啊……哇~~~~~”阿瑶越想越伤心，索性咧开嘴大哭起来。

“她若打你，你不会打她？打不过时，还可以咬。哭个什么。”

阿瑶气的脸发白：“你……你是谁？这种话也敢说？”

“俺就是孙悟空。”

阿瑶哭声立止，愣愣直望着他。

孙悟空，天界的恶梦。

这个名字常出现在那些血腥的故事里，在神界和妖界的连年战争中，鲜血的气息直冲上天空，孙悟空这三个字总与天庭的惨败联系在一起，象一个阴影压在神将们的头上。

因为没人打败过他。

因为和他交手的人能活着回来的，只有三太子那样的廖廖几个天界佼佼者而忆。

传说他每天都吃一万人。

传说他有一座山那样高大。

传说他走过的地方，没有东西能活下来。

他现在就站在阿瑶面前。

所以阿瑶愣了一会，然后尖叫一声没影了。

孙悟空道：“这小丫头是怎么了，俺的名字很难听么？”

紫霞从林间走出笑道：“齐天大圣的威名，谁能不知啊。”

孙悟空转头看她：“你好象却不怕我。”

“为什么要怕你呢？”

孙悟空想了半天：“是，为什么要怕我呢？如果天界的神仙都和你一样想，俺老孙也不用整天呆在园子里种树。”

“这些树长的很好啊？你想必懂园艺？”

“呸！园艺？什么东西，俺只知道这天上有灵气的东西不多，一是蟠桃园里的树，一是御马监的马，需做朋友们看待。”

“树和马是你朋友，满天神佛，却都没个灵性？”

“哈！若是有得灵性，也悟不得这个道，成不得这个仙。”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是俺师父与俺说的，要升仙成佛，先得无欲无求，俺想那不是如死人一般。”

“嘻，神仙境界，无悲无喜，你怎懂得。你师父又是谁？”

“他老人家说了，不得提他名字。”

“能教出你这样神通广大却又偏不通道法的徒弟，想来也没有几个人，算也算的到了。”

“哦，你倒算算看。”

“当今三界，功力法术最高者皆在天界，首推西方极乐世界如来，你当然不会是他徒弟。”

“他收俺俺还不稀罕哩。”

“这法力第二者，便是如来的二弟子金蝉子了，可是他质疑如来佛法，自行修炼一法，妄图超越如来，被如来施法使得其走火入魔，灵

魂坠入尘世，不知何处，你想必也不是他徒弟。”

“认也不认得他呀！”

“这第三嘛，便是那散仙菩提祖师，说来他也是佛教始祖之一，只是和如来教旨不同，如来主修来世，他却要修今生。在海外隐居，他收弟子只看资质，却不问品德，收的也少，能出师的更少。不若如来弟子满门。除这三人之外，天下再无人可教出你来。那你师父是谁，还要我说么？”

“……………………………………”

“唉。”紫霞长叹一声道，“可惜菩提教你法术，却不领你悟道，想必道不可道，是要你自行开悟才是，又怕你痴迷入了歧途，才吩咐你不可说出他的名字。”

“这却不是。”孙悟空道，“只因师父说，我想学的永不遁灭之道，他并没教我，所以我并未得他真传，故不准说是他徒弟，还说能教我的真师父便在凡世，叫我自去找他。俺却想，必是这老头教不了了，故拿这词来哄俺。”

“……”

“小姑娘你还是走吧，和我一起，你爹妈要骂你了！”

“我没有爹娘，我是从西天的紫霞中化出来的。”

“哦？”孙悟空拿过一个桃子狠狠咬了一口，“倒霉的没娘孩子！”

“你说谁？”

“说我自己，行不？”孙悟空一筋头翻到另一颗树上躺下，“快走吧，俺可没闲功夫陪你玩。”

“我以后来找你玩，可好？”

“不好！和女孩子有啥好玩？你来这，不怕我吃了你？”

紫霞一笑，隐在白云中去了。

孙悟空在树上打了一百个呵欠，还是睡不着。

“太闷了太闷了！俺要去寻个人打一架！”

他一纵身翻出了蟠桃园，却看见紫霞还在云边坐着，两眼不知望着何处出神。

“小姑娘你找不着路回家啦？要哭鼻子也别蹲俺门口，别人还以为俺养了条紫色的狗看门呢！”

紫霞缓缓站起身来，回头看他。

“以前我坐这一万年，也不会有个人理我的。”

“是么，算俺多事，走也。”孙悟空一纵身不见了。

“咦，这地方倒还不错，亮闪闪的，好象花果山前的东海。”

孙悟空在天河边说。

“让俺抓些回家给孩儿们耍子。”

于是他开始在银河里东一下西一划的拨捞。天河的银星被他搅了个七零八落。

“快快住手。”却听一人大喊。

孙悟空一抬头，却见眼前站了一个高大的年轻人，面貌英俊，身后还生着双翼。

“俺还以为天界都是些白胡子老头哩。”孙悟空说。

“天宫诸神相貌随心意而定，心中不喜老态，人自然也不会显老。在下天河守护神天篷，这河中银星，俱是千万年精心摆排才成这样，上仙还是莫要把他弄乱了。”

“哈！老孙最恨的就是规规矩矩，越是动不得的东西，就越是要动一动！”孙悟空不听天篷话还罢，一听干脆将棒挥舞起来，直搅得个银星四散。

“住手！”天篷大喊，一纵身到孙悟空面前，一劈手竟将金箍棒抓住。

“这世上能抓住老孙兵器的人真还不多，嘿嘿，俺正手痒，你今天便是不想打架，俺也放不过你喽！”

孙悟空说罢将棒一抖，两人战在一处。

这一场斗，只见得银河中出现一个旋涡，越转越大，直有把整个银河搅翻之势。

眼见整个银河被搅的乱成一片，天篷又急又气，又怕再打更弄乱了星星，心乱间被孙悟空一脚扫倒，再想起身，金箍棒已指到头顶。

“服不服？”孙悟空笑嘻嘻道。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把它们弄散了，这可是花几万年心血才做成的啊！”天篷怒吼。

“什么劳什子，几粒银沙，也要这样，却象个女人。”

“我和你拼了！”天篷推开金箍棒，又扑上去。

他心中愤恨，全无招法，不几招又被孙悟空打倒在地。

“还打不打？”

“怎么不打！”

如此二十七次。

“还没见过你这么经打的。”孙悟空喘气道，“你要这次还能爬起来，老孙就佩服你！”

“我死也要站起来的……”天篷咬着牙往上撑身子。

“唉，何必呢？大家比武，认个输不就完了，要搞的跟仇人一样！”

“你弄坏了我最心爱的东西，毁了我的家，我不会饶了你的！”

“怎么这地儿不能住了吗？虽乱了点儿，比起俺老孙水帘洞已不知好哪去了，小心眼儿！”

“你不懂的……你心中无爱，怎会懂珍惜二字！”

“什么乱七八糟，你倒是快点啊，老孙等你爬起来都等饿了！”

这时天际一白衣女子飘落于银河中，她惊叫一声，冲到了天蓬面前，一把抱住他。

“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女子心痛的说，眼中落下泪来。

“没事的，阿月。”天篷嘴角流着血，忍痛作出笑容来。他又望向孙悟空：“他弄乱了你造化的星辰，我决饶不了他！”

“傻瓜，傻瓜，星星乱了有什么要紧？”

“可，那是你多少年的心血，你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可只一天就……我没用，没用！”天篷难受的要用头去撞地。

阿月扶住他的头道：“我说你傻吧，其实我花这么多时间来做星辰银河，只有你一个人欣赏，我一粒一粒的摆它，只是因为你看了高兴……我心中真正在乎什么，你不懂么？”

天篷笑了，这回真心的笑了，他象个孩子般靠在阿月怀中，阿月抚着他的头，眼泪滴到他的发上。

孙悟空忽然觉得心里怪怪的：“喂，你们这是当我不存在么？”

没人理他。他走到哪里，别人不是怕的要命，便是恭敬的不得了，眼前这种场面，他第一次见到。

“他们竟然并不在乎俺！他们居然只看见他们自己。”

也许每个人出生时都以为这天地是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当他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他便开始长大了。

“猴子，你去吧，我不再恨你了。”天篷说。

“哼！不信！俺老孙要恨一个人时，一辈子也记的他，怎么你说不恨就不恨，变的也忒快。”

“你不懂的！”天篷说。

“你再说一句俺老孙不懂！俺精七十二般变化，法术样样纯熟，哪里不懂？”

“这位便是齐天大圣吧。”阿月说，“听说你是石中所生，人的心事，只怕与你心不同。你也许少了其中一窍。”

“你这是在骂俺老孙缺心眼罗？”

“你和我们不一样吧，人天生便是缺的，一生下来便会不安，所以一生都在寻求补全，神其实也是缺的，只不过神把寻求的欲望消去了，这样心里便觉圆满了。我不想骗自己，但你好象真的没有这样的不安，因为你是天成之物的缘故吧。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当你看见……你的灵魂里有了另一个影子的时候。”天篷说。

“不明白……最讨厌哑迷！当年师父也喜欢这样，都来戏耍俺老孙……”孙悟空自言自语说着，转身出了天河。这回他没有飞，是慢慢走出去的。

阿月看着孙悟空的背影，不由道：“这个人好象……”

“什么？”天篷问。

“不知道。别管他了。”

孙悟空回到蟠桃园，一看紫霞还在云边站着。

“你站了一整天了，在看什么？”孙悟空不由问。

“你为什么要问我？”紫霞问。

“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今天俺真是倒霉，尽碰些怪人说些怪话。看来今天不宜出门的。”

“为什么别人都不问我看什么？你却问我看什么？”

“俺受不了啦！我天生嘴快，行不行？”

“你关心我么？”

“我关心你作甚？俺在花果山时，路边见了条狗，也要上前打个招呼的。”

“你果然与他们不一样。”

“你才看出来啊？俺有毛。”

“我一向喜欢在这站着，几万年来只有你问我在干什么。”

“可我的确想知道你在干什么啊！”

“为什么他们都不想知道就你想知道呢？”

“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如果我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告诉你为什么了吗？”

“因为你有‘想’，你有灵魂。”紫霞说。

孙悟空又愣了。

第十章

………………

“什么东西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唐僧问。

“猴子！”孙悟空说。

“不！是猪！”猪八戒叫。

“都错了，是我。”唐僧说。“如来祖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如此说的。”

“佛祖说：是你？”八戒说。

“不！佛祖说：是我。”

“那是佛祖啊？”

“不是佛祖，是我。”

“那和尚有病，你别理他。”孙悟空道。

“我明白了，是佛，是你，是我。是……”猪说。

“是猪？完了，又疯了一个。”孙悟空道。

“当时我不在，我要是在时，一杖打烂，免的胡言乱语。惹人心烦！”沙僧没好气的说。

三个家伙都盯着他，沙和尚却打个呵欠，又睡去了。

悟空传中集

又是天宫的一个清晨。紫霞来到蟠桃园中。

她看见孙悟空躺在一棵树上，睡着了。

他的手却在微微的抖动。

紫霞走上前去，想着要不要叫醒他。

忽然孙悟空一个翻身跳了起来，紫霞连喊也没来及喊，手腕早被一把抓住，金箍棒已砸到了头顶。

那棒在触到紫霞头发的那一瞬停住了。那一股重压之势，几乎象要把她压入地下。

孙悟空瞪着她：“怎么是你？以后不要在我睡着时一声不吭靠近我。”

“你……你很紧张啊，在做恶梦?

“……没有。”

“我刚才睡着时也做了一个梦，不过是个很美的梦。”

“关我什么事。”孙悟空又翻回树上。

“我特别想把它讲给一个人听，但那些神仙们都不愿听的。”

“我也不愿。”孙悟空靠在树杈上，又把眼闭上开始睡觉了。

“孙悟空，告诉我，花果山是什么样的。”紫霞问。

孙悟空睁开了眼，他看着天空想了半天，说:“花果山?很美……对，很美。”

“怎么美法?”紫霞问，“是不是一到夏天，满山就会开遍紫色的木逍花?……”

“是红色的。”

“是啊是啊，那么在秋天，落叶铺满了大地，走在上面象松软的地毯，但山林却依然是绿色的，鹿群在山下草原上纵情跳跃，而你抬头，金色的阳光便铺了你一脸，蓝的象透明玉石的天空上，有鹤与雁翅膀的影子……”

“你……”

“……还有冬天来了时，白雪覆盖了山林，山野一片清幽，晶莹的冰挂结在树林上，每一颗树都象是玉雕成的，松鼠在大树的洞里，听着风的呼啸与雪落的声音，做一个关于来年的梦……”

“哼，连雪落的声音你都听见了，好象你在那住过似的！”

“我做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梦，我一直都做一个这样的梦！梦见这样一座无边美丽的花园，而我是园中的一只松鼠！”紫霞被自己的想象激动不已。

“松鼠?哈！你会爬树么，爬一个我看！”

“也许那是我的前世啊?每当我做这样一个梦醒来，我就想，在世间，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地方！没想到它真的有！孙悟空，花果山这么美，为什么你要到天上来?”

“我觉的天上不错啊，有星星有月亮，没有野兽，还不用天天找吃的！”

“可是你不觉得天上太寂寞，太死气沉沉了吗？你难道不想回花果山？”

“你倒底想说什么？”

“你回去时，带我也去看看啊。”紫霞说。

“哈！带你？回花果山？”

“我就看一看，偿了心愿我就回天宫。”

“你真的想去？”

“嗯。”紫霞使劲点头。

孙悟空道：“你会有机会的。”

然后他一翻身走了。

“怪人。”紫霞转身快快的往回走。

一想起她的梦，她又笑起来了。

大海在月夜中闪着万点银光，在海边高高的山崖上，站着一只石猴，他呆呆望着大海。

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么？极目之处，无边无界，我却不能再前进一步？

“孙悟空。”忽然有人在喊。

“是谁？谁人喊我？咦，我刚出生，又怎会有名字？这一定是个梦。”

石猴回头望去，背后是一片茫茫黑暗。

“谁喊我？可是喊我么？是谁？”

在这个月光照耀的孤岛上，这只猴子在嘶哑的喊着。

孙悟空睁开了眼睛，他立刻记起了自己是谁，身在何处，金箍棒还在耳中，这使他安心，天宫的夜太静了，反而使他心中惶惑。

花果山，我真的还愿回到那个地方去？他想。

“紫霞，你最近为什么总和那个妖猴在一起。”二郎神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我觉得他除了不爱搭理人之外，还是不象传说中那么可怕。”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他凶恶的时候，天宫和妖族打了多年的仗，不知有多少天兵神将死于他手，我与他也交手多次，此妖危险至极，平日无人敢去蟠桃园，偏你常去！”

“我只是想让他带我去花果山看看而已。”

“花果山！你去哪儿干什么？”

“只是想去看看。孙悟空说那儿很美。”

“……你真的要去花果山？”二郎神沉思着，“好吧，就让你去看一看。”

“太好了！”紫霞惊喜的叫到。

天神的巨大战车隆隆的驶向地面。

“为什么要把车做成这样？这么厚的甲壳，长满触角。象怪兽一般。”紫霞问。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二郎神望着前方，面色冷峻的说。

紫霞忽然觉得，他的神色和孙悟空那天梦中惊醒时的神色太象了。

他们心中都在惧怕着什么。

穿着厚厚的黑色云层，可以望见青色的大地了。

“下来吧。我们到了。”当战车终于在一处停了下来，二郎神说。

紫霞走出了战车，她闻到一股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

眼前是一片黑色的群山，山上覆盖着被烧焦的土壤，山坡上被烧成炭的树木象从地下伸出的狰狞舞动着的利爪。一股浓重的黑色浓雾笼罩着这里，使其终日不见天日。墓园一般的山野一片死气沉沉，只有一些怪鸟在尖利的嘶鸣着，象是鬼的哭泣。

“这里就是花果山了。”二郎神说，“你向往的地方。”

“我不信！这不是！花果山怎是这个样子的？”紫霞叫了起来。

“花果山为什么不能是这个样子的？”二郎神上前踢了一脚地上的一块石头，它翻了起来，紫霞看见上面有几个字：“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

“那猴子骗了你吧，哼，一个群妖衍生之处，你想怎可能是风光秀丽？妖精们怎能住在花园里？只有神族天界才能风景如画。”

紫霞呆呆的不作声。

“现在你心愿了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我想再呆一会。”

“这里群妖出没，我劝你还是早离开吧，这不是你们仙女来的地方。”

“我从没出过天界，我想不到地面上会是这个样子的。”

“并非所有地方都是这个样子，那些敬天礼神之处，风调雨顺，众类安乐，你有空可以去那儿走走，回去后，再别找那妖猴了。”

“原来我梦见的……不是花果山？”紫霞喃喃道。

“也罢，我就带你四处看看，让你看个清楚！”

二郎神和紫霞从空中飞过花果山。

“那些怪鸟是什么？我从未见过。”紫霞说。

“那些？它们是在妖族和神族的战争中被杀死的妖精的灵气，入不得地府，永不能超生，只有聚成这种鸟，万世悲鸣。”

“这样……这里难道没有活物了？”

二郎神一笑：“哼，怎么没有。”

他一转身不见了，片刻飞回，手中抓着一只雁。

“这里还有大雁？”紫霞说。

“哼，这是我从别处抓来，作诱饵的。你看着。”

二郎神将手一捏，那雁血便被挤了出来，直洒向地上。

顿时，那土地开始翻动，从中钻出无数妖精来，仰头望着他们，嗷嗷怪叫。

二郎神将那手中死雁向地上一抛，只见那无数妖精直扑向那雁而去，挤做一堆，地面上倒拱起一座小山来。更有妖精为了争食，先互相撕咬，被咬倒的，又被其它妖精一拥而上撕碎了……

紫霞惊的呆了。

几日后天宫蟠桃园“我去了花果山了。”紫霞说。

“哦。怎么样，好不好玩。”孙悟空说，脸上却无一点笑容。

“我什么都看见了。”

“哦。”

“你为什么骗我？”

“你说我骗你，那我就是骗你好了。”孙悟空说。

“我以后不会来这了。”

“很好啊。”

“你真的喜欢这种生活，一个人呆在园子里，和树说话？”

“怎么也比以前强。”

“当年你和天界撕杀，又为的什么？”

“我以为……有些事是可以靠力量来改变的，后来才发觉，反抗不过是徒增痛苦，才受封做了神仙。”

“可在神仙眼里，你却是妖。”

“神仙……妖，区别在何处呢？”

“……神仙是没有妖那么多恶心贪欲的。”

“真的么？神不贪，为何容不得一点对其不敬，神不恶，为何要将地上千万生灵命运，握于手中？”

“……”

“我为什么要作神仙？因为我想，那样至少自己的命，不用握在他人之手。”孙悟空声音高了起来。

“可是那些地上的妖精，你抛弃了他们。”

“是我一开始就错了，妖精从来不需要人去拯救，你想把他们变成人，结果就会害了他们。”

“我不懂你说的。”

“现在我只想救我自己。”孙悟空说，他脸上透出了怪异的笑容。

“我曾以为你和那些神佛不一样。”

“曾经是不一样的。”

“现在你和他们没什么不同了，你们会在云雾里面无表情，毫无目的的飘来飘去，我曾羡慕你有灵魂，可现在，你却为了当神仙，把它丢了。”紫霞冷笑着说。

“这样便可以没有痛苦了。”孙悟空说，他用头去撞身边的树，“你看，我现在已经越来越感不到痛了，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痛苦是什么？你那么怕它？”

孙悟空忽然目露凶光，他一把揪住紫霞，恶狠狠的说：“当你梦见自己是一只松鼠的时候，在那大森林里，深夜，你有没有听到过那种嚎叫，当看见自己的腿被撕下来时的嚎叫！”

“你在说什么？放开我！”紫霞惊恐的叫。

“你害怕了？那你有没有听见过一种咔嚓咔嚓的声音，那是你的天敌在啃着骨头，它嘴里的东西还没有死，你还能听见它在挣扎，而下一个被嚼的，就可能是你！这种声音在夜里会渗进你的梦里，你居然还能做个关于来年的美梦？你随时都会没有明天的！”

“放开我，你的样子好吓人！”

“你在树上，一刻也不敢睡死，随时注意着不寻常的声响，你会担心，一睁眼的时候会看见一张血盆的大口，你的身体随时都准备弹起来逃命或博斗，每一个晚上都那么的长，直到天边的微光照到你的眼皮上，你会想谢天谢地你又多活了一个晚上，为了你又赚到的一天在这个白天你要尽情的蹦跳，狂叫，把所有能找到的吃的塞进嘴里，但是夜晚很快又来了，你甚至还来不及找到一个朋友，你会想你受够了！但是你却不能不活着，你恐惧着生，却又恐惧着死，你不知道你每天为什么这样活着，哦……现在你知道了，我为什么要做神仙！”孙悟空一口气说完了这么多，如释重负的一放手，把紫霞丢下。

“……可是，你已经神通广大……”

“没有用的！当我小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打赢对面树上那只常抢我吃的，还打我的公猴，当我终于能打赢他时我发现他已经老了。但我还是狠狠痛扁了他一顿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等我打败了族里所有猴子当上了猴王，我发现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树梢上观察老虎，熊，豹子的踪迹，然后大喊一声……你知道被一只豹子在后头追时的感受吗？我跑的气都快断了……咳、咳……”孙悟空掐住自己的脖子，一副难受的样子，“见鬼，我以为我早忘了这些的……”

“接着说啊，我很想听。”紫霞抓住孙悟空的衣裳一劲摇。

“我不愿这样，我亲眼看着我的同类在狂欢之后的死亡，我不希望太阳落下去可总是一点点看着晚霞消失，我不明白为什么其它生灵能安然，那一天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有没有人能摆脱，有没有人？……于是我去海外学本领，我学会了七十二变化，我问师父我是不是从此可以不害怕了，那个老混蛋就摇头一直一直笑，笑的我直想揍他。回来后我发现真时再没有东西可以伤害我了，我高兴的要发疯了。可是好景不长那一天……”

孙悟空忽然不说了，他的眼直盯着前方，紫霞看见那里面有一种奇怪的光，象恐怖，又象愤恨。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神仙？为什么天下万物的生死都要由他们掌管！”孙悟空咬牙道。

“因为世间万物都是他们造的啊？”

“可我不是！我是从石头去蹦出来的，生我者天地，谁也没资格管俺老孙生死，管他是阎王老子还是玉皇大帝！”

“所以……所以你就砸烂了地府？”

“哼哼哼哼……”孙悟空冷笑起来，那笑声倒好象在哭一般，“我勾销了生死簿，还把所有九幽十类皆除了名，从此天下灵长，皆长生不死，世间一片生机，以为从此无忧无虑了，没想到……”

“什么？”

“原来象这样神仙没法管的东西全都有个名字，叫做——妖！”

紫霞心中不由也一震，平日听神仙谈妖，只以为是作恶多端的怪物，不想原来是这个意思。

孙悟空接着说：“神仙原来是容不得世上有能自主自命的灵物的……”

他说到这停住了，想一想转身便要走。

紫霞一把拉住他：“后来……便是那百年的神妖之战？天庭杀不了你，所以才封你作了神仙？可是那些妖众……”

“你也看见了，天庭虽答应不再杀他们，可是花果山早毁于战火，再无寸草，现在那里，不过是个人间地狱罢了。”

“你就这样不管他们了？”

“我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使他们长生不老。我救不了他们，我想你看见了花果山上空的那些怪鸟。”

“……”

“如果老孙再斗下去，我想最终有一天我也是一样……”

紫霞低头沉默不言，再抬头时，孙悟空却已不见了。

第十一章

孙悟空翻出蟠桃园，来到天宫大殿前的广场“总算甩开小丫头了，有够烦！为什么这么烦？”

“孙悟空，你不是孙悟空么？”一个声音叫道。

“谁？谁在叫俺？”

孙悟空定睛一看，却是石柱上挂着的一个头颅。

“你是谁？”

“我本是赤松山一老妖，因反叛天帝而被斩了头颅，挂在这儿，不想得见美猴王，久闻大名，常听你大败天兵的故事。真他妈棒，我也想和你一样。”

“所以你现在只剩一个头了。”

“要什么紧，要什么紧，我不怕，你不怕，我就不怕。我还可以用眼睛瞪他们。”

“眼睛是会被挖走了。”

“那我就用嘴骂他们！”

“嘴是会被封上的。”

“那……那是麻烦一点，不过，我还可以想，只要我还活着，他们总不能禁止我想什么。”

“是啊……总没有人能阻止我想什么？”孙悟空若有所思道。

“美猴王……”

“我不是美猴王，是齐天大圣！”

“什么都好。英雄，你可是来砸烂这天宫的么？”头颅说，眼中放出光来。“可惜俺已经没有手脚了。不然定会帮你。”

“不要叫我英雄！我是齐天大圣！你……话太多了，快点死吧。”孙悟空扔下那妖的头颅走了。

再回到蟠桃园，却听有人在那说话。

“紫霞，你天天呆在这儿，快快回去！”是巨灵的声音。

“我爱呆哪，你凭何管我？”

“你在这能做出什么好事？和一只妖猴在一起……”

“住口，你也配说他？他是一只猴子，却也比你强的多。”

“哈……哈……哈，咳咳咳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莫不是喜欢上了那只猴子，哈哈哈哈哈！”

紫霞气极了，脸涨的通红，气息急促。

忽然她又笑了：“是，我喜欢他，如何？”

“你？爱上一只猴子？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咳！”

巨灵神忽然顿住了，他看见了孙悟空正走过来。

“说啊？接着说！”孙悟空道，手里把玩着金箍棒。

“我要去看看月亮……”巨灵神掉头要走。

“我送你吧！”孙悟空话出，一棒击在巨灵神屁股上，将巨灵打的直飞了出去。

“哎呀……”巨灵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又打屁股……”

“哈哈哈哈哈……”孙悟空拄棒狂笑起来。

笑完了，才看见紫霞正看着他。

“看我作甚？”

“久闻美猴王孙悟空的大名，今日第一次见到。我真高兴，真的。”

“不要叫我美猴王，我是齐天大圣！怪哉，你又不是第一天见我。”

“希望以后能常见到你，美猴王。我一直听说你的故事，你是我心里的英雄，真的。”紫霞开心的笑着。她转身走出几步，又回头道：“多好啊……这样一个人。”

紫霞走远了，孙悟空还愣着。

蟠桃园的夜，星光闪烁。

“和我多讲讲你的故事，关于花果山，关于……你的旅行。”紫霞说，她望着桃树梢的叶子。

“你不是能梦见么？”孙悟空靠在树杈上望着天说。

“太飘渺了，我触不着它们，那么美丽的东西，一触就破了，一触，就醒了，醒了，什么也没有。”

“那很好啊，真实的东西，不好，是……让人痛的东西。”

“我没见过什么真实的东西，天宫全是法术变出来的。……给我讲个故事吧。你的故事。”

“……我有什么故事，没有……”

“可你在想什么……想从前？”

“没有！我没有什么从前！”

“不，你在想什么，不准一个人想，我要和你一起想。”

“咳……想心事还分个人想大家想？你自个爱想什么就想什么吧。”

孙悟空翻个身不再理她，闭上眼却又看到了梦中的银色大海。

“…………我……我想到了，无边的大海，你想到什么？”说这话的是紫霞。

“……淹死。”

“……我，我还想到在海上飘，在满天的星光下……”

“又冷又饿。”

“……上岸了，哇，一个从没见过的世界啊，那么多没见过的东西。”

“千万别被人捉去。”

“到了一座山……菩提山。”

“有这座山吗？”

“我不管，反正是一座山，有枯藤老树，奇花瑞草，鸟啼与泉声交鸣着。重重的谷壑，风从山中吹来，送来清新凉意，还有隐隐歌声……”紫霞眼中灵光闪动，沉浸在想象之中。

“你就开始做梦吗？睁着眼睛也能睡着。”

“我……看见你了……”

“……小丫头你天天坐这吵我不回家烦不烦。你为什么不烦别人专来烦我呢？”孙悟空突然蹦起来喊。

紫霞沉默了，过了很久。

“……听我讲话好吗？”紫霞突然说。

“我一直都是在听你讲……”

“你知道吗，这天空就是一片荒漠。”紫霞说，“它用精美的东西镶砌，但它们在成为天宫的一部分时，就已被剥夺了灵魂。你知道吗？”

“什么……”

“你知道吗？他们叫我‘永远微笑的紫霞’，可是没有人会永远微笑，除了石像和傻子。你知道吗？”

“……知道。”

“你就这样听，不要打断我，我会把一切都说给你听，你不要象二郎神那样不耐烦的大笑，也不要象天蓬那样语重心长的反驳，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所以我只把话说给你听，只有你会这样默默的听，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会……你不要老跳来跳去行不行！”

“不行啊，俺老孙不跳就会睡着，天生这样！”

“生气了，不讲了！”紫霞一甩头，往外就走。

“好好好俺老孙不跳了，你讲吧你讲吧。”孙悟空拉住她。

于是紫霞又开始讲。

“也许，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天宫，有一片黑暗，在那边黑暗的深处，会有一片水面，里面映出他心的影子，灵魂就居住在那里，可是当一个人决定变成一个神，他就必须抛弃这些，他要让那水面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一片空寂之时，他就成仙了，可是心里是空空的，那是什么滋味？你知道么？你……”

她忽然不说了。

孙悟空已经悬空着睡着了。

她看着熟睡了的孙悟空，又继续说下去：“你不会懂，你永远也不要懂，可是现在，我心里，已经不再是空的……谢谢你。”

孙悟空睡的很熟，他做了一个梦。

他走在一片黑暗之中，走啊走啊，黑暗是无边的，忽然出现了一个湖，于是他走到湖边去，水面开始荡漾，映着一个美丽田园，什么东西从水面一闪而过了。“石头，你又在那发愣呢？嘻嘻……”

……………………

…………

紫霞又是许多天没来蟠桃园，满天界也找不到她。孙悟空满天转悠，各处窜门，很是惹了不少事，最后他叹了口气，又回到蟠桃园。

“没一个好玩的人，那小丫头可以一个人在云边上站一年，俺老孙以后也会变成那样么？会有那一天么？”

“美猴王，你在哪儿？”紫霞兴冲冲的声音在蟠桃园响起来。

孙悟空蹦了出来：“不要叫俺美猴王！俺是齐天大圣！”

紫霞看着他：“齐天大圣？你喜欢这个名字？”

她拿出一个绸布包裹：“这是给你的。”

“给俺带好吃的了么？”孙悟空一把抢过，抖开，忽然愣住了。

金战甲、红战袍、紫金冠。

那是他当猴王在花果山与天兵大战时的装束。

“我去了四海各处，从太阳在东海水的映影中提炼出金黄，从昆仑神龙汗血中提炼出赤红，取几万里日月之光作线，以诸天五色云彩为锦，织出了它，你看，还象你当年的装束么？”紫霞捧着它们，注视着孙悟空。“穿上它，让我看看你那时的样子。来啊。”

孙悟空用手在那战袍上轻轻抚着，沉默了半晌，忽的将手一挥，紫霞手中的袍甲全飞了出去。

“你拿这些来给我作什么！”孙悟空暴叫道，“我再也用不着它们了，我已经是齐天大圣了，用不着它们了，而且还做的这么……糟，这披巾……居然是紫色的，不要告诉我是你用西天的晚霞做的，好难看！”

孙悟空说完，回过头去，不再看她。

紫霞呆立在那，好一会儿，她蹲下身去，默默的把地上的袍甲一件件的捡起来，折好，紧紧的抱在胸前。

她一步步走出了蟠桃园。

走到云层边，紧抱着盔甲，泪从她的眼中流下来。

她将手一抖，把它们丢下了天际。

红色的披风扬啊扬，成为白云中绚目的一点，终于消渐了。

这一天，孙悟空在天宫转了十七八遍，一个人影也没看见。

“人都到哪儿去了？”他大叫。

一个小童子怯怯的从云走来。

“今天是天宫蟠桃大会的日子，诸神都去灵霄宝殿饮宴了。”

“俺老孙怎不知道？”

“象我们这样的下仙，是不能去参加的。”

“下仙？”孙悟空冷笑：“他们居然忘了俺老孙！居然忘了！”

那小童子见他凶恶的样子，忙又隐到云中去了。

孙悟空直向灵霄宝殿而去。

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

他飞过落霞宫的时候，看见紫霞倚在宫外的栏杆旁。

“他们也没有请你？”孙悟空问，“走，去喝酒！”

紫霞摇摇头：“为什么一定要争呢？我喜欢在这里看晚霞，这时候，其他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你不如也留下来陪我一齐看吧。”

“你等我，我不想再忍了。”孙悟空话未落，人已飞去。

紫霞长叹道：“为什么，为什么要去的那么急？”她望着他去的方向，“晚霞的绚丽是不会久的，灿烂过后，便是漫漫的黑暗了。”

“不过，你说等，我就一定会等。”她说。

九千年是一瞬间，蟠桃会的日子，终于又来到了。

第十二章

九千年是一瞬间，蟠桃会的日子，终于又来到了。

灵霄大殿“是谁！谁摘来的桃子——这么小！”王母尖叫着。

阿瑶被拽了上来。

王母微微一笑，忽然闪电般冲下宝座，把桃子顶到阿瑶的脸上，咆哮着：“你是不是怕我脸丢的——不够大！啊！”

“是……啊不是啊，娘娘饶命啊。”

“是不是——你先吃了？”

“不是啊，没有啊？”

“我最恨——人说慌！拉出去，打下凡尘！”

“不要啊，不要……”阿瑶泪流满面，拼命磕头，头破了，血染红了玉砖。

观音皱了皱眉头。

王母立刻就看见了，她的声音一下子变的温柔无比：“观音大士，我是不是有点太……其实……其实我是个——很和气的人……”

“不是，地弄脏了。”观音说。

“还不把这个小贱婢——拉出去喂狗！”王母歇斯底里的叫起来。

“啪。”太上老君桌上的酒杯碎了。所有的神仙都脸露痛苦之色，但没人敢捂耳朵。

阿月却又皱了皱眉头。

王母又看见了。她走到月女神的面前，笑着说：“你又有什么问题啊？”

她的笑脸使阿月想起了揉皱的桔子皮，于是阿月也笑了。

王母得意的仰起头来。

可是阿月这时却站了起来，她离座跪拜说：“还请娘娘饶了阿瑶吧。”

王母的脸色变的铁青，不是形容词，是真的铁青色。

她转身朝诸神说：“你们有听见——她说什么吗？”

没人吭声。

太上老君说：“月女神是说……”

王母狠狠瞪向他，太上老君发现自己的帽冠开始冒出烟来。

“我听见月女神是说：”娘娘圣明，祝娘娘红颜不老。‘“太上赶紧一口气说完。

王母笑了：“大家喝酒——喝酒吧。”

太上老君赶快去救帽子上的火。

所有的神仙也笑了。

阿瑶已被拖了出去，诸神又开始举杯欢宴，只有阿月一个人跪在中间。也没人让她平身。

阿月快要哭出来了。

这时一个人站了起来。

他走到殿中，扶起了阿月。

殿中的笑声又象鸭脖子突然被掐住了一样嘎然而止了。

是天篷。

他对阿月微笑道，扶起了她，阿月也注视着天篷。他们会心一笑。他们流连在对方身上，一步步往殿外走去。仿佛这殿上再没有其他人。

“你们今天敢走出大殿——一步！”王母吼道。

两人仿佛没有听见王母的怒吼，相依偎着走出了大殿。

这时静悄悄的天宫里突然传来了一种嗡嗡嗡的声音。

“哪来的苍蝇？”巨灵神问，坐他旁边的广目天王忙把一个桃子塞入他嘴里。

那声音却是王母发出来的，她正气的混身打抖。

大殿门刚关上，忽又被砰的一声撞开了。

这回进来的，却是阿瑶。

王母呆在那了。

诸神望着门口，阿瑶的身后，一个人影走了出来。

孙悟空！

“桃子是俺老孙吃了，怎么了？不行？”孙悟空说，“给俺老孙搬个椅子来。然后杀了你的狗，喂她。”

王母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

“搬给他——椅子。”她咬着牙说。

一个小矮凳被搬了上来，摆在大殿的一角。

孙悟空一脚踢飞那个凳子。

“孙悟空！你想——造反？”

“其实我只是想要个合适的位子而已啊，既然你不肯给我……”孙悟空一挥手……

众神下意识都往桌下一缩头。

只见王母的宝座飞了起来，越过众神飞到了孙悟空面前。

孙悟空大摇大摆想坐，忽然又站了起来：“不对，让给受伤小姑娘坐才对啊。”他把宝座移到阿瑶面前。

阿瑶脸都白了，好象那是个电椅一样。

“阿瑶，你坐啊，你为什么——不坐呢？”王母笑着说，露出两排牙齿。

“哪来的鸟叫唤啊？”孙悟空上看看下看看。

王母的脸白了又红，红了又黑。

“咦，那边那个会变色的东西是什么？”孙悟空说。“好象个大白薯。”

“哧——”阿瑶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她这一笑就不可收拾：“大白薯，会变色的大白薯，哈哈哈哈，变色大白薯，哈哈哈哈，王母娘娘是变色大白薯……”

她笑的滚倒地上，用手捶着地面，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到最后，已听不清她说什么，只看她把头埋在地上呜呜个不停。

连孙悟空也被她笑愣了。“小心断气。”他说。

“孙——悟——空！”王母终于象个撑破的气球一样爆发了。“你……这个——妖猴！”

“你说什么？”

“——妖猴！”

“俺是齐天大圣！与玉帝平起平坐，与你开开玩笑，你却敢骂俺妖猴？”

“你不是吗？你——不——是吗？你真以为你是齐天大圣啊，呸！你不过是我们在园子里养的一只驯不化的——野猴！”

“老白薯，你敢再说一遍？”

“你叫我什么？——妖猴！”

“老白薯！”

“妖猴！”

“哈哈哈哈……老白薯……哈哈哈……妖猴……”阿瑶仍在地上笑个没完。

孙悟空狂笑起来，忽然大喝一声，举棒直向王母而去。

王母措不及防，眼睁睁看着碗口粗的棒子飞来，连躲都忘了。

孙悟空动作来的太快，已经没人来的及出手救王母了。

这时忽然一物直飞而来。

孙悟空将棒横挥，啪！那物被击的粉碎。亮晶晶的碎片溅了个满天满地。却是一个琉璃杯。

金箍棒变向，天将们得了机会，四大天王一齐拥上，持国增长迎住悟空，广目多闻拖了呆若木鸡的王母便走。

孙悟空这边以一敌二，如耍子一般。

那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谛，掀了桌子，喊声：“砍他！”齐冲上去。

孙悟空叫到：“好！打个痛快！”抖擞精神，将棒舞的个金光四射，近百天将，竟无人能近前得一步。却见不时有人哎呀一声，从阵中直飞了出来，撞到大殿墙上去了。

巨灵神身大，挤不入阵中，在阵外张望，却一眼看见了阿瑶。她此刻笑完了，正挣着要爬起来。

巨灵神一下跳过去，伸出巨手便将阿瑶象抓小鸡一般一把拎在手中。

却忽觉的眼前一晃，孙悟空已在面前。

那些天将，却还在那边围成一团呼喝：“上，上，攻他左肋，攻他下盘……”

巨灵神干笑笑：“呵呵，阿瑶，你头发上有根草，我帮你拿下来，咦？怎么找不到……”

孙悟空将手一按巨灵的头，单手把他转了半圈，然后飞起一脚踢在巨灵神的屁股上。

巨灵神大叫一声人已在高空，眼见直向殿顶而去，忙撒开阿瑶，两手去捂了头。

孙悟空纵身而起，半空接住阿瑶。落地之时，巨灵神也砰一声破顶而出。

再看阿瑶，在孙悟空的怀里，竟还是满面笑意。

孙悟空一下把阿瑶丢在地下：“这小姑娘必是吓傻了，这儿有没有医生啊？”

“啊————”巨灵神又砸破殿顶另一边摔了下来。

他不是不会飞，实在是吓的忘了。

直到他砰一声摔在众天将中间，天将们才发现孙悟空不见了。

“妖猴呢？快快出来受死！”他们四处张望，心里想着，千万别出来啊。

阿瑶也不见了。

有人来报说看见一道金光直奔下界而去了。

“哦——”众天将均松了一口气。忽觉这个姿态不对，忙又破口大骂起来。

王母又回到大殿，看着一片狼籍的蟠桃会，鼻子都气红了。

她来到大殿中央，脚下咔嚓一声，王母一低头，一眼看见了地上的琉璃碎片。

“是谁！是谁扔了我的宝贝————琉璃盏！！”

……

花果山暗无天日一片黑色焦土的山坡上，孙悟空和阿瑶坐在那里。

“我怎么了，为什么一到那时候我就忍不住？我为什么会说那些话，为什么一动手就把什么都忘了，我以为我已经把自己变的象个神仙了……”孙悟空拍着头说。

“你后悔了？”阿瑶问。

“也许我命中注定当不了神仙，玉帝还不知道这事，也许他还会请我回去……我还要回去么？”孙悟空想着。

“你还想回去么？”

“天宫没有什么好留恋，不过我叫人等我，也许应该回去打个招呼……你不想回去么？”孙悟空说。

“不，我不回去了。”阿瑶说，“奇怪当王母说要把我打下凡尘时我吓成那样，好象天崩地裂了，现在想想也不过如此。”

她站起来跳了两下：“在这儿我想跳就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人管我。啊——啊——啊——”她对着远方大喊起来。“咦！真的！真的没人管哪！”她的脸上充满的喜悦的红光。

“哼，待会你就不会这么高兴了。”孙悟空抓起一把黑灰，仿佛想起了什么心事。

阴暗的天空传来一声长长的隆隆声，从东方直滚到西方。

“打雷了？”阿瑶说，“如果下雨，这儿就会长出小草来了吧。”

“那是天界的战车在调集的声音。”孙悟空依然在看着手中的土，把灰尘一点点洒向地面。“他们要来了，小姑娘，你走吧。”

“不！我要和你在一起……”

“滚！”孙悟空大叫道，“别在这碍着老孙的事！你害的老孙又要当妖精，我再不想看见你！”

“当……当妖精不好么，我和你一齐当妖精。”

孙悟空敲了敲地，几个妖精从地下钻了出来。

“大王，你终于又回来了，我们等着你的命令等的好苦啊！”

“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

大地开始抖动，地下开始传出隆隆巨响，漫山边野，成千上万的妖精从地里爬出来。阿瑶惊呆了。

“看看这是谁？孙悟空。美猴王，他又回来了，我们有救了！”一老妖振臂高呼。

“孙悟空，孙悟空，孙悟空……”成百万的妖精望不到边际，喊声直冲云霄。

天空又是无数声闷雷一叠滚过，与下界的喊声在天空相撞，没有一丝风，空气却在震颤着。

阿瑶吓的动也不敢动。

“你们散了吧。”孙悟空却说。

“什么？”群妖问。

“散了吧。”

“大王，大家等了多少年，就等这一战呢！”

“我说散了吧！这是我与天庭的私怨，是神仙之间的事，和你们妖精无关。”孙悟空望着天说。

“哈！是……是么？是你们神仙和神仙的事？孙悟空，这话居然是你说的？你真的是孙悟空么？”那老妖道。

“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不是妖王孙悟空。”

老妖后退了两步：“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了，第一次神妖大战死了十万妖众，你成了个弼马温孙悟空，第二次神妖大战死了百万妖众，你便成了齐天大圣孙悟空。”

“没错！俺老孙是天生石猴，倒霉却生在妖精群中，你们这些嘴脸，我从小看了就讨厌的，成仙是俺毕生所愿，怎能再和你们妖精为伍，坏了俺的名声！”

“若不是你有勾销生死簿之恩，我现在就想宰了你！”老妖叫到。

“哼！那是俺最后悔的一件事了，一时勾的兴起，弄出你们这些老不死的家伙来。”

老妖跳到妖精群中：“你们听见这只猴子说什么了？他现在是神仙了，咱们别认错了人，大家伙走吧，难为我们还在花果山苦苦等他，大家自找生路去吧。”

妖众开始议论纷纷，议论声在整个花果山嗡嗡的响着，然后妖群开始渐渐散开了，无数的妖精象蚁群一样向四方散去。嗡嗡声小了，

最后消失了。

“把这个小丫头给我带走！丢的远远的。”孙悟空一把抓过阿瑶，放到一个妖精的背上，“你要是敢吃她，要你小命！”

“不要，我不要走……”阿瑶在妖精背上挣扎着，被带远去了。

几个时辰后，这百万妖众象一块被风吹散的乌云，无影无踪了。

孙悟空望着群妖远去，长出了一口气。

“花果山，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长出花果来？不过，种子已经撒遍天下了。”他又抓了一把地上的黑土，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来。

天边的雷鸣已然越来越近了。

孙悟空靠在一棵焦树上，静静的等着。

等到那一刹，黑暗的天空突然被一道巨大的闪电划开。

孙悟空一跃而起，将金箍棒直指向苍穹。

“来吧！”

那一刻被电光照亮的他的身姿，千万年后仍凝固在传说之中。

第十三章

“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勇敢的心象从前一样，去造访万能的神祇。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与其孤身跋涉，不如安然沉睡。

…………

大战之后天宫

“天篷，你可知罪？”玉帝问。

“知道，因为我扶起了自己所爱的人，所以有罪。”

“不是！是你勾结妖魔，有人看见你在银河和孙悟空密谈。”

“哈哈哈哈，”天篷却笑了起来，“你要杀便杀好了，还要扯些这样的东西，无聊的很。”

“勾结妖魔，按律何罪啊？”玉帝避开天篷的目光去看下面的文武神仙。

太白金星凑上前：“老爷子，你说要什么罪吧。”

“混账！我是不按律处事的天帝么？”

“臣明白了，这勾结妖魔，可轻可重，可处以升官，大赦，流放，极刑。”

“还能升官？我怎不知道？”

“孙悟空不就升了吗？”

“还说，我还忘了为这事找你算账呢！”

“臣罪该万死，臣恳请被扔进酒缸淹死，要汾酒……”

“呸，卖什么乖，快说天篷按律当处何刑啊？”

“这，此人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当然是——极刑！”

玉帝摇头。

“啊？要不，流放？”

玉帝摇摇头。

“他毕竟是天宫大吏，天恩浩荡，就赦了他吧。”

玉帝摇摇头。

“这……这……天篷他……他打入敌人内部，得到了重要情报，建议升为天兵总元帅！”

玉帝还摇头。

“老爷子你脖子痒么？老臣帮你抓抓……”可怜的太白金星，已经快崩溃了，开始胡言乱语。

“混账！”玉帝大骂起来，“笨啊，一定要孤亲自说出来么？极刑太便宜这小子了，不爽！”

“可……可还有更厉害的么？”

“我倒想……”玉帝一招头，太白金星把耳朵凑了上去。

天篷看着他们在边望着他边窃笑，把牙关咬的紧紧。

“天篷，天恩浩荡，不杀你，只将你打下凡间，你谢恩吧。”太白金星笑呵呵的说。

“带阿月上来，让他们告个别吧。”玉帝冷笑道。

月女神穿着一身白纱衣裙，缓缓走上来，她的神情让人想起幽寒的月空。

“什么时候，你都是那么美。”天篷对她笑着说。

阿月哽咽了，她说：“我想让你记住我最美的样子。”

“我答应你，只要我不死，我一定会来看你。”

“你要去下界，会忘记一切，不会再记住我的。”

“我不忘。我永远不忘。”

“你一定要忘了我，那样你会幸福的多……”阿月上前，在天篷额上亲亲一吻。

她的手，却将一粒红色丹药放入天篷口中。

“咽了它，你就忘记一切了。”她后退着，“忘记我，永远忘记我……”转身奔去了。

天篷就那样看着她消失在云雾中。

一个神将带着一个女孩走了上来，却是阿瑶。

“禀玉帝，在花果山巡视时，发现她一人在山上，不知找些什么。”

“这不是阿瑶么？”玉帝说，嘴边露出一丝笑，“你一个小姑娘，为什么要去做妖精？你如实说出那些残余妖精都逃去了哪里，我就赐你重回天界。”

阿瑶却出奇的平静，那种惶恐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刚才我和一群妖精在一起。”她说，“他们什么脏话都说，我从没听过那些话，还有一句话我也没听过……他们问我，以后我想做什么？我第一次听到有人问我我自己想做什么……那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妖精愿意在地上挨饿，因为没有人对他们说‘赐’字，他们也不靠‘赐’活着……”

“嘿，嘿，地上一日，天界不过一瞬，孙悟空究竟用什么将一个纯洁无暇的仙女诱入罪恶之土？阿瑶，你原来多单纯多可爱啊，现在你变成这样我真是痛心啊……”玉帝作出一副沉痛的表情。

“他们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来着……”阿瑶用手指支住下巴想了半天，“哦，‘请闭上你的鸟嘴’，不不不，没有‘请’字，我老学不象……”

“哧——”神将中有人忍不住笑。

“是谁！谁笑！”玉帝不顾风仪大叫起来。

当然没人吭声，每一个神仙都努力做悲痛状。

“这些是什么啊？”突然有人说。

却是一边正要被投入谪仙井的天篷。

阿瑶转头看见他，一惊。眼中不由有了泪光。

“这些，是神仙啊。”她噙着泪答。

“哦，神仙啊！”当天篷往下坠去的时候，他仰天大笑。

半空中，他看见另一人也从天界直落下来，象是阿瑶。她象一片落叶，被风吹向遥远的天边。

云雾散开，天篷看见了凡间景色，那是一个安宁的小山村……

近了，近了……

一天后，一只村中圈中的母猪惊异的看着那只刚出生的小猪，别的小猪都住她怀里拱，只有那只，摇摇晃晃向栏外钻去。

忽然，“扑”，小猪狠狠从嘴里吐出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颗红色的药丸。

天宫锁妖柱“那妖猴怎么样了？”

“报玉帝，五万狂雷击完，那猴子还没有死呢！”

“凌迟！”

“报！三千刀砍过，那妖猴还活着呢！”

“火烧！”

“报！他还活着！”

“派三百头天狼咬他！三百只天鹰啄他！

“猴子还没死吗？”

“报！那猴子都被撕烂了！”

“嗯。甚好。”

“可是……”

“可是什么？”

“他……他还没死啊！”

“啊！”玉帝惊立起来，“他为什么死不了呢？”

一旁的观音微微笑道：“这是天地造化的灵猴，若心不死时，是杀不死他的。”

“我就不信这世上有我天帝都杀不死的东西，一直用刑到他死为止！”

“也许，有个方法能让他死。”观音说。

紫霞被带到玉帝面前。

“观音大士都与你说了，你知道该做什么？”

紫霞沉默。

观音在她身后道：“你看到他的样子，你就会明白你不能让他活着。”

“去吧。”玉帝说。

紫霞一步步向前走着，她不敢抬头，只一步步算着脚下的步数，一百步，快到他面前了。

她看见了血，流到她的脚下来。

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对她说：“哈，你来了。”

紫霞猛一抬头，她看见……

眼前是一座铜铸高台，台上一根巨柱直入天顶。

柱脚上，有一具半血淋淋半焦乎乎的残躯，骨肉脱离，已不成人形，唯有一处还有两颗晶亮的珠子，里面放出她熟悉的欢喜目光。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那残骸说。

紫霞就那么看着他，好半天，她说：“你在等我？”

“我等你？没有，没有啊，我……只是想……你会来的……”

猴子有点慌，他说：“那天，我答应你蟠桃会回来就和你一起看晚霞……我很喜欢……花果山的大海……我常在那里……看太阳……太阳落下去了……其实……我是在想说……等你来……和你说，花果山……那里的晚霞……很……”

血从头颅上淋漓下来，流进他在蠕动的口中，但他每一个字却又说的那么清楚，眼中放出希翼的光。

“你死撑着就为了告诉我这个？”紫霞说。

“其实……还有，我一直想告诉你……你的梦，是真的……我见过那样一只松鼠，喜欢在树枝上看晚霞的松鼠。”

“我不是松鼠，我是从西天的云彩中化出来的，那只不过是个梦。”紫霞说着，看着他。她忽然提高了声音：“孙悟空，你以为你是什么？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就象一团泥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我讨厌你！那天我说喜欢你，不过是气巨灵神的。我是天宫的神仙，我不可能和一只猴子在一起。你是一个妖精！你不是神仙，不是！你记住了吗？我们永远是不一样的！”

“你在说什么？我……我说的不是这个……”那残骸说。

“你还在做着你的梦吗？你还在想着天边的晚霞？你已经输了，输了性命，输了一切！你清醒过来吧，死之前，永远记住你的名字！你是孙悟空，妖王孙悟空！你不要再幻想和仙人在一起，因为孙悟空是不能成正果的！”她凑向孙悟空，看着他流血的眼睛：“你要记住，花果山的天空其实是一片黑暗，在那儿看不见晚霞的！\”“…………”猴子沉默。

整个天际都屏息看着。

“……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妖王孙悟空说。

“你明白了？你真的明白了？”紫霞问。

“是这样……这……样……”

那头颅上的两点光芒开始慢慢的暗淡了下去。最终完全消失了，那残骸完全真正变成了没有生命的躯壳。

“妖王死喽！”天界所有的神仙都欢呼起来。

“把他的残骸拿到我炼丹炉去，那可是灵气聚合之物，我要用它来炼制仙丹。”太上老君叫道。

几个天将一把推开紫霞，上去搬孙悟空的尸骨。

“咦，手里还抓着什么？都烂成这样了，还抓着不放。掰不开啊！”

“别管它了，一起拿去炼了。”

天将们搬着骸骨走过紫霞的旁边。

紫霞看清了那只剩枯骨的手上还死死抓着的东西。

是一条紫色的披巾。

…………

仿佛黑暗中熟悉的身影

依稀又听见

熟悉的声音

点亮一束火在黑暗之中

古老的陶罐上

早有关于我们的传说

可是你还在不停地问

这是否值得

当然，火会在风中熄灭

山峰也会在黎明倒塌

融进摈葬夜色的河

爱的苦果

将在成熟时坠落

此时此地

只要有落日为我们加冕

随之而来的一切
又算得了甚么
——那漫长的夜
辗转而沉默的时刻

第十四章

五百年后……

一个白色身影在黑色夜中轻盈掠过，象深海内的一道银色水痕。

人界万灵之森

“死小白，你回娘家了？去这么久？”猪八戒说，“为了等你，我已经拒绝几百个美丽姑娘的邀请了，她们都以为我在等哪个绝世美女，结果是匹小脏马。”

“你就接着做你的梦吧，师父的……身体呢？”小白龙说。

“师父？……哦！你说秃头啊，它在……在……咦……哪去了？昨天还有两条腿在这的……”

“猪八戒你混蛋！你……你怎么能这样……”

“哎哟世风日下，连马都会骂人？咦？马还会哭？我说你要秃头的肉身干什么？一个臭皮瓤，害的苍蝇整天围着俺转！搞的那些小美眉都以为俺老猪不洗澡，冤啊……”

“我……我日夜赶路，一刻也不肯歇，只盼着能赶回来，可……”小白龙说不下去了。

“你就算是千里马，也追不上他的魂，何苦呀何苦，你定是想拿秃头的肉身去做纪念品吧，我告诉你一个我新发现的重大秘密……人死了以后，没活着时候好看！他活着时你不说要他，死了来哭？还不如那些女妖精呢，一个个多直白啊。”

“我……我……我不相信他就这么死了，他一定还能活过来，孙悟空不是已经去找他的魂了吗？”

“孙悟空……哼，能回来的话，他早也回来了，想必是在哪遇上一只母猴，过幸福生活去了，俺老猪也要去找俺的幸福生活啊……”

“你天天脑袋里就没有别的，不是美女就是母猪！”

“那你那小马脑袋里天天又想什么？让爱人骑在身上也是情愿的吧。”

“猪八戒你……你……你明知我是因为不肯嫁上天庭才被罚做白马，又不是我想！”

“那怎这么巧那天秃头正说要有匹马就好，你就屁颠屁颠跑来……不好意思，不该在女孩子面说粗口，你变成马的样子，我老是忘了你性别。”

“关你屁事！别和老娘来这套，天天和你们仨流氓在一起什么脏话都学会了！”

“别这样，别这样，你爸看见你这样子的话他老人家要伤心的。”

小白龙哇的一声又大哭了起来。

猪八戒叹一口气，上去拍拍小白龙的背：“哭出来就好了，他们都走了，都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俩孤魂野鬼了，要保重啊。”

“呜……猪八戒你别这样，你突然温柔我会害怕……”

“唉，想当年，俺老猪也曾温柔过……”

“哈哈哈……”小白龙突然带着眼泪大笑起来，“猪……，猪也温柔过……哈哈。”

猪八戒自己也笑了：“这个笑话好不好笑，这是老猪的看家笑话，没有一个女孩子能忍住不笑的……”

他不由抬头望了望天，天上，一片黑影，没有月亮。

“擒住妖猴啦！”欢呼声在天宫回荡开来，众神象在庆祝一个狂欢的节日。

紫霞立在一片云端，望着被围的铁桶似的天宫殿，脸庞平静，一点看不出她的悲喜。

“你还拿这东西来做什么！俺已经是齐天大圣了，俺已经用不着他们了……”当年孙悟空这样吼叫着，“这披巾居然是紫色的……不要告诉我你是用西天的彩霞做的！……”

为什么，五百年前败了，五百年后还是要败呢？他什么时候又逃出天的手掌过？

紫霞离开众神聚集的地方，独自向天界一角走去。

她又来到了那块云边。

“你在这儿等我，老孙去去就来。”她又听见那个声音。

我等了五百年，但他不需要我再等了。她想，我转身的时候，世界上再也没有他了。

她望着云海良久，终于下定决心一转头……

“小姑娘，又在这儿哭鼻子啊？”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一双眼睛正笑着看她。

孙悟空。

孙悟空就那样站着，好象五百年来他从没有走开。他手里还拿着一个蟠桃在啃，他的笑从五百年前直到今天，没有染上一点风霜。

“孙悟空？”紫霞盯了他好一会，问。

“明知故问。”

“你记得我是谁了？”

“你不就是阿瑶嘛！……哈，你生气了？叫错名字很要紧吗？你是谁很要紧吗？”

“你不是去西天了吗？”

“西天？哈，西天在哪？老孙一高兴，把天翻个个，这就变西天！”

“你不是大闹灵霄殿被擒了么？”

“哈哈哈，老孙自五百年于炼丹炉里重生就没被抓住过。”

紫霞忽觉得心乱如麻，五百年来的记忆此刻一片混乱，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孙悟空真的死过？他和自己说过的话是真的，还是自己的想象，那只骸骨的手上，真的握过那条紫纱巾？

孙悟空却环顾着天界：“五百年没来，五百年没来，这儿还是这么阴沉沉的闷的慌！我闷啊！俺要开个天窗透透风！”

他一伸手，金箍棒从手中变成一束金光直插天穹。

“轰！”天庭震动。

天顶破了一个大口，火从那里流淌了下来，燃着了天际。

紫霞惊的呆了，自女娲补天以来，天还从没裂过。

“新鲜空气，多新鲜的空气啊，象花果山边的海风，哈哈哈，紫霞你闻啊！”孙悟空狂笑道。

“孙悟空你疯了，这样三界都会有大灾殃！”

“哈哈哈哈！这样一个破天烂地，烧了罢！”孙悟空吼道，“火！好大的火啊！”突然又抱头呜咽起来，“火……不要烧，不要烧我的花果

山……”

他好象疯了一般。

待他重抬起头来时，紫霞看见孙悟空的眼中被火光映红，神情分外狰狞。

那一边，天宫诸神仙早呼天喊地，乱成一片。

“怎么了？”太白金星喊。

“定是太上老君生完炉子不看着，这不，烧着了，五百年前那猴子复活时，就是这么大火！”巨灵神喊。

“不是我啊！”太上喊，“这火……这火……啊！啊！看哪，天上！天……”

众神一看天空，顿时一片尖叫。王母当场就吓晕了过去。

孙悟空笑嘻嘻看着，他回头对紫霞说：“好玩，是不？”

火光冲天，紫霞却觉得身上一阵寒冷。

孙悟空看着她：“你知道天外边是什么？”

紫霞抱紧身子摇摇头。

孙悟空说：“我也不知道，真奇怪以前为什么没人想打开来看看。”

火越烧越大，天宫却越来越冷。

人界万灵之森

“出什么事了？”小白龙望着天上说。

猪八戒举头望去，天空东面一片赤红，红色象鲜血一样流淌过天际，越来越大的天穹被染红。

“好冷啊！”小白龙说。

一片火光的天上，居然有雪飘了下来。

“这样的场面，我只见过一次，”猪八戒说，“五百年前。”

“嗷————”万灵之森里传来了无数妖精的嘶嚎。

天宫

“快去请如来佛祖——！”玉帝从灵霄宝殿下面一层探出头来，声嘶力竭的大喊。

“老头儿！”猴子跳过去，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你怎么就会这一句啊？五百年了，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我太对你失望了。”

他一甩手，玉帝啊一声被抛在了空中。

一切都几如五百年前。

可是一个人跳出去把玉帝接住了。

那是沙悟静。

“你是好样的。”玉帝道，“你在哪作事？我定要赏你。”

沙悟静连连磕头道：“玉皇大帝在上，臣只有一个心愿，望能重返天界！”

“哦？原来你是犯了天条的。”玉帝冷笑道。“你的罪却赎了没有？”

沙悟静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了那个满是裂纹的琉璃盏。“当年为救王母娘娘，情急之下丢了琉璃盏，被罚下天庭，我日日夜夜的搜寻洒落在世间各处的琉璃碎片，终于将其补好，只……只差一片了。”

“哦？这也能让你找回来，还能把粉碎的盏拼好，真有你的。”

“臣在下界找了五百年啊！若不是让俺去监视西行者，还能……”

“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俺’？”

“啊，臣错了，是‘臣’啊！错了，罪该万死！”

“你看，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哼！你能把最后一片找到再说吧。啊，孙悟空来了，快拦住……”

沙悟静挺杖一拦，被猴子一棒打的直飞出去，那琉璃盏也飞到空中……

“啊！不要！”沙僧扑上去接住那盏，“呵，还好……”

一群天将冲上来与孙悟空相斗，纷纷踩在沙僧的身上，血从沙僧嘴角流出来，他还把那个盏死死护在怀里。

“只剩最后一片了啊，五百年了啊……”

第十五章

天界天囚塔

巨大的锁链动了一下。

“……痛……头痛……”

“你撬不开它的，你也掰不断它，因为它不是东西，它是你自己的束缚。”唐僧的声音，“我不能帮你解下来，它种在你心里，在我找不到的所在。我保证我什么都没念……你以后还想要打死我们吗？”

“死和尚你不用骗我了……为什么，我一想打你就……头痛……我连想想都不行……我连想想都不行吗啊——啊——”

“放弃心中欲望，你立刻就安宁了。你要斗争你自己的私心杂念，不要怀疑，永远不要怀疑。”唐僧仰头想了想，“……能救你的，只有相信。”

“戴上它，你就自由了！”

“戴上它！你就自由了！”观音说，“你难道不想出五行山吗？你难道不肯相信吗？再相信一次。”

“他就是孙悟空？”很多声音问。

“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哈哈哈这就是孙悟空？”

“他现在可是乖是紧啊？”

“瞧他那傻样，还瞧，瞧什么瞧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孙悟空！”有人叫，举着他的紫金葫芦。

“我不是孙悟空……我是……啊？行者孙也照吸？”

“哼哼，只要人心中抛不下自己，就会被我的法术所制的……”金角笑着说。

可我怎能忘了自己是谁呢？

“孙悟空！”

“是谁叫俺！”孙悟空应道。

他完全醒过来了。

眼前是黑暗的巨大空间，只亮着几点火焰。他看见婉延在整个空间的巨大锁链，纵横交错，不见头尾。

身上一阵巨痛，有什么穿过了他的琵琶骨，不能运气，不能呼吸。

渐渐眼前清晰了点，有一个长鼻子天将站在他面前。

“你真的是孙悟空？”他问。

“应该没错。”

“什么叫应该没错！”那人火了，“你是孙悟空，那外面那个是什么？”

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来：“木岸，你先退下。”

观音从黑暗处走了出来。

“孙悟空，好久不见，身体好么？”

“观音？来的正好，把我头上的箍儿去了吧！”

“你旧罪未销，又犯天条，还想去掉金箍儿？”

“你说什么都好，你可以把俺头砍下来，但也要记得把俺头上箍儿去了。”

“当年你也死了，还不是又在炼丹炉里复活？若不是如来……”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什么炼丹炉，什么如来？”

“……是，我说错了……孙悟空，上天有造化之德，你心中尚有佛性，所以上天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保唐僧成正果。怎么你又反杀了唐僧，还反天庭？”

“说了杀秃头的不是我，你不信俺也没法，还有事么？没事老孙要睡觉了！麻烦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孙悟空，上天看你心中还是有一点儿佛性，所以再给你一个机会……”

“去！烦不烦，耍俺老孙？”

“孙悟空？”观音瞄着他，“你真的不想再成正果？”

“不。”

“你真的不想知道杀唐僧陷害你的是谁？”

“不。”

“你真的不想拿下金箍？”

那些巨大的锁链忽都开始微微颤动起来。

孙悟空又看到了那紫金冠和黄金甲。

“这身行头很配俺啊。”他说。

“那是齐天大圣当年的装束。”一旁捧着战靴玉带的仙女说。

“齐天大圣是谁啊？”

“就是你……”

“就是你要去杀的人。一个胆敢闹天宫的家伙，他必须死！”太上老君在一旁接口道。

孙悟空套上了从乌云中捕捉闪电织成的战靴。

孙悟空系上了从初升太阳中取赤红染成的披风。

“还有呢？”他伸手。

“没有了。”仙女道。

“没有了？”

奇怪，怎么总觉得这穿戴少了点什么。孙悟空想。

他把金箍棒在手里掂了掂，走出大殿。

一抬眼，便看见了那张远处和他一模一样的脸，正放肆无忌的狂笑着，暴风在他的背后天际狂卷，将血红色的火焰卷向四面八方。

那一个孙悟空的面前，各路天神正挥舞着刀枪，却只吆喝着不敢上前，这场面似乎在哪见过。

孙悟空的脸上不由也浮现一丝冷笑。

天神们的喧叫忽然静了下来。他们向前看，又向后看。

在诸神们的两侧，站着两个石猴，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神情，好象天空被一分为二，一半中映出另一半的倒影。

巨灵神认真在神将群中找了找自己，他并没有变成两个，才相信并不是有人在空中竖起了一面巨镜。

“你是谁！”孙悟空喝道。

这声音在从天之外涌入的狂风中被卷的在空中旋了几旋，撕散了又在高空聚合，又从这一侧翻滚到另一侧。于是天各处都有了声音：“你是谁？”

孙悟空忽然觉得自己正在和一个影子说话，也许他不该问，而是该打破那面镜子，如果有的话。

“你为什么要变成俺老孙模样？”孙悟空又喝问。

对面没有回答，朔风夹起大片白色羽毛漫卷过来，那竟是雪。一时对面的身影已朦，但孙悟空却分明感觉到那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孔上，有冷冷的嘲笑。

“啊——”他大喊一声，直向对面那个暴风雪中的影子扑去。

诸神忙想凑上去观战，可是大风雪一裹，便将两个影子吞没了。

天空中传来金器相击之声，震人心魄，激荡于天地之间。

人界万灵之森

小白龙跪在地上，看着大雪把唐僧的墓覆盖成一个白丘，与白茫茫的大地溶成一体。

“天空快要烧塌了，世界就要毁灭了吧。如果天地不存在了，我们都会到哪儿去呢？江流，会不会有一个地方，你在那等我？”

“江流，这名字不错，他是谁？听名字也比你现在喜欢的秃子强。”猪八戒说。

“江流就是师父，就是玄奘，就是你们说的秃子！”

“是嘛！唉，一个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名字呢？象俺老猪多好，你们本时找不到俺，就只要大喊一声‘猪！’——谁要俺是唯一一只知道猪是什么的猪呢？”

“猪就是猪，可人不一样，我从前见到的江流就和现在的唐僧不一样，从前的象自在的流水，而现在，却象深不可测的湖泊……”

“是象再也流不动的泥潭吧！整天就没个好脸色，好象谁都欠他八百两银子，最可气，给俺起个名字叫猪八！”

“是猪八戒！”

“他每次都不说‘戒’！他好象不太喜欢观音起的名字，总叫我‘无能’。可他连他自己起的名字也不喜欢，我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他

好象连自己都不喜欢……还是你好，干脆就直接喊我‘猪’。”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他看什么都是笑着的，好象看着朋友一样，也许西天的路太苦了，你们又处处和他过不去！”

“我们只是负责完成任务的人，就好象公差把囚犯押到目的地，我们就交差走人啦！还用的着和囚犯交流什么感情！”

“可是你们自己也是囚犯啊，我们除了师父，哪一个不是受了天遣的人？”

“所以更看不得他！”

“虽然他没有上天要他赎罪，可我看他心里却好象比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沉。”小白龙长叹一声，“唉，说是到了西天就功德圆满，可是没人告诉我们西天在哪啊？”

“俺老妈把俺生下来时，也没告诉俺猪一生意义是什么？俺正在苦想，一看其它兄弟都先抢着把奶头占光了，才知道什么叫真他妈蠢！”

“猪八戒你……”

猪八戒一伸手挡住她的口，抬头望天：“你看，雪在烧。龙要下海，猪要上天了。”

第十六章

“见鬼，这是哪儿？”孙悟空问。

刚才正要对假悟空使出全力一击，不料一头从风雪里撞了出来，眼前的一切就全变了。

天宫呢，诸神呢，紫衣服的仙女呢？假悟空呢？

眼前，却是一座秀丽高山。

千峰开戟，万仞开屏。日映岚光轻锁翠，雨收黛色冷含青。枯藤缠老树，古渡界幽程。奇花瑞草，修竹乔松。修竹乔松，万载常青欺福地；奇花瑞草，四时不谢赛蓬瀛。幽鸟啼声近，源泉响溜清。重重谷壑芝兰绕，处处巉崖苔藓生。

“从前在哪见过这景色？”孙悟空想。

风从山中吹来，带着清新凉意，送来隐隐歌声：“观棋柯烂，伐木丁丁，云边谷口徐行，卖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苍迳秋高，对月枕松根，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持斧断枯藤。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

孙悟空却觉得那风从他身体内吹过去，刮走多年艰辛的闷气，刚才还想与人拼个你死我活，现在想想倒忘了为了什么。

“孙悟空，谁是孙悟空，孙悟空是谁，倒有什么要紧，我便是我罢了。”

他一看这青山，仿佛又是当年那山野跳跃的小猴儿了。

兴起之下，他发足狂奔，口中呼啸，手舞足蹈向那山中奔去。却把金箍棒也忘在地下。

他在山林中游荡，那歌者却一直没有看见，歌声在苍翠林中绕着，在每片树叶间回荡，倒象是那大山唱出来的一样。草地发出潮湿的清香味，孙悟空发现这味道很亲切，仿佛使他想起了什么，但是那感觉又如这气息，你觉的它存在，它却又不在任何地方。

孙悟空在林中走着，脚下是柔软的落叶与蔓草，他想了想，甩掉了他的靴子，赤足踩在湿漉漉的土地上，凉丝丝的感觉从足心传上

来，脚下的土地仿佛是有了生命的，那些小草在轻挠他的脚心。

微笑出现在孙悟空的脸上，他忽然翻了一个跟头，双手触在地上，摸到了那泥土的温度，细嫩的草象小猴的柔顺毛发。

孙悟空又是一个筋头，这回他把自己背朝下摔在地上，可大地是那样小心的托住了他。

天庭的地面全是冰冷而坚硬的砖，而西天路上全是泥泞。

他为什么会一直在那些地方。

孙悟空躺在地上，那青草气息直冲进他的七窍。他开始觉得全身痒痒。

他一纵而去，扯去了身上的衣裳，赤身裸体在从林里纵情叫跳起来。

直到他累了躺在地下，觉得身体正在和草地溶为一体。

“为什么俺会这样？”他自言自语道。

“因为你本来就是只猴子啊！”

忽然一双大眼睛从头上方伸了过来，对他眨巴两下。

孙悟空一个倒翻跳了起来，瞪住那个东西。

那大眼睛吓的跳了开去，却是一只松鼠。

孙悟空在身上摸金箍棒，却发现不见了。心中大惊，不由恼恨起来。

“你在找什么？”松鼠眨巴着大眼睛问。

“滚开！俺掉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你各部分都在啊？我看没少什么。”松鼠举小爪挠挠头说。

“你懂什么，老孙从来就没离过它！”

“你一生下来就带着它么？”

“……这……我不记得了，也许吧。”

“它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就是可以用来杀人！”

“也杀松鼠么？”

“如果我想的话。”

“你为什么要杀我呢？”

“比如，因为你话太多！”

“可是你杀了我，就没人和你说话了，你会闷的。”

“哈！你到挺替俺着想，俺在一片黑暗的五狱山关了五百年，没有一个人来和俺说话，俺早就不希罕了！”

“五百年没人和你说话！太可怜了，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去陪你的，如果……我能活五百年的话……”

“陪我？哈！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陪一个人说话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唉，我只是和你探讨一下，别生气嘛，我才一岁，特别想和人讨论事情，这个世界上太多东西可以让我们高兴的讨论了是吗？”

“是，是你个大头鬼啊！俺居然在和一只一岁大的松鼠讨论这种问题？让别人知道要笑倒大牙，俺可是要成就正果，让天地颤抖的猴子啊！”

“为什么要让天地颤抖？”

“我喜欢！你管的着吗？”

“可我喜欢在树上跳跳，地上跳跳，如果抬起头来正好看到了蓝天，我就更高兴了，你难道不是吗？”

“树上跳跳……”孙悟空窜上树梢，“地上跳跳……”他又跳到地上蹦两下，“然后抬头看看天……我怎么总觉得这样象只傻鸟！”

“是啊是啊，我有个好朋友就叫傻鸟，他总是乐呵呵的，本来他今年要到南方去过冬，可我希望他能留下来陪我玩，于是他就决定不走啦！”

“他会冻死的！哼哼。”

“不，不会，我会把我的洞让给他住。”

“那你就冻死，反正一样！”

“为什么？为什么要冻死？我不想死可以吗？”

“不可以！想不死就不死？凭什么？那我这么多年又是为了什么！”

松鼠垂下她的大眼皮，有些黯然，然而她随即又眼中有了闪亮的光道：“听说万物都是有魂的，他们一种样子过的累了，就死去，变成另一种样子是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要变……”

“那不是由你决定的！你可能会变成一只鸟，也可能变成一块石头……”

“也许我会变天边的彩霞呢？”

“也许你还会变一个破瓦锅！”

“我不能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吗？”

“做梦的时候吧。”

“可有人能啊！”

“谁？”

“须菩提。”

“须菩提，听起来象树上结的果子。”

“咦，他有时真的是的，他可能变成任何一样东西和你说话，或者说他就是任何一样东西。”

“还有这种东西？我倒想见见，是妖精就一棍打死，又可以加功德分。”

“功德？什么东西？”

“你哪会懂，要成仙成佛全得靠这个。”

“我也想成仙成佛啊，要怎样才会有功德分呢？”

“这个多了，放生有分，杀妖精也有分……”

“妖精不是生么？”

“……可妖精不是由神造的，他们是自然化生的。”

“那神又是由谁造的呢？”

“神？也许有天地就有他们了吧。”

“那天地又是谁造的呢？”

“你很烦耶！天地是盘古开的……那盘古又是谁造的呢？盘古是一个蛋里蹦出来的，那那个蛋又是谁下的呢？……你问我我问谁去！当初俺老孙从石头里蹦出来，俺又怎么知道那石头是该死的谁放的！”

“那，我不问那个蛋是谁的了，我想问，盘古不是神造的，那他是妖精罗？原来神都是妖精造的吗？”

“啊？这……哈哈哈哈哈……俺怎么没想到？神是妖精造的……哈哈哈哈！”

松鼠挠挠头：“你笑我么？唉，虽然我知道，松鼠一思考，猴子就发笑，可我还是忍不住不去想它。”

“靠，什么松鼠猴子，谁告诉你的这些乱七八糟的？”

“须菩提啊。”

“我越来越想见他了，他在哪儿？”

“这我也说不清，他说不同的人，去见菩提的路也是不一样的。”

“去！我猜他是有了仇家，东躲西藏，家里挖了好几条地道。那你又怎么见他？”

“有时他会变成树上的果子和我说话，有时我想找他，就从我家树洞一直向下钻……”

“那家伙果然是只兔子，俺没猜错。快带俺去。”

“可是我走的路，不一定是你走的啊？”

“哪来那么多废话？快带路！”

“就是这了。”松鼠指着那黑黝黝的树洞口。

孙悟空将身一摇，化作一道光，直射了进去，消失在黑暗中。

松鼠又挠挠头，“为什么去的那么急？”

她凑到洞口大喊：“记得等会儿回到这来和我说话啊，我就在这等你——！”

一到了那洞中，孙悟空发现自己突然消失了。

是的，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也再用不出任何的法力。黑暗没有边界，他自己也没有了边界，他的触觉一直伸展，无边伸展，可触到的只是虚无。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象是那只松鼠的："猴子，你一定要回来啊——"

"我不是猴子，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他喊，可是声音却只在自己的思想里回荡。

而那松鼠的声音却也分明的从他的头脑中传来："你说你是谁？你只是一只猴子啊。"

"不，我不是……我是……"

我是谁，他想。

他一直向黑暗深处坠了下去，直到感觉的完全消失。

仿佛一阵叮咚的仙乐，又象是叶上的露水落在山中深潭，叶子变幻着色彩，在空中轻盈的飞翔，穿越了天和水的界限，变成一条鱼，又幻出人形，身影如雾朦胧，长发象风飘然，一转眼又消失了，只剩下悠悠的歌声，咏叹着世间苍茫。时空中隐隐传来千万和声，又变成精灵的狂笑。

"天，没有边没有界，心，是花园也是荒野光阴，在花绽开中消亡歌舞，却永不停下将一片云纱与你，敢不敢、愿不愿、一起飞越长空？"

他看见了，那沙中的世界。

烟霞散彩，日月摇光。千株老柏，万节修篁。千株老柏，带雨半空青冉冉；万节修篁，含烟一壑色苍苍。门外奇花布锦，桥边瑶草喷香。石崖突兀青苔润，悬壁高张翠藓长。时闻仙鹤唳，每见凤凰翔。仙鹤唳时，声振九皋霄汉远；凤凰翔起，翎毛五色彩云光。玄猿白鹿随隐见，金狮玉象任行藏。

"这是哪里？"孙悟空问。

"这是哪儿？"忽也有一个声音问。

孙悟空一转头，啊！……那不正是假悟空？

只见他却无了金冠金甲，只在腰前系了一条草编的腰裙，赤着足，脸上神态也有大变，那种狂傲凶顽不见，倒是满脸的稚气。

好，正撞到俺老孙棒上来，咦，棒呢？糟，没有金箍棒，如何斗的过他？

孙悟空忙先隐到一边。

却见那假悟空却好象完全没看见孙悟空一样，自顾自说："那打柴的说是这，怎不见一座寺院？"

"你找寺院做甚？"地上一声音道。

那猴子一低头，却见是一个会说话的酒壶。

"我要拜师，找菩提祖师。"

"菩提？祖师？没有，只有酒壶一提，要不要？"

"要你何用？"

"哈哈哈哈！"酒壶大笑，唱曲一首："天地何用？不能席被，风月何用？不能饮食。

纤尘何用？万物其中，变化何用？道法自成。

面壁何用？不见滔滔，棒喝何用？一头大包。

酒壶越唱越快，越唱越高兴，从地上一弹而起，空中变成一只大肚子胖熊，拍打着自己的肚子嗵嗵作乐，唱："生我何用？不能欢笑，灭我何用，不减狂骄。

一时间，天地间竟应他的拍打鼓声大作，一时间，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树草，连石块都在蹦跳着应和："从何而来？同生世上，齐乐而歌，行遍大道。万里千里，总找不到，不如与我，相逢一笑。芒鞋斗笠千年走，万古长空一朝游，踏歌而行者，物我两忘间。嗨！嗨！嗨！自在逍遥……"

"神仙老子管不着！"那猴子听了，喜不自胜，不由也手舞足蹈叫道。

"猴子，你听见了什么？也如此高兴？"胖熊又一闪，变成天上一张大嘴，问。

"也不知听见了什么，只知心中大悦，喜欢的紧。"

"哈哈哈哈！"那嘴又一变，却化为了一黄衣老者，白发童颜。"来找我者甚多，没被吓跑，还能笑逐颜开的，只你一个，我便收你了！"

猴子大喜，衲头拜道："师父在上，受俺一拜！"

"你叫什么名字？"那老者问。

孙悟空躲在一边心想，只要那厮敢说他是孙悟空，便跳出去掐死他。

那猴子却说：“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上个礼儿就罢了，一生无性。”

菩提笑道：“还有这等乖的猴儿，我说的不是这个性，是……你父母却又姓什么？”

猴子道：“我也无父母。那天生时，身前一片大海，身后群山，只我一人孤立，叫也无人应。入得山中，别人倒都有父母兄弟，独我一人，从此天地便是家，万灵皆当兄弟了。”

“哦？”菩提道：“难道你还会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不成？”

猴子抬眼道：“咦？你怎知的？”

“咳！这个……”菩提心中暗喜，如此天生生成的资质，哪里去找，“不知你找我，要学什么？”

“我只想学道，却又不知，道是什么？”

“学道？好象不是一个系的，哈哈不过无妨，我倒有一些道儿不知你学不学？”

……

孙悟空躲在一边看，只觉得此景何处见过，却又想分明不可能。

“咦，炼丹打坐，你这也不学，那这不学，倒底想学什么？”菩提作恼怒色对猴子道。

猴子说：“看来，我想学的，你却教不了我。”

“什么？那你倒说说，你倒底想学什么！”

猴子抬头道：“我有一个梦，我想我飞起时，那天也让开路，我入海时，水也分成两边，众仙诸神，见我也称兄弟，无忧无虑，天下再无可拘我之物，再无可管我之人，再无我到不了之处，再无我做不成之事，再无……”

“打住！”菩提说，“你快走，快走，我却教不了你！我若教得你时，也不用在这变酒壶自要子。”

菩提转身便走，猴子一把拉住他衣角，菩提却扑的变作一根棒槌，在猴头上击了三下。棒槌生出一对翅来，向山中飞去，猴子疾追

了过去，却见棒槌飞入一座高墙寺院中去了。

寺院大门紧闭，猴子想，师父不出来，我便不去。于是跪在门外。

几只仙鹤扯了一块天大的黑幕飞来，夜晚一下便至了。草间的萤火虫儿全飞上天去，在天空中变幻着各种星座。

猴子跪在那。

一边的孙悟空却等的倦了，心想这却不是假悟空，也许天下猴子都长的有几份象吧，他直接从另一边飞进寺院去找菩提。

越过墙来，他却愣了。

墙的这边，是一边白茫茫的大地，什么也没有。

孙悟空开始在这大地上飞奔了起来，他一口气跑出几万里，什么也没看见。

“我倒不信这地就没个边。”

孙悟空一个筋头翻起来，再落地时，还是一片空荡荡的大地。

孙悟空急了，跳起来一口气便是十来个跟头，这回该翻出几百万里了吧。

还是一片空旷。

孙悟空不禁有些奇了。

“今天我还非走倒这个头不可！”

他又是一路纵了下去，消失在远方地平线。

第十七章

猴子在寺门口，已跪了六天了。

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掉在他的头上，他动也不动。

一只瓢虫得得得走来，到他身边，抬头望望他，又得得得爬走了。

“我走了几万里路，历尽了千辛万苦，决不能在得道的门口停下。”

却听有人叹了一声：“门口？心未至时，虽到了门前，再走几万里也敲不到那门哩。”

猴子一转头，“你是？”

这时却见一个白衣者从山那边行来，走在路上，轻盈如脚不沾泥，他来到猴子身后，却是一个年青人，微笑着，风吹起他的衣角，他立在那，静如与天地一体。

“你刚才从那边来，我怎听得你在我身边说话？”猴子问。

“我身未至，意达即可啊。”

“哦。”猴子说。

“哦？！不要告诉我你听懂了哟！”那白衣人作鬼脸道。

“我虽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可是却猜你是说要跟别人说话，不用人在，直接用你的心去告诉他的心便行了。”

白衣人脸上露惊异的笑：“猴子，这可是别人教你说的？”

“不是啊，我以前试过的。”

“咳……咳，什么？你试过？”

“我在花果山时，因从石中生，无父无母，别人都欺我，于是我便时常在夜深时独自在洞里说话，不想却有人能听到。”

“哦，那人好耳力啊。”

“不是，它说它用心听见的。”

“它是谁？”

“它是一颗老树。”

“树也有心么？”

“它本来没有心，后来有只松鼠在它身上出生，它把身子与她住，她便做它的心，帮它思想。”

“哦？”白衣人开心的笑了，“有趣，多与我讲讲吧。”

“花果山的故事，说七天七夜也说不完哩，改天专门写一本吧。奇怪我在说什么哪！”

“啊？哈哈。”白衣人抬头望望星空，“知道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现在正在被他们所注视着。有时他们会借我们说出他们想说的话，这世上万物都是可以随意被变幻的，你要想不被变幻掉，就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

“你说的什么变啊不变的？”

“呵，你知不知什么是唵嘛呢叭咪吽？”

“什么唵嘛呢叭咪吽？”

“唵嘛呢叭咪吽就是……”白衣人唱：“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要物。若知无物又无心，便是真心法身佛。法身佛，没模样，一颗圆光涵万象。无体之体即真体，无相之相即实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来不向不回向。无异无同无有无，难舍难取难听望。内外灵光到处同，一佛国在一沙中。

一粒沙含大千界，一个身心万法同。万世轮回一瞬永。千变万化不离宗，知之须会无心诀，便是唵嘛呢叭咪吽。“

\“哗啦啦啦……\”忽然下雨了。

白衣人将身一转，本来洒满天的水珠竟随他的身形聚向一个方向，化作一条银练绕他身转动着，最后在他掌心一颗接一颗垒起一根垂直银柱。

雨瞬间又停了，星星重新飞舞萦绕。

大地上，却忽然又有无数绿草穿出，又变成千万朵花开放。

白衣人对猴子一笑：“你现在知道什么是千变万化，不离其宗？”

“我要学这变化！”猴子叫道。

白衣人一笑：“里面那个会，为何不让他教？”

“我惹他生气了，躲进门里去不肯见我，进门前，还在我头上敲三下。”

“这个死菩提啊，喜欢玩些这个东西，带坏了后人。他不出来，你在这干嘛？”

“我在这跪了七天了，可是他不肯出来见我。”

“哈哈哈，因为他在等天下雪……你是要求道，还等道来见你么？”

孙悟空啪落在地上，气喘吁吁。

“……见鬼，老孙走了七天，行了几万万里路，竟见不到一粒灰！”

“那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对，累死也枉然。”忽有声音答。

“哈！终于有吭声的东西罗！你在哪？”

“这儿没有哪，我又能在哪？”

“少跟我玩这套！你不出来信不信我打烂你的庙！”

“哈！本来没有庙，你尽管打去！孙悟空，听说天下没有你战不胜的东西？”

“是！”孙悟空一挺腰，心里却想起了那个假悟空来。“你又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哈哈哈哈！你的名字是谁给取的？”

“……这……俺老孙一生下就是这名字！”

“那你又是从何而生？”

“……我从何而生？”孙悟空想，“我从何而生？从何而生？”

一时间只觉得心中崩塌了下去，无数记忆思绪直落向无底深渊，就象他投入松鼠的树洞时的感觉。

“啊！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捂住头大叫起来，“头痛，痛啊！”

“唉，紧箍咒。观音你够狠……”那声音喃喃道，忽而又大声了起来：“孙悟空，你要记住，你当年和我说了什么！你说……”

“我要天下再无我战不胜之物！”

那是孙悟空的声音大声道。

菩提心中一喜，化出身来：“你醒了么，你醒了么？”

却见孙悟空仍在地上挣扎，那声音却是来自菩提的身后。

菩提一转头，看见了那只猴子，赤着足，围着草叶，满面稚气的猴子。

那一刻，菩提眼中晶光转动，百感交集，多少心绪一齐涌上来。

但那只是一瞬，他随即又变的冷冷的：“你怎么进来的？”

猴子道：“我踢开了门进来的。”

菩提眼中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异之色，“不对啊？历史不是这样的。”他想。

“你怎会有胆踢门？难不成有人教你？”

“是啊？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有人笑道，“这猴子真不会说谎。须菩提，别来无恙？”

须菩提一见，大叫：“金蝉子？”

那白衣人笑道：“须菩提，几千年不见，还是喜欢装腔作势作弄人！”

“我可不曾作弄他，是真不敢教他！”菩提凑近金蝉道，“你难道还会看不出来他未来要做的事？”

金蝉子却笑道：“你以为你料到了，其实它却已变了，若知万物运行之法，便知未来是永不可去算知的。”

菩提笑道：“师兄你每次都这么不给人面子，我好歹也是祖师级的人物啊，当着一只猴子这么戳我漏。”

“哈哈哈哈！”金蝉子笑道：“我若顾你面子，我定不是金蝉，你若真有面子，你也不是须菩提。”

两人会心大笑，两只猴子站在那，对看看，摸不着头脑。

“金蝉不一直在灵山深居苦修，怎有闲跑来？”菩提问。

“是，师弟妹都在静心苦修，准备灵山第四次结集，将记颂修订大藏经。可我却觉在世间山水走走，沾沾尘土，染染生气更好。所以偷偷溜出来喽。”

说罢金蝉子从怀中掏出一东西来：“我在路上拣到这个，也不知是谁丢下的。”

孙悟空差点摔倒，那不是他的金箍棒?

他伸手便去抢，一把抓住，却夺不过来。

金蝉子单手轻轻握住金箍棒一头，笑道说：“你想要么，你想要就说么，你不说……”

菩提咳咳连声。

金蝉子哈哈大笑：“在灵山终年面壁苦思，几千年没和人说一句话，现在总想多讲些。”他转身对那系草裙的猴子说：“是不是你的？”

不能给他啊。孙悟空心中暗急。

那猴子却将嘴一撇：“我要这东西何用？”

孙悟空摔倒在地。

金蝉子道：“好！还是我们投机。我就喜欢你这天生的猴子，不如我们做个朋友，有空一起玩耍？”

那猴子却翻眼对金蝉子道：“你会不会翻筋斗？”

金蝉子一愣：“啊？这倒不会。”

菩提曰：“我会，我会啊！我的筋斗翻的可远。师兄你学识道法，样样比我强，可论这些世间耍子，你可不如我了。”

猴子道：“我还要你做我师父呢！”

菩提道：“师父是做不得的，我可以教你七十二变，却不准你叫我师父，免得我听了伤心。”

金蝉子道：“你闯了祸他也好推掉！”

“金蝉子！”菩提叫道，“你再这么总说实话就不和你玩了！”

那猴子望着他们笑了：“好，我就交你们这两个朋友了！”

三人大笑，手拉在一起。

孙悟空被晾在一旁，忽然有种心酸酸的感觉，也不知是为什么。

“可惜，我不能在这久留。”金蝉子说，“结集论法大会就要举行了，我要赶回灵山，须菩提，你还是不回去么？”

须菩提微微一笑：“你也知为什么的，我宁愿在这里，对着天空唱唱歌，和花草松鼠说说话，想想生命的道理，这佛法经论，我却已忘

了，去了背不出来，怕是师尊又要生气。”

金蝉子正色道：“人只为自已解脱，却不能算得成果。这一路上，我看到的众生，心中蒙憧一片，爱欲痴缠，丢下不得，苦也由之，乐也从之，却抛不下一个欲字。我劝人清心忘欲，可生由空而生，又教之向空而去，不过是教来者向来处去。苍生之于世间，如落叶纷纷向大地，生生不息，本不用导，也许还有别的真义。我想到了很多东西，师尊的法却不能解我心中疑惑，我这次回灵山，不只是颂经，还想请师尊解解心中之惑。”

“师兄！……请教可以，却不可与师尊争论啊。”

“我不争论，怎解我心中疑惑？”

“可是……师尊是不会有错的。你想不通，定是你自已错了。”

“那就更要问个明白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你错了倒也罢了，我怕的是万一……”

金蝉子注视着须菩提好大一会，忽而大笑起来：“如来是什么？”

“是如实道来。”

“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冥须悟空。”金蝉子仰天笑道：“我为如来，又有何惧？”

他将手一挥：“接住了！”将手中的金箍棒抛向孙悟空。

孙悟空跳起接住金箍棒，金蝉却问：“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孙悟空看看金箍棒。金蝉子笑道：“将来若是有人脑袋不开窍，你就用它敲醒它！”

说罢，转身大笑而去。

风正紧。尘沙大起，却没有一粒沙能沾到他的身上。他的身影一路远去，天上的风云紧随着他漫卷向天际。

“这人是谁？你叫他什么子？”系草裙的猴子道，“将来我若有他这种气派，也不枉此生。”

“唉，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以你们俩的心气，倒适合作师徒。可惜他痴迷于大道，总说自己未通，哪还能教别人。”菩提说，“他的名

字，你不知道也罢，也许这个名字很快就要被人忘记了。若是有缘，将来有一天，你们自会相见。”

猴子一直望着金蝉子去路，点点头。

“对了，”菩提说：“你曾说你没有姓名。”

“是，俺是石头里生的。还请师父，哦不，菩提赐个姓名。”

菩提长叹一口气，每个字咬的清清楚楚道：“你象个猢狲，不如便姓孙吧。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冥须悟空，你便叫做孙——悟——空吧。”

“好！好！自今就叫孙悟空也！”

那边孙悟空正看着金箍棒，想着金蝉子与他说的话，一听得“孙悟空”三字，忽然心中如什么裂开了一般，一道雪亮的光芒照来，象自天而降，又象自心而出，直将他射的通明。

“哈哈哈，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那猴子欣喜若狂的在天地间蹦跳。

孙悟空来到须菩提面前，跪倒：“参见师父。”

须菩提看了他道：“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叫我师父么？”

“是……师父……”孙悟空突然有了悲声。

须菩提再忍不住，跪下一把将他抱住：“你终于想起自己是谁了么？”

“师父……弟子这些年，没有你指路，好苦……”孙悟空一时千思万绪涌上心头。

须菩提抚他头道：“我正是知你志向，自知指不了你要寻的路，才不肯让你说是我徒弟。”

“师父，这紧箍儿害的我好苦，帮我去了吧。”

菩提神色却渐渐变的黯然。

“我做不到……这紧箍是将人心思束缚，将欲望的痛苦化为身体的痛苦，你若如诸神佛达到无我之境，自然就不会受紧箍之苦。”

“我要如何做？才能达无我之境？”

“忘记你自己，放下你的所爱及所恨。”

孙悟空站起来，沉默良久。

忽然他抬了头说：“我可以忘了我自己。”

须菩提心情复杂的望着他。

“可是，”孙悟空说，“我忘不了东海水，忘不了花果山，忘不了西天路，忘不了路上的人。”

他忽然欢喜了起来，对菩提道：“师父你看，我有这多可记住的事。多么好。”他转身道，“现在我要回天界去，打死假悟空，我就能解开紧箍咒了。”

须菩提摇头含悲而笑：“这是观音对你说的？可你能够胜吗？不，你胜不了的，结局早已安排好了。还是留在这逍遥之地吧，这儿不是有当年花果山一般的自在安乐？忘了你是谁，忘了西天路。你回去，就逃不出如来观音为你设计的路。”

“师父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一生就是要斗、战、胜！”孙悟空望着天河，“我不会输，不论他们设好什么样的局——俺老孙去也！”

一道光芒注入寒天。

须菩提仰望那光芒划过星河，叹道。

“我终不能改变那个开始，何不忘了那个结局呢？”

第十八章

天宫

巨大的雪片在天外涌出的火光的映照下象凝血的冰晶，整个天界被这飞扬的红色充满，冰雪折射着火焰，象红宝石般的在空中闪耀，这些红亮的星尘在宇宙间飞旋，以无可阻挡的气势和极美的姿态冲毁着它们面前的一切物体，诸神的宫殿在这狂潮中支离破碎，分崩瓦解。

在这毁灭的狂舞中，诸神惊慌的躲藏，他们分明听见那个天地间的狂笑声，纵是飓风也无法盖过，在灵霄殿的顶端，那个身影立着，背后是燃烧着的天穹，他巨大的阴影随着火焰的升高移向整个天庭。

天宫另一处

“猪八戒！你飞的慢一点！”天界一处，小白龙叫着，她已化成了人形，迎面而来的飞旋的冰雪锋利无比，划破了她的衣裳和脸颊，她不得不闪避遮挡着。而她的前面，猪八戒却不管不顾的向前直飞，任凭脸上身上被划出无数血印。

“天上也没有吃的抢，也没有高老庄，你怎么急成那样，象要去见媳妇？”

“回你的东海去，我没要你跟着我！”

“嗬哟，学会要酷了，告诉你猪八戒，孙悟空不在，我可不会再让你逃了，师父的魂儿一天找不回来，你一天别想溜号！”

猪八戒四处张望着：“糟了，天宫变成这样了，星辰全都被天外飓风吹移了位置，找不到银河了，糟了，糟了。”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看星星？你和孙猴子都有这怪毛病，一个晚饭要对着西边吃，一个半夜不睡觉看星星，那个沙和尚也不是很正常，整天拼着些破碗片唉声叹气！”

猪八戒却不理会她，只顾四下找寻，小白龙还没见他这么急过，看着他肥大的身躯四下乱撞，东张西望把两只大耳甩来甩去，很是滑稽，不由想笑出来。

忽然猪八戒站住了，眼睛直盯住一处。

小白龙一看，风雪迷漫中，隐约有一颗银色的星在远处闪耀。

猪八戒直飞了过去，小白龙忙跟上去。

近了，猪八戒落下云头，看着眼前的东西出神。

小白龙赶上前一看，那是一颗桂花树，风雪中已变的光秃秃的，在高处一根枝杈上，有一个灯笼，内放着一颗明亮的银星。

那树干上，还隐约刻着什么。

猪八戒冲上去，抹去树身上的雪。

那上面，是几个字："天篷，家就在前面，阿月。"

猪八戒站在那儿，愣愣看着那几个字。

他突然猛冲入前方的风雪中。

小白龙满心疑惑，也只能跟上去。风雪几乎使她迷失了方向，好不容易猪八戒站在前面，她冲到他身边，叫："猪……"

她停住了，猪八戒正看着前方，她从来没见过猪八戒那样的眼神，象风雪一样纷杂，那纷杂中，却有星辰一样明澈的东西。

那是他眼中映出的人影。

一个白衣的女子。

"暴风已经冲毁了银河，我们几十万年筑起的家园。"白衣女子望着怀中的玉雕般的小兔儿说，"天篷回来，要找不着家了，不过没关系，我会一直在这儿等他，我在这里，他就不会没有家，火焰快要烧过来了，玉兔儿，你走吧，到下界去，那儿有许多天界见不到的神奇，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了天篷，请你告诉他，阿月在这等他，让他回家。"

她撕下一片衣角，将玉兔儿裹在其中，一松手，那衣角化作一片白云，载着玉兔儿向下界飘去，玉兔儿在云中跳着想回来，却跳不出来。

她望着玉兔儿远去，忽的又笑了："我真傻，天篷不知已变成什么样了，你又怎么认的出他来？他也早忘了你了吧。但我相信，有一天他会醒来，然后他就会回到这里……为了这一天我每天用星星排出图画，那是天篷和我才懂得的图画，希望他能看见，想起我，回来。可

现在，大风把一切都刮走了，记忆、爱情、希望、一切一切，都刮走了……”

“但我不会走，我在这里等他……大风，火焰，都不能让我离开这里。”

隐在风雪中的猪八戒身子开始颤抖起来，突然，他的肥胖的身子跪倒在了地下。他咬住自己的手，无声的哭了。

小白龙看着猪八戒，她好象突然间明白了什么，明白了猪八戒每天夜晚在别人入睡后仰望星空时的心情，明白了为什么一旦没有星光的夜晚，猪八戒就那样的易怒和脆弱。

“猪八戒。”她凑到他耳边，“过去啊。”

猪八戒摇了摇头。

“她在那儿等你，过去啊。”

猪八戒突然跳了起来，小白龙想她就要看到那感人的一幕了，可以猪八戒却向相反的方向没命的狂奔了下去。

小白龙急追了上去：“为什么？”她喊，“猪八戒，为什么？你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她不就在你的面前了吗？”

猪八戒在天空中没命的左冲右突，“忘记路，忘记回家的路！”他喊。“明知道是不可能相见的，为什么还要记住？”

他跌跌撞撞的跑着，小白龙很容易的追上了他，她在他背后踢了一脚，把他踢倒在地。

“为什么？你连见他一面也不敢？她在那等了你那么多年，还准备一直等下去！”

“不，”猪八戒说，“她很快就会结束她的漫长等待了，大火很快就会烧过来，她会在期待中死去，带着她的美梦，好过她发现她苦苦等来的是一只猪！”

“猪怎么啦？猪怎么啦！”小白龙叫道：“我就觉得猪挺可爱！猪好的很！猪会笑，会哭，比天上很多神仙都好！”

“可我不能接受——我可以是一只猪，可我不能让她为我……你又为什么不告诉唐僧你是谁？”

小白龙呆住了，半晌，她扬起手重重打在猪八戒脸上。

“猪八戒你……你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不能说的话全说出来？”

她也跪在了地上，嘤嘤的哭泣。

“这就是命运啊！无比神奇美妙的命运啊！”猪八戒大叫道：“需要多么高的智慧，才能想出这些绝妙的安排啊！伟大的上苍啊，众生都战栗在你的威严之下！”

他狂笑起来。

他再回头时，看见火焰已烧入了阿月的宫殿。

猪八戒忽的一转身，又冲了回去。

火焰已烧着了阿月的裙角，但她还在地上用手指慢慢摆着她的银砂。

忽然一只猪冲了进来，狠狠的踩着她裙上的火苗。

阿月惊异的看着这只猪。

那猪却不敢看她。

火焰一退，又扑过来。猪八戒发出狂怒的吼声，用肥大的身躯去扑向火焰。

忽然阿月从背后抱住了他。

“天篷……天篷，你好……”

猪八戒感到眼泪滴在他的背上，他笑了。

火焰猛一卷，吞没了猪八戒还没完全绽开的笑容。

小白龙站在远处，望着火焰奔涌的银河。

“猪八戒，你好了，终于和你的爱人在一起了。只剩下我一个……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不想一个人死去……不……”

她一转身，没入了茫茫风雪。

孙悟空重回到了天界。

“是我撕去了生死薄，是我捣毁了天地伦常！哈哈哈哈！你们颤抖吧！原来恐惧是如此的美妙，死亡是如此的幸福啊！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灵霄宝殿高端的妖猴还在大声叫嚣。

“求饶吧，而我将不赦免你们！哈哈哈哈！”

孙悟空望着灵霄殿上的那个狂笑的猴子："他疯了，他必须死，是吗？"

"我要天下再无我战不胜之物。"

他忽然觉的很累了。

方寸山那个孱弱而充满希望的小猴子，真的是他？

而现在，他具备着令人恐惧的力量，却更感到自己的无力。

为什么要让一个已无力做为的人去看他少年时的理想？

另一个孙悟空的声音还在狂喊："你们杀不死我！打不败我！"

他又能战胜什么？他除了毁灭什么也做不了了。

孙悟空每向前走一步，就觉得自己变老一些，但他尽量把自己的头昂起来，尽量把步子迈的更稳一点。

火中不见了人影，只有他自己和那个疯狂的笑声。

到了，灵霄宝殿上，那个声音还在叫着："我是不可战胜的！不可战胜，谁也不能打败我，谁也不能！"

孙悟空深吸了一口气，纵身而起。

他高举着金箍棒，向上飞着，穿着那重重烟幕，他终于看见了那个火焰中赤裸着，执着一根金箍棒，站在灵霄宝殿最高处，向天下叫骂的猴子。

他双手猛击了下去。

他看见的，是那个惊愕的眼神。

第十九章

紫霞望着火焰与雪花交织的天空，她想：若是等一会那个胜利者跳回她的身边，她该不该相信他?

那个在天神的痛苦惊惶中狂笑的孙悟空。

那个在西行路上心事重重的孙悟空。

那个在恶梦中惊醒，掩饰不住心中恐惧的孙悟空。

那个锁妖柱上眼睛暗淡下去的孙悟空。

她忽然发现原来她从来不知道孙悟空该是什么样子。

她只有心中的那个孙悟空，那个披黄金战甲，视天神如无物的凛凛英雄。可是那个把天捅破的恶魔，那个抱头喊“不要烧我的花果山”的痛苦的猴子，为什么也是孙悟空?

她心念一闪，她究竟希望谁活着回到她面前?但她立刻不再让自己去想这个问题。

风雪中

孙悟空发现自己遇上了从未见过的对手。

如果自己的每一举动都在对方的预料之中，那这仗就没法打了。

孙悟空觉得自己在同一个幻影作战，每次认为自己要击中他了，却又被对手奇迹般的避开。

他施展出了所有的解数，一瞬之间变幻几十个位置，攻出上百招，他几乎是在用速度同时从四面八方向对手击出，每次对手的身影都被他笼罩在幻化出的千万棒之下，可是，每次金箍棒击下，却又只击中了空气。

他的力量向四方激射，就算对手有与他相同的速度，除了跳出圈外也是没有可能不招架却又不被击中的。因为攻击就象太阳的万道光线没有死角。

似乎只有一种可能——对手并不存在。

但有时他下意识的一挥，竟就与对手的金箍棒相撞！

对方显然在回击，只不过他的棒法密不透风，对手每一次都无法攻入。

而他也居然也无法看清对方的招式来路，这似乎又是一种不可能，对手的速度难道已经到了让他无法看清的地步?

不，孙悟空忽然想到，之所以他看不清对方的招式，正是对方在和他一样，同时向四面八方攻击而不是只对他的缘故。

原来对方也和他一样，无法击中目标。

而自己看不清对手招式，无法刻意躲避，正如阳光是只能遮挡无法避开一样。而这样对手居然也击不中自己，好象同样是无法理解的事。

“铛！”双棒再一次相撞在了一起，孙悟空觉得自己象是用力击在了钢铁上，金箍棒嗡的鸣起来，震荡从手心直传到心脏。

而钢铁也是应该被砸烂的，世上还有金箍棒所不能毁坏的东西么？也许只有金箍棒本身而已。

孙悟空心中一惊，难道……

他每次可以击中对手之时，也是对手可以击中自己之时！所以才双棒相击，力量互消。

他究竟在和什么做战?

这样下去，战斗也许是永不能分出胜负的。

“你杀了他，紧箍咒自然就解除了……”观音的话犹响在耳边。

我不能输，我一定要胜！孙悟空想，他大吼一声，棒舞的更快更急，再快再急！“我就不信打不中你！”

而诸神只听见，风雪中的兵器相击声越来越密了，最后叮叮铛铛的连成一片，成为一种刺耳的嚣鸣。

战斗仿佛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们不知连续拼杀了多久。

四周的一切已经都不再重要了，火光，风声，叫喊，一切都已消失。

唯剩下一种意志，决不能让“失败”这两个字的阴影出现在自己的脑海。

所以孙悟空已不能停下，尽管他觉得那场战斗的怪异。尽管还是捕捉不到对手的影子。尽管他有时怀疑自己独自在世界上疯狂的挥舞着金箍棒。

当两个孙悟空都快用尽最后一点力量的时候，如来出现了。

“佛祖，两个孙悟空究竟哪个是真啊？”巨灵神问。

如来笑道：“待我分给你看。”

“孙悟空。”他向那斗成一片的二人道。

两人全跳了开来，“叫俺老孙叫甚？”

“孙悟空，你若跳的出我掌心，便把天宫让你，若跳不出时，你便老实下界，再修几劫，却来争吵。”如来道。

“你在和谁和话？”孙悟空道。

忽然那只没戴金箍的猴子狂笑起来。

他柱棒立在那里，大风卷起他的红色披风，他道“呸！”

“什么？”

“我现在就不已在你的掌心外么？”猴子狂笑道，“谁要与你赌，老孙很忙，还有很多地方要拆，没空陪你耍子。”

这个场景好熟悉啊，可又想不起来哪里见过。

他看见了紫霞，她正望着火焰中心，凝望那个身影。

“你不想回花果山么？”如来一挥手，云散开了，露出一片青翠群山。

“花果山……是了，花果山，漫山的花，漫山的果，漫山的朋友……回花果山……回家。”那猴子眼望天外，流露憧憬之光。

“可是花果山已经毁了，没有了，没有花果，没有生灵……”猴子接着喃喃道，忽然转头怒视着诸神，“是你们毁了它，毁了他们！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你们也什么都不会有！啊——！”

他大叫一声，冲向诸神。

如来笑笑，将五指伸了出去。

一道巨大的力量将那猴子打翻在地，他再次跳起来，又被击倒，他再次站起来……

“你还不动手，更待何时？”那个声音说道。

孙悟空一震，是在叫他么？他刚才几乎以为那个挣扎着的就是自己。

那不是我，是的幸好那不是我。

我是孙悟空，孙悟空怎么可能忍受那样的失败？怎么可能接受那种毫无胜利希望的战斗。

他感到有什么就要发生了。

果然，倒下的妖猴突然再次猛的跃了起来。

“我——不——认——输！”

他发出了野兽般的吼叫，血从他的眼睛里喷了出来。

孙悟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跃起了。

他象一个静伏的猎手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

孙悟空蹲身，曲足，起跳，那一瞬棒已在手。

一道纯正的金光，一个完美的弧线，一次旷古绝后的进击。

“不————————”一声绝望的呼喊。是紫霞。

孙悟空听出了那个声音。

他不由一回头。挥出的手一慢。

那只是一瞬中的一瞬。

另一个悟空出手了。

孙悟空站在那里，看着脚下的战败者。

他又一次胜利了，象每次与妖精的战斗一样，他总是最后的胜利者。

等一等，众神都在交头结耳议论着，倒底是谁死了，谁活着。

死的真的是妖猴？

或者，倒在地上那个才是他自己呢。

他摸了摸头上，还好，金箍儿还在。

那是证明他是孙悟空的唯一标志。

那是胜利者的金冠。

可是那个猴子为什么也会剧痛呢？

紫霞一步步的走了过来。

她是来拥抱胜利者的么?

她来到了他的面前，却跪了下去。

跪在了倒在地上的那只猴子的身边。

她哭了。

她握起那只妖猴的手。就是刚才本应拿金箍棒打中他却伸向了紫霞的那只手。

她把那只手轻轻的掰开。

那手里，是一条紫色的纱巾。

孙悟空忽然觉得身体里什么东西裂开了，象是一块石头崩碎了。

第二十章

“那边那个，却是六耳猕猴。”如来道。

孙悟空抬起头来惊愕的看着如来。

“你还不现出原形？”如来道。“你打死了唐僧，打死了龙王，打死了孙悟空，罪恶滔天，佛有好生之德，你跪下皈依，承认你是六耳猕猴，便随我上灵山修正果去。”

孙悟空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忽然狂笑起来，“六耳猕猴？哈哈哈！我是六耳猕猴？”

血从他的七窍中开始流下来，那是太久的战斗而震坏了五脏，也许是笑的太厉害，而他突然跳了起来，直越向如来而去：“天地生我孙悟空！——看棒！”

他喝的是那么响亮，使出了他最后的所有力量。

那个身影，以一种无以伦比的速度冲向天地间最至高无上的意志。

然而他落空了。

那只是个幻影。

当他落在地下时，他几乎已拿不起他的金箍棒了。

但他仍在挣扎着站起来：“如来！出来！，是英雄面对面大战三百回合。”

“哈哈哈哈……”那个声音在虚空中大笑了，“你战不胜我，因为我无本无根，以空为凭，而你却是欲望化出的实物。”

“如来！出来与我一战！”

“哈哈哈哈……”那声音仍在虚无中笑了。

“如来……出来……与我一战！”

笑声中孙悟空忽然发现自己的意识在消失了，他开始模糊，他时而遐意的与紫霞坐在一起，时而又在面对着最强大的敌人。

“我是谁？”他对紫霞说。

“你是不肯放弃梦想的人。”紫霞含泪说。

“……那……要与如来决战的又是谁？”

“他……他是失去了一切，除了自己什么也没有了的人。”

“那一个……更好些？”

“我不管我不管，我只需要有一个人和我一起。”

“可我将忘记所有的事……我……将失去了一切……因为……我不肯放弃！”

“如来！出来与我一战！”孙悟空突然瞪大了眼睛，用了最后的力气高喊。

一切幻影都消失了。所有的人都看清了，原来并没有过两个孙悟空。

孙悟空死了。

也许他从来就没活过来过。当年从炼丹炉中跳出来的，不过是那太强烈了的欲望。

孙悟空在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就死了。

这就是历史学家的结论。

“你能猜出这个结局么？”如来问。

“弟子未猜出。”观音道。

“你呢？”

“我也没有。”太上老君说。“佛祖之明慧，我实在服了，我可想不到能用这样的方式杀了孙悟空。”

“可我也没猜出。”如来说。

“我输了，原来世上真的有我不能预料之事。”如来道。

“但是一切都在你的鼓掌间啊。”太上说。

“不，他已经跳出去了。”如来道，“我用紧箍束住他的心中的真与善，只逼出他的恶与仇恨，他对生命只要还报着希望，就不能不与自己的力量争斗，但他不可能战胜自己，到时他就不得不求我为他分出是非，那时，我说孙悟空是如何，便是如何了。但是我还是算不到……”

“……他宁愿死，也不肯输。”

紫霞看着孙悟空，握住他的手。

这次他真的死了?

不，他分明好象还是随时会跳起来，吓你一跳，对你笑的那只顽皮的猴子。

孙悟空，再逗逗我吧。

她把手贴到了自己的脸上。

那只手却渐渐冰凉了。

“我要你记住你是一只猴子，因为你根本不用去学做神仙，本性比所有的神明都高贵。”

泪水沿那只手滑落。

天界的火还在烧着。

“如来佛祖请快把火灭了吧。”玉帝说。

“此乃天外之炎，无根而出，其源却是人间的欲望。心魔一去，其火就自灭了。”如来道。

“这火是灭不了的。”紫霞说，“我们会做它的燃料。”

她托起孙悟空的尸体，走向火焰。

众神闪开一条路，他们还在忌惮着那个身躯。

天火熊熊的烧着。

在人间看去，天空中正幻化着浓烈的光彩，燃烧的巨云象是一幅巨大的穹顶画。

“看哪，那是一只展翅的凤凰。”一老者说。

“不！那是一个人挥舞着兵器跃起怒吼。”一个少年说。

他们的旁边，一个青衣女孩也在仰望被映红的夜空，人们没注意她有一张极丑的脸和极晶莹的泪。

当西游的历史并不存在，虚无时间中的人物又为什么而苦，为什么而喜呢?

…………

“一切都结束了么？”王母不知从哪冒出来问。

“等一等！”喊的人是沙悟静。

他冲到太上老君的脚下，“麻烦你，麻烦你把脚抬一抬……”他举起一样细小的谁也看不清的东西，“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哈哈哈哈，最后一片！最后一片哪！哈哈哈哈……”

他颤抖着把琉璃盏捧到了王母面前。

王母接过盏，歪着头看了看：“我要这东西还有什么用呢？”

她一松手，那盏坠下，重新摔成粉末。

“不——！”沙僧就那样看着那五百年凝聚修复的盏在一瞬间重新美丽绽开。

他愣愣的站在那儿。

渐渐的，他脸上的神情有了变化。

“我要宰了你们！我要宰了你们这些兔崽子！来呀，我要杀了你们！”

他歇斯底里的大吼着，可是所有的神都看着他笑，他们都在笑。

哈哈大笑。

当五百年的光阴只是一个骗局，虚无时间中的人物又为什么而苦，为什么而喜呢?

天宫的大火又烧了七天。终于熄灭了。

诸神查找着废墟与灰烬，他们只看到两样东西。

一块烧焦的石头，一根烧断的金箍。

有人说，听见了那火中传来的歌声与笑声。

有人说，曾看见有一道金光和一道紫气缠绕着从火中升起，向天际而去。

当然更多人什么也不说。

观音拿到了那根金箍。

“我们的目标已完成，西游可以结束了么？”

如来手中正握着那块石头。观音问。

“他败了，但他败了么？他终于还是逃出了我的手掌。金蝉子，他胜了。”如来拿着那根断金箍沉吟着。

他将手一挥，石头飞落下尘世。

…………

阿瑶找到了那块石头，她把它埋在了一片焦土的花果山。

多少年前那一幕又显现眼前……

“花果山，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长出花果来？不过，种子已经撒遍天下了。”孙悟空抓了一把地上的黑土，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来。

天边的雷鸣已然越来越近了。

孙悟空靠在一棵焦树上，静静的等着。

等到那一刹，黑暗的天空突然被一道巨大的闪电划开。

孙悟空一跃而起，将金箍棒直指向苍穹。

“来吧！”

那一刻被电光照亮的他的身姿，千万年后仍凝固在传说之中。

“如果下雨，这里就会长出花草来吧，我没有种子，如果上天知我心诚，就让石头也开花吧。”

阿瑶割开自己的手腕，将血洒落土中。

忽然，天空一声雷鸣，隆隆滚动。

阿瑶抬起头。这时，第一滴雨水落在了她的头上。

“下雨啦！孙悟空，你看……下雨……下雨了……花一定会长出来的！”阿瑶喜极而泣，仰天高喊。

天空中，黑云后，一条白色的龙翻动着。

远处天兵的战车隆隆驶来，天将的喊叫已可闻：“是谁犯天条在花果山私降雨水！”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这是我能为你们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小白龙想。

“别了，永别了！”

纷纷落叶飘向大地，白雪下种子沉睡，一朵花开了又迅速枯萎，在流转的光的阴影中，星图不断变幻，海水中矗起高山，草木几百代的荣枯，总有一片片的迎风挺立，酷似它们的祖先。

怎能忘了西游？

……

外篇 花果山

“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山，没有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大海，无边的大海。”

“连老爷爷都没有么？”松鼠问。

“呵呵没有，连老爷爷的爷爷都没有。”老树说，“当我刚从地里长出来的那一天，哦，那是很远很远的事了，那一天离我已经有三百丈长了，我也曾经是一颗种子，曾经是一颗小苗，还没有叶子的一半高……”老树陷入了悠长的回忆，“那是哪一年呢？我身上的年轮有九百圈了，我刚出生时候，我身边的是些谁呢？”

“有我么？”松鼠蹦着高问。

“小鹿你不要打岔，你那时也还是一颗种子哩。”果子熊说。

“我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么？哦，为什么我没有叶子呢？”松鼠摊开自己的小爪看看，很难过的说。

“可你能摆脱泥土的缁畔，可以自由的奔跑，我也羡慕你啊。”老树说。

“可我哪也不想去，我只想听老树爷爷讲故事。”

“可是我所见的也是有限的，这么多年我为了看到更多的东西不断的生长，但视野之外的东西总是无限的，我终于有累的那一天，再也长不动了，那时候，小松鼠你已到过了很多地方，看见了很多我所永远见不到的景色，那时候，松鼠你会不会回来，把你看见的告诉我呢？”

“会的，一定会的！”松鼠跳着说，“我会每天去旅行，然后把我看见的回来告诉你。”

“呵呵，你会长大的，会越走越远，终于没法每天赶回来……”老树又沉吟了，“我是多么想看到大海啊，每年都有海鸟的羽毛飘落，带来海洋的气息……”

“大海？它在哪？”

“听说，你一直爬到这块大地最高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了。”

“我这就去！”

“小鹿，等等我。”袋袋熊和飞行猪叫着，可松鼠已经在巨大的树枝间三纵两纵没影了。

于是松鼠开始了她漫长的奔跑，她爬下巨大的大青树。在大青树的树荫里跑着，她从来没跑出过那里，那是他们的王国。树荫下有星星草一家，复兰花一家，野翠儿一家，还有无数的花草，小虫儿。他们总是很忙，蝴蝶忙着说很多话，他上下翻飞与每一朵花说笑个没完。蜗牛又在忙爬树，但他总是没有恒心，每当爬到象剑兰那么高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兴奋的和她说话，然后不知不觉的往下滑，等他滑到底一天也就过去了，第二天他又会爬上来，剑兰总是扬着高傲的头说他很烦。但每天早上起来她还是扬着头等蜗牛来和她说话。当松鼠迅捷的从他头上跃过去时，蜗牛吓的一闭眼，然后叹道：“哦，什么时候我能练到象松鼠小鹿一样一天在大青树上爬二十个来回呢？那样我一天就可以和剑兰姐姐聊二十次了。”

松鼠跑出了大青树的影子，她发现原来世界是由无数的影子组成的，影子与影子之间，是闪耀的边界，她在影子中跳跃着，在陌生的视野中她感到惊喜而慌张，心中也象那光与影在交错着。森林的上空闪耀着无数的亮光，摇摆着，使人眩目。

她选了一个方向跑了下去。

松鼠觉得自己已经跑了上千里，她今天跑的路比她这一辈子加起来还要多，当然她只出生了十一个月。

“我应该快跑到世界的尽头了，我跑了多么远啊，边界在哪里呢？”她停下来问路边的那棵细红果，“世界的边界在哪里啊？”

“边界？我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啊，你从那里跑来的？”

“什么？我那儿才是世界的中心啊，我可是从大青树来的，跑了那么长的路。”

“大青树？是那棵大青树么？”

松鼠一回头，她看见层层树冠之上，九百岁的老树正立着，自己仿佛还在他脚下。

松鼠已经看见了它，那座奇特的石峰，它也象一棵树从大地中长了出来，但它那么高，它长了多少年呢？

“站到那上面，就能看到世界的边界了吧。”

她向山脚奔了过去，渐渐成为高耸入云的石峰边一个无边看清的小点。

松鼠终于登上了高峰，她来到悬崖的边缘，青色的云散开了，巨木变成了小草，森林之外，是一片金色的带子环绕。她把头扬的更高，看向远处，突然那一片无边无际的蓝色，向她汹涌而来。

那是……海。我听到它的声音了。呼——呼——象夜间的风声，它在呼吸！

她欢呼起来，蹦跳着，忽然发现自己站的地方没有一个人。

“没人来到过这里么？没人看到过我看到过的景色么？我要告诉谁我的幸福？有谁知道？”她的声音从峰顶荡开去，消散在雾气中。

山顶是一片空旷，只有一块石头立在平地中间，它不与山体相连，仿佛并不是大山的一部分，而会有谁把它放在这里呢？

“石头，你为什么一个人站在这？”

“你在听海的声音么？”

“你在这多久了？没人与你说话你不闷么？”松鼠绕着石头转来转去，而石头不说话。

松鼠把脸贴在石头上，好象在仔细听着什么。过了好久，她慢慢的退开了，蹑手蹑脚仿佛怕惊动了什么。

“我是谁？”这一天他们坐在大青树上乘凉，石头说。

“你是石头啊。”松鼠低头挠着爪子说。

“我不是一只猴子么？”

“是啊？”

“可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猴子，他们都是我吗？”

“嗯……”松鼠很认真的想了想，“我只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松鼠，但他们都不是我。猴子我就不清楚了。”

“是的，我不是他们，他们都在一起，我却在这里。”石猴低了头道。

“他们不和你玩么？为什么？”

“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可是我虽然是石头里出来的，可还是一只猴子吧？”

“嗯，我有一阵子想做大青树下那朵花，可她不肯和我换，后来我想做一只鹿，但是怎么也学不会跳远，我目前也只有做松鼠。”

“和他们在一起，我就不记得自己了，可是我经常莫名的停下来，发现他们在跑而我自己却不动，我就很恐惧。”

“你为你发现了自己而恐惧？”一个声音说。

猴子和松鼠抬头，说话的是一片叶子。她友善的笑着：“我是一片叶子。”

“我知道你是叶子。”

“可是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一片叶子吗？我是说，我是我这一片。不是其它任何一片。”

“我看都差不多。”

“可是世界上只有我这一片叶子啊。”

“嗯？”

“我是说……”叶子有点着急，她卷卷她的边缘，想做做手势，可是随即又放弃了，“我一闭上眼睛，世界上就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就会害怕，一睁眼，看见那么多的自己，就很安心了。风一吹，我们沙沙啦的响着，我就在这些声音中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安心的睡去。

“可是很多叶子不见了，我一醒来，就不见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哪里去了，但又有新的叶子在我的视野里了。他们走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有太多的叶子，我怕我会忘了自己，我怕别人会不知道有我，所以……”叶子怯怯的说，“我希望能有人叫我的名字，然后我就答应一声，然后我就知道自己还在，就可以幸福的入睡了。”

“那我每天都叫你，我起床的时候就叫你，回来的时候也叫你。”松鼠说，“石头你也要我叫你么？”

“不用了吧。”石猴说，“我要睡懒觉。”

“石头。”松鼠一大早醒来了就叫。随后她笑了，“一片叶子。”她叫。

“诶。”有人答应了。

“嗯。”松鼠高兴的要走，那片叶子却说了：“你叫我干什么？”

“不是你要我叫你的么？”

“哪有啊？”叶子说。

“糟了，我忘记是哪片叶子了。”松鼠叫道，“咦？换了树枝就会找不到她了么？”

她抬起头，巨大的大青树上满天的叶子在抖动着，象绿色的海，无边无际。

春天是“扑啦啦”拍动翅膀的声音，成千上万只有着宽大羽翼的鸟落在大青树上，它们背上是大海的蓝色，而腹上又是云的纯白。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我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们啊？”

“哈哈哈这是我们的家啊。我也没有见过你啊小家伙。”一只大鸟笑道，她的翅膀展开象一片云彩。

“哎呀，树上开了好多好大的花啊！”石头从外面玩了回来，抬头一看惊叫着。

“嘻嘻嘻好笨哦。”松鼠笑他。

“比我还笨么？”有声音怯怯的问。

“傻小鸟，叫你阿笨就真以为自己笨啊。”大鸟笑着，把身后缩着的的一只小鸟推出来，“他叫阿笨，也是今年才生的，第一次回老家，怕生哩。”

松鼠抬了头看这有两个自己那么高的“小鸟。”：“啊你好帅啊！”

“什么意思啊，从来没人这么说过我。”

“就是，你好漂亮啊。这是布袋熊他们说我的词，现在我送给你哦。”

“谢谢。”阿笨伸翅膀做了个拿的动作，“可是我比我爸爸妈妈长的都丑，没有他们那么大的翅膀，没有他们那么漂亮的羽毛，我为这难过了好几次，可他们总笑我笨。”

“你会长大的啊，你会长成这里最大最漂亮的鸟的。”

“真的吗？”阿笨高兴的拍翅膀大叫：“我会长大的，会长大的。”

石头也坐在一边看着，不知为什么好象有些忧郁。

“好大的水啊，谁能进去了再出来，我们就服了他。”众猴叫道。

“对，哈哈哈！你敢么？”

“你敢么？”

“我去！”一只猴蹦出来，可刚到潭边做个跳的样子就嘻笑着折回来。

“谁敢去啊？”

“我……”一个微弱的声音说，可众猴跳着闹着，互相推搡着，乱成一团，追逐着四下蹦开了，没人听见这声音。

石头一个人站在那，没有猴来问他敢不敢。他仰头看着潭那头那巨大吼叫的水帘，风一起，水雾扑面洒来，让人透不过气。

入夜，山林一边安静，在蓝色的月光下，只有水帘依然轰鸣，把潭中的月亮击成银屑迸起来。

一个小小的身影来到了潭边，他望了那瀑布起久，忽然跳了出去，“嗵”一声在离水帘老远的地方落进了潭里，淹的半死才爬上来。

他又看了很久，然后再一次跳出去。

“嗵”结果还是一样，这次他扑腾了更久才爬上来。

他跪在潭边，手拄在石上，看着水一滴一滴从他头上滴下来，打湿石面。

“我做不到。”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本是做不到的啊。”

“谁？”猴子四下望，又抬起头，“月亮，是你么？”

“嘻嘻嘻，笨猴。”松鼠从树上跳了下来，来到月光下的大石潭边，把大尾巴抱贴在脸边，“我长的象月亮么？”

“有点，不过你不会发光。”

“傻猴你为什么要往潭里跳啊，你学游泳么？”

“我想跳进那瀑布里去。”

“哈哈哈你好奇怪呦，瀑布里有吃的么？”

“没有……也许有。”

“也许有？就为这个你一次次把自己淹个半死？”

“不是，不是为了吃的，是……我也不知道，只是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做到了又怎么样呢？”

“做到了，就快乐。”

“很奇怪啊，你居然会因为不能吃的事情而快乐？”

“呵呵是啊，”猴子也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松鼠垂下了眼皮，有些难过的说，“那世上有那么多不能做到的事，你岂不是总是不能快乐？”

“……我总在想，这个世界上有太阳，月亮，有远山，有云彩，有那么多我们看的到摸不到的东西，它们是可以触摸到的么？如果它们触摸不到，我怎么知道它们是真的有没有在那里呢？”

“啊？”松鼠歪着头看天上月亮，“你说什么啊，人家都听不懂。”

猴子站了起来，看着天上：“它们既然在那里，是能触摸的东西，就真的没有人能碰到它们？真的永远不可及的？如果一个地方是永远不可到达的，那那个地方还存在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却知道有永远不可能碰到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一想到这个，我就悲伤。”

“可以啊，可以触到啊。”松鼠懒洋洋举起了小爪，“你看，现在月亮不正在握着我的手么？”

猴子回头，看见松鼠掌上的蓝色月光，仿佛在那小小掌心流动。他怔了。

“请问我可以吃你么？”这天，一只老虎轻轻的走过来，怯怯的问。

“你第一次出来捕食么？”松鼠歪了头问。其他的猴儿早窜上树去。

老虎红着脸点了点头。

“那你以前吃什么？”

“……”

“什么？”

“吃奶。”

很多猴子笑的从树上掉了下来，笑的爬不上去。

“我不想成为一只吃人的老虎，可是……我妈妈不在了。我必须活下去。”

“可是你吃我们，我们也会死的。”

“……我真想能象你们一样吃果子。”

“有时候你没有选择的。”一个声音说。

松鼠转头惊讶的说：“石头。”

“我也时常幻想着有一个地方可以没有任何的危险，可以不用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也能快乐的生活。但好象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的。”老虎阿明想了想说，“你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我想那可以。”

他看了在场的动物们一眼，转身走了。

“他怎么能做到呢？”大家说。

于是以后的日子里，有人看见老虎阿明经常静静趴在草地上看蝴蝶，有时候小鸟停在它的身上，有一次他还帮助一只不学游泳的鸭子过了河。

“他这不是活的很幸福么？”大家都说。

入秋的日子里，老虎阿明看着蝴蝶飞舞安静的死了。小鸟仍停在他的身上，他已经不会调皮的用尾巴去逗它了。

“这么幸福的日子什么要死呢？”大家说。

石头越来越沉默了。忽然有一天他开始疯狂的游玩，山林间满是他的声音。

那是一个狂欢的夜里，一只老猴默默的离开人群，往山深处走去。

“你去哪儿？”石头坐在黑暗中间。

老猴惊讶的看着这个远离喧闹在暗中独自坐着的猴子：“我去我该去的地方。”

“你知道你该去哪里？可我总不知道。”

“每个生灵都会去那个地方，那里很安静，很适合我这样的老家伙，而你就不同了，你是如此的年轻，你应该在月光下狂旋高叫，你要在天地间留下你的声音。”

“可声音最终是要消散的。”石头说。

“不，它不会停，你听。”

不远的林间巨大石台上，猴子们的欢叫连成一片。被这种叫声所牵动，四方林间各种声音都此起彼伏的吼了起来。大森林哗哗的抖动着，不知是风扬起了这声浪，还是这声音激起了风。

“我是多么的想融入这声音里啊，但是不行了，我再也喊不出来了，我不能让我低垂的腔调干扰了这合唱。当年我曾是多么的有力……你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吧，你总是忧虑，因为几万年来沉寂的你还在害怕着那林间飞速的跳跃，千百万扑面而来的事物，而你知道你能如此自由的掌握自己的时间是极短暂，你能这样感受到自己自由的思考的时间是极短暂，为了这短暂的时光你要尽力的去抓住你所遇见的。要知你生命中所出现的，都是在漫长的时光中来到你的面前，去珍惜它们，孩子。”

“我可不可以握紧着它们永远不失去？”

“山外的大海中传说有不死的神龙，但他们太多数时孤独的沉在海底。纵然你可以留的住自己，你却留不住你身边的东西，看着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改变，只剩下自己，那种无法承受的沉重是时间，没有人能承受那种重量。”

“我会变的很强，强到可以承受一切。”

“真的有那样顽强的生命么？就算他能承受一切可以他最后也会被越来越沉重的自己所压倒。因为他又怎么能比自己更强。呵呵我糊涂了，我搞不清这些道理，也许是可以的吧。来，尝尝这个。”老猴把一个椰壶递过来。

“这是什么？”

“这是‘得到’，它是果实消失形体后变成的东西。它可以让你忘记自己，从而和这世界合成一体，喝下它你会觉得你就是这森林，这月亮，这河。”

石头咕嘟嘟喝了下去，一会儿他站了起来，开始高兴的笑。

“你是谁？”老猴问。

“我就是天，我就是所有！我最大！”石头涨红了脸，打了个嗝，开始手舞足蹈，忽然他伸开双臂狂啸起来，石上的猴群呼应起来，他

纵身三下两下攀上石台，加入到猴群的狂舞中去了。

“你看，你不就是已得到了一切么？”老猴看着石台上的影子，良久，默默转身走向大山的深处。

秋更深了，翔鸟一家要启程了。

“小笨不要走，我会难过的。”松鼠说。

“我明年还会回来的。”小笨说。

“可是你呆的时间太短了，你还没有找到更多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分别那么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太阳会一会远一会近移来移去，我们要追着太阳不能离它太远，所以注定了要一生都花在奔波上，真正能停下来生活的日子只有一点，不过我在路上都会一直想着，为着这一点的相聚时光我都会尽力的飞翔。”

“你说每年的路上都有许多鸟不能到达。”

“那不会是我了，我还年轻，但我的父母……我会跟着他们，当他们飞不动了，他们会掉进大海里，我知道终于有那么一天，没有翔鸟是死在窝里的，我们在大洋上空飞越，直到最后投入大洋，就是这样。”

“阿笨为什么你忽然懂了这么多？”

“从我知道我会长大的那一天起吧。”阿笨握住松鼠的手，“我们都会长大的，那时我们就更漂亮了，虽然那漫长的旅途中我们会变的衰老，但为了那生命中最绚丽的年华我们都会不后悔的奔向那一刻的。是吗？”

松鼠挠了挠头。她好象没懂，但她觉得难过而又盼望着。

我也要走了，终于那一天石猴说。

松鼠的大眼睛看着他没说话，她奇怪自己好象早知道这一天会来到。

“我不知道什么么要因为失去而忧伤，为什么为了时光短暂而愁虑。我要去找到那力量，让所有的生命都超越界限，让所有的花同时在大地上开放。让想飞的就能自由飞翔，让所有人和他们喜欢的永远的在一起。”

“可是，我喜欢的却要都离开我。”松鼠说。

石猴已经上了木筏，松鼠在当初她初见石头的那座高山上看着他变成海上一个小点。

“这就是长大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去的那么急？”松鼠抱住自己的尾巴，哭了。

那一天松鼠醒来了，天地忽然变的安静，没有翔鸟的扑翅声，没有众猴们的吵闹。她抬起头，那一片海已变成金黄，很多叶子飘然而下，落向遥远的大地。

这时她听见一个声音轻声的说：“再见了。”

“你是谁？你在哪？”

“我是一片叶子啊，你看见我了吗？我在这。”

松鼠转着身子四周看着，无数的叶子从她身边飘过。

“你在哪啊？”

“我在这。我在这。”无数的声音说到，“我在，记住我，我曾经在……”

松鼠猛的跳起来，在树枝间飞快的往下追着。

“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她大喊。

“谢谢你。”她又听见了那个细细的声音，“我知道我在，明年，你再在枝头上叫我的名字吧。再见了……”

松鼠终于追不上他们，她跳到枝头向下挥着手，“再见了。再见——”

百年孤寂

“唐僧死了，谁干的？”

一个声音惊问道，孙悟空于是从梦里醒了过来。

头还有些痛，像是睡了太久，他一下忘了自己是谁，现在身处何处。

酒碗的碰撞和喧闹声在草屋中传来，满脸通红的猪八戒喊着：“再来一碗！”他碗里酒和饭混在一起，他唏唏呼呼喝下去，混然不顾旁边的村民看着他。

他看着这一切，重新想起自己叫孙悟空，正躺在路上的某间民舍的墙角草堆里。

孙悟空走出来，站在屋外的天井中，向篱笆外的一片夜色望着。唐僧从屋里走了出来，笑着向屋里人扬了扬手，转头看见孙悟空说：“一片漆黑能看见些什么呢？”

“睁着眼也是黑，闭着眼也是黑，我可不可以站在这等天亮？”孙悟空转头瞥了一眼唐僧：“你居然也喝酒么？”

“气不死的阿弥陀佛，我是出家人，出家人不能喝酒，只喝水。”

“白水？那猪八戒干了二十碗也全是水？喝水喝成那个样子？”

“咳……唉，他既然只求一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唐僧把空碗凑到嘴边装作一饮而尽的样子。

“沙僧呢？”孙悟空问，“不会也醉倒了。”

“他还不是那样，一看见碗啊杯子之类的手就打抖，杯子也端不起来，这次他吃饭的竹筒丢了，明天要去再弄一段才是。”

啪，屋里传来瓷碗摔碎的声音，沙僧一声惨叫。猪八戒狂笑道：“哈哈。碎了，这声音好听！破了，破成一片、一片、片一片一片……”

沙僧抱着头在屋里地上打起滚来。

“又发作了吗？”孙悟空冷冷道。唐僧微笑着，拿着空碗在嘴边呷着：“啊，好酒。”

“我头痛发作的时候，样子是不是比他还难看？”

“嗯，”唐僧想了想道，“我总在想，什么东西可以把人变成那个样子。”

“哼哼哼。”孙悟空冷笑着，“你从不痛苦的吧。”

唐僧望着黑漆漆的天空愣了一会：“他们不能用那种痛苦来挟制我，因为……我没那样的欲望。命运找不到我的弱点，所以——我才能当你们师父。”

“呸！”孙悟空咬牙说。

屋里传来大声的的歌唱声：

“人生有花……直须折，莫使金樽……空对月……啊啊啊”

“听这声音，有谁知道唱歌的是一头猪呢？”孙悟空道。

“我醉了，我要回去睡个大觉！明天下午再上路吧。反正你喜欢看落日的，还好你没看日出的习惯。啊——”唐僧打了个呵欠，摇晃着摸着篱笆往回走。

“用空碗都能喝醉？我真是服了你，师父。”

“我只要想一想，自然就醉了，长夜漫漫，太清醒不是会很难受？”唐僧边说着边走远了。

夜风流转，草虫微鸣，一时显得那么安静，只有大醉的猪八戒还在轻声的嘟囔着：“人生……美酒……须……尽欢……呼……呼……”

屋里灯灭了，孙悟空还在外面站着，他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想，上天永远不会睡去，宿命一定也和他一样正在黑暗里静静等待明天。

第一天

她在风草飞扬的时候静静地等待，白天和黑夜不停轮换，而风从来没有停止过。终于在那一天，黑颈的鸟儿出现在天空，高而黑的雨云从森林后移来。带来了死亡的气息。

风忽然停了，云也停止了移动，她站了起来，望着森林的边缘。在那里，他出现了。

她就那样看见了他，没有想象中的巨大的身影和震颤，她想着他的名字，他的战斗，她还总在想他使天庭颤抖的狂笑。现在，她看见一只折了翅膀的鸟，一跳一跳地穿行在灌木里。他还能一瞬间穿越九重天际吗？

他站住了。他是否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不，他似乎毫不在乎，她就站在那里，可他并不朝这边看上一眼。他拄着棍子，歪着头，懒懒的眼神看着远处的连绵的森林，他好像很累了。

一只猪从他背后的树林晃晃悠悠出来了。猴子开始站着打瞌睡了。

猪说："我知道你再想什么，你现在一定想找一棵树，能用尾巴倒吊在上面睡觉。"

"是一棵大树，我一辈子都在找这么一棵树。"

"这和你推倒五庄观的人参果树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大的树不应该长在庭院里。他被神仙改造过了，长满了神仙爱吃的古怪果子，长着神仙才喜欢的金色叶子，他不再是一棵树了，他让我看到就难受，就想给他一个断根！"

"我明白了。"猪八戒说着，扛起钉耙向孙悟空头上打去。

"死猪！你要干什么？"

"我也讨厌找不着大树要站在地上睡觉的猴子啊！这还能叫猴子么？他这个样子我见了就难受，就想……"

"我更讨厌会思考的猪！这还能叫猪么……"

乒乒乓乓！

沙僧出现了："打架么？好！"

"我们讨厌从来不背行李不洗碗的师弟，这他妈还能叫师弟么？行李呢？又给秃头背？揍他！"

乒乒乓乓乒！

"打不死的阿弥陀佛，"唐僧出现了，他牵着一匹白马，马背上放着行李。"你们这样，也不怕前面的那位妖精姑娘看笑话！"

"呸！我最讨厌见了妖精也不怕的和尚，这还能叫和尚么？……嗯，前面有人吗？"悟空方才抬头望了，"我还以为那是一棵枯树。"

"魔不如寸心，你的境界又高了一层。"唐僧道。

"他的近视又高了一层。"猪说，"现在我们来下注前面这个女妖精会不会又像前几个那样疯狂爱上和尚！"

“长老，是云游僧人么？走得累了，随便用点饭食吧。”女子笑盈盈走了过来。

唐僧意味深长地笑着看她，那女子不好意思转过脸去。

“师父，白骨啊。”孙悟空说。

“我知道美人即白骨，你就不能有点礼貌，不要说出来呢？”唐僧说。

“师兄啊，为什么你总是喜欢透过现象去看人的本质呢？你不知道拿眼透视别人女孩子是不好的吗。”猪八戒说。

“你们，你们……却不是在故意戏耍我！”女子气极，一跺脚想要发作，却被孙悟空一把扭住。

“小丫头，我们可都是妖精，你别指望收饭钱了，最好跑远点，等会儿我们一下忍不住，会把你也吃掉。”

“哼！”女子一听这话倒放松了下来，“你们是妖怪我信，我就不信那个眉清目秀的光头也是妖精。”

“他不是妖精，他是妖精杀手，杀女妖精尤其有效。”

“你莫不是把我也当成妖精？”

“哈哈哈，我孙悟空天生火眼金睛，什么时候看走过眼。你要是妖精，那猪八戒就是帅哥了。”

“啊？这也被你看出来了？”猪八戒说，“猴头，你干嘛对着树说话？唉，在地底下压了五百年，小姑娘你见过鼹鼠吗？你觉得它眼神怎么样？”

“死猪八！又揭俺老孙的短！”孙悟空说，“想当年，我的眼睛好的时候……”

“住口！”猪八戒沙和尚同时喊：“不要在我们面前提‘想当年’这两个字。”

“想当年想当年想当年想当年！我偏要说，你奈如何？”

猪和沙和尚从地上跳了起来，抄出家伙。

“你有胆子就再说一百遍‘五百年前’！”猪八戒说。

“五……我凭什么啊！猪头？”

三个家伙拿兵器互相杵着，吵成一片。

“唉。”唐僧从地上站起来，“又开始了……我要到美丽林中去散散步……”

“我跟你去！”少女跳上前去。三个人打成一团也顾不上唐僧了。

树林里有一股树叶的芳香味，蘑菇从潮湿的地里咕咕往外钻，树木咯咯地长高，抖动着自己的身体，叶子哗哗地笑着，鸟的声音夹在叶子里，从这边响到那边。只有两个人的脚走在带水珠的草上，没有声音。

“我叫白晶晶。”白晶晶说，唐僧走在他前面。

“嗯。我们好像见过。”唐僧自顾自在前面走。

“你……很喜欢在树林里走？会迷路的。”

“嗯，只有这个时候我不用去想哪边才是西边。”

“为什么要去西天？”

“太多人问我了，我只是想知道它在哪。”

“就为了这吗，一个不知道在不在的东西？”

“很傻吧，呵呵。”唐僧笑道，伸手接着空中的落叶，贴在鼻前想着什么。

白晶晶看着唐僧的背影，眼中忽起杀机，将手伸向他的背。

唐僧忽然转了回来。

白晶晶低头装做修指甲。唐僧道：“你要小心。”

“啊？什么？”

“林中有很多妖怪。”

“……我知道。”

唐僧又转回身：“有些妖精是很可爱的……”

“嗯？”白晶晶双手叉腰，有些不耐烦。

“但是有些就会吃人。”

“嗯。”

唐僧又转过身去了，白晶晶第三次伸出手去……突然又收回来，可唐僧并没有转身。

“我也并不是不让他们吃，我只不过是要他们给我个理由。”他背向着白晶晶说。

“理由？”白晶晶问。

树林里很静，似乎能听见水气从树叶中钻出来的声音。

“当年我把猴子从山底挖出来的时候，他有泥土恐惧症，最大的愿望就是脚不沾地在树上挂着，我用了三个月逼他重新拿出勇气在地上走路。”

“一年后，我遇上了一只自卑的猪，那时候他正在痛苦，一个小姑娘疯狂地想嫁给他，和他一起去做妖精，而他只喜欢对着月亮流口水，为了逃跑，就混进了我们之中。”

“后来在河里我救起了沙僧，这个可怜的家伙五百年都没有学会游泳，可是天帝罚他在流沙河里当妖精，他就不敢在河岸上呆着，只好在河中心的一块石头上站了五百年。”

“而现在他们每一个人都恨我。”唐僧叹了一口气，“如果我死了，他们就会解脱吧。”

“为什么？”白晶晶不由问，然后觉得自己问得很傻，她就是为我个来的。

“为什么？”唐僧抬头看了看树叶遮蔽的天空，“所有的人都想逃。所有的妖精想杀我，我每一次都问要杀我的妖精‘为什么？’，可是每一次他们还没说出答案的时候就死了。所以我发现，当我想杀死一个妖精只要问他‘为什么’就够了。”

唐僧忽然一把抓住白晶晶的手，盯着她的眼睛大声喊：“为什么！”

“不要啊！”白晶晶恐惧地大叫起来。

树林外

“天哪，我听见了什么？师父他又在……？不行，把你的脚拿开，我要去救小美人妖精！”猪八戒喊。

“你先叫爷爷。”

“休想。猴脑！”

树林里，白晶晶觉得自己已经慌乱了，她无法躲避那眼睛，她自成为妖精以来就没有这样被子人注视过，她忽然又变成了当年活着的那个小姑娘，感到自己正在那眼神下透明，所有的秘密将暴露在他的面前。

唐僧却放开了手，他不再望白晶晶："对不起，只是个玩笑。"

他叹息着站起来向树林外走去："没错，就当这一切只是个玩笑好了。"

白晶晶惊魂未定，她定了定神，还是将手变成利爪……

但她的手在半空定住了。

孙悟空站在了她的背后。

"妖怪……"

白晶晶转头看着孙悟空，和他对视，她反而镇定了："是，是妖怪。孙悟空，你，你本也是妖怪！"她逼视他说。

"我不是，我要成正果了。"

"所以就杀了我吧，杀了我成正果吧。"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你以为你换了个人形我就不知道你是谁？我刚才放你一马可你还想杀唐僧！"

"你知道我是谁？"白晶晶冷笑了，"我是谁？杀我之前能不能告诉我？"

孙悟空抬起棒来，白晶晶忽然向他伸出手去。

"如果有雨水，花果山就能长出花草来吧。"她颤声说。

孙悟空愣住了。

"花果山……"

"你记起了什么？"白晶晶惊喜道。

"痛……"

"痛？"

孙悟空忽然丢了棒子，直蹦起来又摔在地上，抱头狂喊："痛，痛啊！"

"紧箍咒？"白晶晶抬头怒视着唐僧。

唐僧并没有念什么，他平静地看着，好像眼前只是静静的丛林。

“孙悟空你忍住，我这就杀了唐僧。”白晶晶冲上前。

但是孙悟空跳起来一把抓住了她。

白晶晶惊疑地回头：“为什么……”

唐僧道：“不要！”

但是那闪电般的一击，万钧的力量落在了她的身上，瞬间那身躯也粉碎了。

唐僧静静地看着孙悟空。

孙悟空却突然像是一个苍老的人，像是那一击已用完了全部的生命，弓着腰每一步都要花很大力气站稳一样，低着头从唐僧身边走过。

唐僧叹口气道：“把解开的行李整好搬上马。”

“知道了。”孙悟空低低地说。

第二天

“和尚，你究竟要把我们带到什么鬼地方去？”孙悟空拨着密集交错的枝叶说。

“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路的，因为有人要到他想去的地方，所以他们需要一条路，其实路通向哪儿也没关系。”

“我受够你了！不过我现在不会去想你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我再也不想了！”

“你的境界又高了一层了。”唐僧悠然说，忽然“啊”的一声，他身子一矮掉进了泥坑。

“境界高又有什么用呢？”孙悟空在他肩上用足一点跳过去说。

“啊，要下雨了。”唐僧站在泥潭里说。

天际，铺天的黑云向四个人卷来。

“有妖气！”孙悟空跳了起来。

“气你个头啊，谁都看清楚了，那是一群大鸟啊。”猪八戒说，“越来越近了，我能看见有血红的嘴，如刀锋利的羽毛，燃烧的眼睛……啊，你们等等我！”

唐僧，猪八戒，沙僧连着白马跳进了一个土坑，露出头来，只有孙悟空一人独立在漫天飞旋的黑色羽翼下。

“又有好看的了。”猪说，“那猴子眼神差又反应迟钝，活该每次挨扁。”

“又有血了，又有东西要死了。”沙僧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不知杀这些鸟有多少功德分，是不是要让猴子一个人赚呢？不然他以后升佛俺就只能升个使者什么的了。哦，这天杀的功德分，谁想出来的？杀一个神仙多少分？杀一只猪呢？妖精要不要赚功德分呢？”猪八戒又开始胡思乱想。

“又要弄脏衣服了，我的袈裟已经补了几千个洞了，我要穿着草裙去见如来了。”唐僧说。

孙悟空还是惊疑地望着满天的黑色飞鸟，四肢僵硬。他的眼中，那些盘旋而下的黑色如火焰抖动。

“这……不会……这不会是你们……不！！！”他猛地大喊，抱住了头倒在地上抽搐。

“坏了，猴子这时候犯病，要出事，行李呢？”猪八戒伸手摸向小白马身上的包袱，被踹回来。

“鸟！血的雨，你下吧！冲垮我们吧，洗清我们的罪吧！把我们带回天上吧！我靠你的老天！”沙僧眼中冒出少见的光亮，面对死亡他变成了一个诗人。

“见鬼，猴子想起什么来了！”唐僧从土坑中一跃而出，冲向倒在地上的孙悟空。

天空的怪鸟见了唐僧，如得了命令如雨一般射下。

唐僧把身上袈裟一甩，一道红光直冲天空。

“万佛朝宗破！”

怪鸟全是一惊，俯冲下来又惊鸣着拉起，交错划过他们头顶。

唐僧抱住孙悟空就跑，“笨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唐僧会法术。”

怪鸟一顿，又挟风而来，唐僧听身后风紧，又扯下身上布衫一抛：

“金蝉脱壳大法！”

嘶嘶嘶嘶，无数黑光在那布袍上穿梭而过，那布袍还未落地已成布末。

而唐僧又多跑出几丈：“啊！没有衣服可以抛了，死猪你还在看戏明天扣晚饭！”

猪八戒的声音在他背后传来：“我们能活到明天再说吧！”他摆动钉耙，呼呼的狂风卷了起来，搅下无数黑色羽毛，在他四周旋转。

在这无边黑色中，忽然射进了一道白色闪电。

唐僧带着孙悟空坐在白龙马上飞驰，黑色的羽箭在后面疾飞，纵然它们的速度甚至越过了它们的尖鸣，却仍然追不上那草原上舒展腾越的白色骄影。

白龙马猛的一停，马上二人向前栽了出去，摔在草中。

“这是什么地方？”唐僧晕乎乎站起来，“这城墙好熟，像女儿国，这城楼上写……啊？你怎么跑回长安来了！”

他扑地往地上一坐，大笑起来：“我走了七八年，原来不过在你眼里是这么短的路程。哈哈哈哈！”

小白马轻嘶一声走过来用头轻碰他，好像在安慰他一般。

“不是我……不是……我的花果山……”孙悟空在地上昏迷呓语，忽然他一个翻身蹦了起来，擎出金箍棒，惊雷一般吼着：“如来！出来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你又在做梦么？”唐僧平静地说。

“……好像是，我刚才喊什么？天这么冷？你怎么光着膀子坐那？”

“嗯，我最后的一套衣服送去洗了还没干。”

“哈哈哈，和尚你真逗，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的莫名其妙了……”

“呵呵呵呵……”

玄奘看着这只猴子，不由伸出了手去，在他的头上抚摸了一下。

孙悟空像被雷劈了一样跳起来，他举着棒子对着唐僧怒吼着：“你干什么！”冷雨浇在他的身上，冒出丝丝白气。

唐僧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缩回了手，他记起眼前这只猴并不是他少年时在山中常抚摸的那些猴子的同类。

“没有人碰我的头，没有人敢！我笑了，你就轻视我是吗？”孙悟空咆哮着，有些神态不正常。

“从没有人……是的，你没有父母，我忘了。”唐僧低头轻声的说，“抱歉。”

孙悟空举着金箍棒愣在了那里。

白马长嘶一声，不知是笑还是凄凉。天空昏暗阴沉，不知又在孕育着什么。

“师父你把袈裟给丢了？那可是观音给你的护体袈裟啊。”夜晚火堆边，猪八戒说。

“对啊，特别吸引妖精，丢了它就能护体，真是宝物。”

“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好，每天夜里拿袈裟给我盖上，然后所有的蚊子全叮我。”

“好沉，好沉！”一边躺着的孙悟空说着梦话，手在空中乱挥。

“这猴子在五行山下被压出毛病来了。”猪八戒说。

“何止是毛病。”唐僧说。

“紧箍咒能压着他多久？紧箍儿怎么可能压住这样的一个人和那么那么多愿意用自己的命换他的自由的人。我想，迟早有一天……”猪说。

“我也在等那一天。”唐僧说。

“那一天他会消灭所有他面前的东西，包括你和我。”

“我知道，但我会等那一天。”

唐僧望着劈啪飞溅的火堆，火光映得他面色阴暗不定。

第四天

唐僧围着兽皮衣去化缘。远处，一栋白要屋子正冒出炊烟。

“长老，你来啦？”白晶晶娇笑着，唐僧看见她手上正捧着一件衣服在补，那是他丢掉的袈裟。

“我以前见过一个小姑娘很像你，不过被我的大徒弟打死了。”

“哦？原来你们是杀人的强盗。”

“不是强盗，主要是我大徒弟从前仇家太多，总是杀来杀去，恩恩怨怨爱爱恨恨的，我做师父的很是受了不少连累。”

“看来你很照顾你的徒弟啊。”

“是啊，没我他早死多少回了。”

“这么麻烦？不如让他们走啊，你留在我这，咱们好好聊聊天。”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没有地方可去的，他们是流放者，你让他们回去，他们找不到来时的路，找不到过去的家园，就会死在某一个角落。”

“那你呢？你有家吗？”

“有，这就是我家。”

“胡说！这是我家！”白晶晶嚷道。

“对我来说，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家。可有的人却把家放在世界某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才会找不到，才会死在路上？”

“你比我的徒弟聪明，不过这世上有些事，不是想通了就能做到的，有些人宁愿一辈子在路上走。”

“我又不明白了，为什么恋家的人反而要流浪呢？”

“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能永远不失去，可有些人不相信这些，所以 他们失去的，他们要不停地找回来，找一辈子。”

白晶晶忽然不说话了，她低头望着地面，窗外的斜阳把两人的影子拖得好长。

“你没有这样的牵挂么？”白晶晶说。

“没有。”

“你在嘲笑那些看不开放不下的人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你简直就不是人！你什么都能抛弃，什么都能忘记！”白晶晶忽然喊起来，白色小屋散成烟雾，她转身奔去。

红色袈裟飘上天空，缓缓落在唐僧的手中。唐僧望向她奔去的路，还是脸色平静。

“你错了。我不是忘记一切，我是一无所有。”

是的，我知道美好的总会失去，但我却答应过我会等他回来，因为我傻，我不肯放弃。

所以我成为了一个妖精。漫长的等待时风吹散了我的头发，吹朽了我的皮肤，吹化了我身体，只剩下一个等待的姿势，白森森地立着，用没有眼球的黑洞望向天涯。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没有地方可去的，他们是流放者，你让他们回去，他们找不到来时的路，找不到过去的家园，就会死在某一个角落。”

他真的已倒在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还是已不再记得在这世上的某一个地方，是家。

五百年前 花果山

天上积起万里高的乌云，中心像太沉重的皮囊一样直坠下去，伸出几千里长的触角，时而某处突然透出赤红膨胀起来，然后炸开来，将一道极巨大的闪电击在那海中，海水一下分开陷成一个巨坑，然后又轰一声变成无数的泡沫冲上高空，被风狂卷向那海中的孤岛。黑色风暴卷起的百丈高的狂涛席卷着花果山，想冲走所有附着在地面上的东西。

白晶晶在风暴中死死抱住一颗大树，可这颗树很快在大风中被连要拔起了，她在空中逆风扑向另一边的一块巨石，在被风扬起的石块上左点右跃，刚伸手抓住地面，这地面却又升了起来，水柱从下面直冲上来。

白晶晶惊恐万分，这时她看见一个黑色身影在高空掠过。“牛魔王！”她大喊，海水灌进了她嘴里，水中附着了龙王的魔咒，她看见几条火龙向她射了过来。这时一股力量把她提出了水面。

“你是哪个部族的？”牛魔王问，“你不是挑选出来的妖军？这点修行也敢呆在这？碍手碍脚！”

“我不是妖精，我是仙……现在不是了。”白晶晶说，大风把她的声音卷得七零八落，“我没有地方可去了。”

“哦，你很聪明，知道来花果山，这可是个极乐园，不过你来的不是时候。”牛魔王道，“现在是海风季节，每隔几年就要来那么一次，不要紧，过段时间，风暴过去，一切还都会长出来的。”

“我看这儿要沉了，神的力量你们无法抗拒的，妖族永远也掌握不了这么大的力量。”

“是的，我们总是自然的顺从者，我们在海水、泥土、落叶中而生，不会想到要控制天地的力量，把风雨雷电据为己用。但我们并不是没有令人畏惧的力量的，我们……”

一道巨大的电光在前方闪过，把天地连成一体。“小心！”牛魔王喊，他向下俯冲下去，又是数几十道闪电在他身边掠过，他迅疾地左右横晃，在闪电中间穿梭。这时他们头顶的黑云像大海的泡沫一样膨胀了起来，一声巨响炸出一团几百里宽的巨大火球，牛魔王的身体几乎贴着了地面，地上的无数大石被爆炸后收缩的气浪吸上天空。

这时天地间忽然静了下来。

白晶晶抬起头来：“怎么了？”

这一刹，忽然一道红光贯穿了满天的黑云，一连窜巨响从东炸响到西。

牛魔王落在乱石纵横的地面上，长出了一口气。

在北方，铁铸的黑云后，传来了铿锵之声。天兵的喊杀声起了又落。

“是他，看哪。”牛魔王指向天际，“他在战斗。”

猛地，一道巨大电光把千里厚的云层映得通亮，一个巨大的舞动兵器的身影被映在滚滚云涛上。

地上的人不由都惊叹一声。

牛魔王学着云中的身影摆着姿势。

“你干什么？”白晶晶问。

“唉，我永远都做不到他的造型那么帅。”

白晶晶笑起来，在黑松林没有月光的夜里，她沉浸在她的回忆里：

“孙悟空……”她喃喃地念道，而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消失了。

“孙悟空。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被铁箍拘束！决不！”

她走上高岩，夜风吹动她的衣衫，月光偷偷从云中露出来，照见她可怖的原形。

第五天

“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这片天么？”玄奘仰头看看，天空中有着几道碧蓝的划痕，像是随时会砰一声碎裂成晶亮的几块。

“师父，你又带错路了。”孙悟空说。

“没错。”

“西在那边。”

“没错。”

“没错你还往北走？”

唐僧停住了，回过头道：“你不信我你可以走。我没让你跟着我。”

“你以为俺喜欢？是观音让俺跟着你的。不然老孙早飞到西天去了。”

唐僧冷笑道：“那你为什么不去？”

“俺要把你送到才能成正果呢？”

“要是我突然不想去了呢？”唐僧抱手胸前道。

“你敢？你要害得老孙成不了正果我就不客气。”

“我们这些年一直往西走，你们难道不想试一试往北走会发生什么？”唐僧诡异地一笑。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沙僧说，“往北走是错的。”

“谁说的？”

“老天。”

“老天还高着那，这儿究竟是谁说了算？”唐僧大声说。

“我！”另三个都道。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我们往东走，这样我还能回趟高老庄。”猪八戒说。

“我的方向就是向西。”沙僧坚决道。

“没有人愿意跟着我走么？”唐僧问。

没人理他。三个人在争吵不休。

唐僧静静地看着争吵的三个人，眼中却渐有了柔软。

“当有一天你们终于知道哪里才是你们真正想去的地方，才会想起我这个师父的。”

他转身向北走去。白龙马忠实地跟着他。

三个人吵闹了半天，忽然孙悟空愣道：“唐僧跑了。要是他被妖精吃了，我们辛苦又全得白费。”

三人追上去，穿过密林小溪，却见唐僧站在前面林中，静静地望着前方的树林和远处山峦。

“你站在这做什么。”孙悟空上前道。

唐僧一摆手不让他们出声，他出神地望着前面。

三个人都把头凑过来。

“美女在哪？”猪八戒小声说。

唐僧摇摇头。

“妖怪？”沙僧道。

唐僧摇摇头。

“你到底在看什么？”孙悟空忍不住大叫道。

“它，它就在那。”唐僧伸手一指远方。

“哪儿？是什么？”三个人放眼远眺。

“在那。”

绿树闪着透明光泽，蓝天下山脉如黛似浪连绵。白云丝丝清细千万丝绦纷而不乱，目光忍不住如野马在前方开阔平展处狂奔开来，在每一寸山肌与绿风中转折跳跃。

“好景色。”猪八戒道，“平时忙着赶路也没有时间停下来注意身边的世界啊。”

“别乱感慨了，我不是让你看风景！为什么你们都对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呢？”唐僧道。

“眼前？”三个人才定睛了来看眼前，“什么也没有啊。”

唐僧缓缓把手指伸了出去，点到一处不动了。

猪八戒好奇地凑过去，突然他的长鼻子碰到了什么，一缩回来看那儿却又什么也没有。

孙悟空的脸上露出一丝阴云。他忽然猛地跳了出去，但是立刻重重撞在了什么上面。

那儿，就在他们的面前，竟然如有一堵透明的墙！

“这就是界限。”唐僧说。

“界限？”猪八戒问。

“是的，这个世界有你不能到达的地方，有你不应到达的地方，有你一辈子也不会去到达的地方，你的世界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大，界限也许就在你的身边，可你却以为你可以去任何地方。”

“但是事实上我真能选择一个方向，而那恰好是界限所规定好的？”猪八戒问。

“是的，那就叫选择。是界限选择你，事实上你没有任何选择。”

“我可以选择。”沙僧说，“我可以选择向西。”

“而界限是由谁来定的呢？”猪八戒道。

“是他。”孙悟空冷冷地道。他突然变得狂躁不已，一次次猛撞着那透明的界限。

他忽然转身怒视唐僧：“为什么要告诉我它的存在！”

“是我的错。”唐僧正视着他的怒目平静地道，“我想了很久终于决定我该告诉你们。哪怕……我会后悔。”

“你告诉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孙悟空怒冲冲道。

“不。”唐僧说。

他向前迈了一步，停了一会，又迈了一步，这一步迈出时，他已穿过了那个界。

他回过头来：“要做我的徒弟，就跟我来吧！”转身大步向远方走去。

“不！”猪大喊，“他们会杀了你的！”

“外面是什么？”孙悟空大声问。

“是真正的恐惧。是我们诞生的地方。那儿有花果山和高老庄，还有……真正的妖魔。”猪怔怔地说。

“我们的来处……”孙悟空望向唐僧行去的方向，喃喃道。

“你跳不出这个世界，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一旦你知道了，你就超出了它。”唐僧的声音还在远处响。

“我怎么能知道呢？我翻了无数筋斗也翻不出去，难道你用脚还能走出去么？”孙悟空说。

“可是边界并不一定在远处啊。”唐僧笑着说。

“他说得对，边界就在这里。”一个声音说。

三人抬头看去，白晶晶立在高崖之上，山中凛冽的风吹起她的衣襟，她站片刻，一纵凌风而下。

“真美，像俯视大地的鹰，以无尽的决心投向死亡。一个妖精最美的时候就是她以为自己是神，可以拯救他人。”猪八戒流着口水说。

“所有比神还酷的人都要死。”沙僧说，“这是我长年总结出来的法则。”

猪八戒瞟了他一眼，那眼神忽然使沙僧想起了当年的很多事情。

于是他们都把眼神望向孙悟空。

“走吧，我带你超出这个界限。”白晶晶对孙悟空说。

唐僧一路独向西行去，越过雪山，天像雪洗过一般明澈，他看见了一座城的影子映在瓦蓝的天际。

这时他叫见一声马嘶。他回头，雪山上，一匹白马抖着身上雪，像一块美玉抖落身上的玉屑，轻颤着走过来。

唐僧愣愣地看了它好久，笑了。

一人，一马，白皑皑的大地，蓝苍苍的天涯。

高山之上，雪岩顶端。一个人站立在那里看着唐僧在雪上踏出的足迹越来越长。风鼓起他的黄色衣袍。

一只黑翼鸟飞来，落在他的肩上。

“没想到唐僧能走出来。”那鸟说话了，它有着锐利的眼神，“前面就是宝象国。黄袍怪，那可是你的领地。决不能让唐僧到了真正的西天。”

“放心。”那黄衣人的话音像雪山掠过的风一样冰凉。

波月洞

黄袍怪在洞中想着什么。灯光移来，一美丽女子走了进来。她的容颜和温暖的灯光立刻使洞内的阴森之气一扫而空了。

“啊，公主。”黄袍怪恭敬地站起来。

“我说了不准叫我公主的。”百花羞倚在他肩上娇嗔着，“一个人躲在这想什么心事？”

“我想，我们要去拜见一下你的父王，我的泰山大人了。”

百花羞退开吃惊道：“为什么？他如果知道你是一个妖精……我们一直呆在这里不好么？”

黄袍怪叹了一声，望着那摇曳烛光：“有些事情，是我们逃避不了的。我不做这件事，只怕连妖精也做不了了。”

“可是，”百花羞上前紧握了黄袍怪的手，“你需记住答应过我再不杀一个人。”

黄袍怪沉默了，烛光在他的瞳中跳动。

五百年前

一道光芒。一声巨响。那喷薄而出的烈火，那烈火中闪闪的眼睛。

那一股狂风，挟着烈火，在天际间纵横驰骋，没有能看清他的踪迹，没人能阻挡他的道路，只看见那高楼殿宇在火中崩朽，只听见那傲然一切的笑声，摇撼天地。

朝会殿碎了。

凌虚殿碎了。

通明殿碎了。

见过燃烧的银河吗？无数的火星飞扬，和银色星辰搅在一起。神殿巨大的玉石柱粉碎，高贵的图腾变成尘土，神的威严被践踏，他们失去了对风火雷电的掌握，现在这力量全围绕在那个战斗者身旁。

孙悟空！

一个声音狂笑着，笑出了眼泪。

巨响震醒了天宫。有人在心胆俱裂地喊：“妖猴复生了，从炼丹炉中复生了！”

奎木郎站在他的星位上，看着火焰的血红色在天宫漫开。

他四周的星宿乱成了一片，诸星官全在慌乱奔跑。

从下界看，便是宇宙的深处开始泛红，而那天空的星座在急速的移动变形着。

“报，妖猴已打死了五行官，冲过了虚斗门！”

“报，无相真君被杀，妖猴已过了太辰门！”

“报，李天王军落败，那，那那那那妖猴冲过无忧宫了！”

无数流星探马在天穹间来回穿梭。在天空中划出千百道亮痕。

“玉帝有旨，所有的天将星官，全部汇集南天门，守卫灵霄殿！”

传令的神将从赤九星座掠过。

“把所有星辰神灵都集中到南天门去么？那样星座就会移位，天穹会失衡，人间会起极大恐慌，会大乱的。”奎木郎道。

“可是玉帝如果不在了，天宫就会瓦解，不要忘了众神不是为了凡人而存在的，人间不过是托起天界的平台而已。”飞过的胃土雉对他说。

南天门里已经密密麻麻挤了一群神仙。闹哄哄像人间的难民，奎木郎皱了皱眉头。

远处忽然传来巨响，轰鸣中远方的宫殿一间接一间倒了下去。诸神都不闹了，心惊地感受着那雷声、巨响、火光、烟尘一点点逼近。

奎木郎忽然有些觉得有趣，当神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如果人世间流传起这段历史，还有谁会膜拜神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妖”么？

忽然一个东西从空中飞过。

“来了！”众神惊叫道，本挤得满满的南天门前立刻如退潮般出现一大片空地。

那东西砰一声重重砸在了地上，却是巨灵神，他头朝下落下来的。

不一会嗖地又飞来一个，撞坏南天门的牌楼摔到地上，跳起来还乱挥兵器，连北也找不着，这人谁啊，武曲星君。

奎木郎不禁又皱了皱眉头，他今天看到了太多不应该看到的事，将来天宫平复，这些诸神如何挽回他们的颜面呢？

遣云宫碎了。

毗沙宫碎了。

无忧宫碎了。

那一座座宫殿倒塌的回响像是一个巨人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来了，就要来了，诸神抬头惊心的看着红光漫过了他们头顶。

奎木郎忽然看见了一个紫色的身影，站在风暴的边缘。

是她？他想。

紫霞望着白云被狂风撕卷成碎絮，被火燃烧成血红，从她的头顶疾驰而过，她痴痴地望着，耳边仿佛听不到任何声音，并不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她似乎大喊了无数声他的名字，但又似乎没有开口。

忽然那个身影挟狂风越过了她的身边。

“孙悟空！”紫霞忍不住叫道。

孙悟空回了头来，有些吃惊地看着她。

他说了三个字。

“你是谁？”

没有任何其他语言比这更冰冷。

它代表着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的悟空。

一无所有的紫霞。

你是谁。

能记得你的人已经不在了，我也已经不在了，没有人再爱着你也没有人再恨着你，一切不过是虚无。我也只是虚无。在宇宙间飘忽，没有倒影。光线穿透我而去，没有人看见我。

孙悟空活了，但活过来的真的是孙悟空么？

“我不能再向他解释什么，他已经不再记得我，他记忆中只有刻骨仇恨，可他甚至连恨我也不会了。从此世上再没有人想起我，从此世上再没有我了。”

她望着那高大身影，忽然他一纵飞逝在天空，她的泪流了下来。

“尽情地飞吧，忘记情感才能有这样的力量啊！”

孙悟空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他为什么还在战斗?

金光射入了灵霄宝殿。大殿轰一下分成两半，慢慢向两边倒下去，金光停也没停地游走了，剩下一个戴皇冠的小人儿愣愣坐在露天瓦砾中。

“啊，快去请如来佛祖——！”

五百年后 宝象国

入夜，奎木郎在为驸马准备的宫中。他按剑桌前，若有所思。

士兵走了进来：“驸马殿下，你擒住了化成西行和尚的虎妖，国王设宴要为你庆贺。”

“我今日作法擒虎太累了，请禀报国王，明日吧。”

卫兵退下，奎木郎还想着白天的事。

“我从虎妖口中救出公主，但公主有好生之德，饶那虎不死而去，但不想三年后却化成西行和尚，来此陷害于我，想加害国王。今日我便让他现形。”

唐僧微微摇头：“现形？你真知我本相？”他微微一知，拿起桌上茶杯一抿。

茶杯还未放下，黄袍怪的法力到了，唐僧变成了一只猛虎。

殿中大乱。

猛虎懒洋洋地摇摇尾巴，还伸头想去喝茶。一位宫女跑过腿软跌倒，老虎转头冲她微微一知。宫女一愣，也笑一笑，然后昏了过去。

黄袍怪抓抓头，他想事情有点不妙。

“我真知他本相？若我不知，我又如何变化他？”夜晚，他在宫中烛光前想。

忽然一阵清风，一个绝美的白衣女子如雾气滑了进来。托着一盘酒具。

奎木郎抬头看了她一眼，仿佛痴了。

好半天他悠悠道：“人间必没有此等绝色，姑娘莫非从天上而来。不，你又不似天上仙女不沾烟火，你心中却有凡情愁结，更添你万种风情。”

“莫非你见过天上仙女？我比之如何？”小白龙笑道。到底还是女孩子，什么时候了也不忘问个清楚。

“也曾远远遥望，银月圣洁，紫霞流彩，却还都不如那雾不沾衣云中玉龙啊。今日得睹，此生幸事。”

小白龙脸色微变，随而又娇笑：“良辰美景，一人独对，岂不有憾？”她轻盈一滑，到奎木郎身边，纤手轻探，却触在奎木郎按剑的手上，不由一抖。

黄袍怪轻叹一声：“你虽美，可惜却还不如一人。”

“是谁！”小白龙几乎要跳起来。

“内子百花羞。”

“我呸呸呸。”小白龙心中暗吐，脸上却仍笑意盎然。

“十三年前，我神仙也不做，为她去当妖精，只为她一笑，能让我倾倒。姑娘你虽绝色，天下无双，可你的笑却是假的，无有真情，只有杀意。你也有心上人吧，他何等有幸见你那会心一笑时，那才是天下最美。”

“他永远也见不到我的笑。”小白龙咬牙道，“我爱的人永远不知道我的真面目，我留了我最美的笑，他却要看不见了，我恨！”

动作如闪电，呛一声黄袍怪腰中剑已被小白龙拔出，剑光如龙游于壁上，黄袍怪一纵身穿出宫殿，那游动剑光也追了出来。

黄袍怪叹一声：“你救不了他，叫孙悟空、天蓬来吧。”手掌挥出，小白龙惨呼一声摔了出去。剑光游向天上，隐入云中不见了。

白云悠悠，光影闪闪，白晶晶与孙悟空来到了天庭。

“你带我来这里作甚？”

“你不是要超出界限么？界限便是天宫设的了，不如与他们说说吧。”白晶晶俏皮地眨了眼道。

“这不是猴子么？你怎么又来了？”看门的四天将斜着眼说。

“麻烦通禀一声，俺要见玉帝老……老人家。”

“叫什么名字？”

“啊？”

“干什么的？”

“……”

“你他妈怎么不吭声啊？”

“我说……”

“停！”白晶晶跳出来，“你应该这样说，”她挽了挽袖子，学着粗声粗气道：

“拷！叫玉帝孙子滚出来见他爷爷，看看他养的这帮重孙子！”

“啊……不得了啦，那孙悟空，那孙悟空他又打回来了——”四天将连滚带爬跑进灵霄殿去了。

“他们这不是知道你名字么？”白晶晶回头笑。

“祸事了，你这不是找死？”孙悟空道。

“我不怕，因为有人会护着我。”白晶晶笑如桃花灿烂。

“可是我怕……你说谁会护着你？”

“齐天大圣。”

“是那魔头，他在哪？”孙悟空左顾右盼。

“啊哟，真的，天兵天将来了耶！”白晶晶笑道。

当当当当当，天兵天将列队鱼贯而出，按刀踩鼓点在天庭间来回走，穿插队列，翻筋斗，摆造型。

“妖……妖猴在……在哪里？”等他们摆完造型，不见了孙悟空。

白晶晶拉着孙悟空已经走到后面玉阶上去了。

灵霄殿前的玉阶这个高啊，三千三百级，宽得看不到边，上边能站一百万人。孙悟空连蹿带咣几十级的往上蹦，忽然想想不对又跳下去重新慢慢往上走，因为据说三千三百级台阶不全踩到，灵霄殿的门不会开，要换了人间自修仙法的上天见驾，还得一级一级磕上去呢。

到了大殿前，孙悟空抬头看看高高的大门，还是没有开。

孙悟空上前轻轻敲了敲，侧耳听了听，又轻轻敲敲。

“停停停！”白晶晶大叫，“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以前？我以前来过这么？”

“来，学着我。”白晶晶一运气，跳起来就往窗上一撞。

“啪！”她整个贴在了窗子上，那窗一点事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孙悟空笑得跳脚，“就这样？”

白晶晶一点点滑下来，不好意思地抹抹头发，“我不行了，但你是可以的！没有东西挡住你……真的！试一试啊。”

孙悟空看了看那紧闭的门，又看了看白晶晶。他运了运气，一脚踢了出去。

白晶晶神色黯然，嘟嘴道：“你一定没用劲。”

“我用了。”

“没有，你一定是心里还怕，不敢用劲。”

“我真的踢不开。”

“你能的，你试一试啊。”

“不试了。”

“试一试啊，试一试。”白晶晶上来抓孙悟空的手。

孙悟空忽然有些烦了，一把甩开她：“试什么！”

白晶晶眼睛低垂了下去。

“我为什么要到这么个破烂地方来玩这个？你当我看不出那些天将全是妖精扮的？这些全是布景。”孙悟空恼道，“好笑。”

白晶晶的头低得更低了：“人家……人家只想逗你开心。”

“为什么要逗我开心？我是谁？你又是谁？”

“你……你……你是……”白晶晶要脱口而出，又使劲咽住了，“我想你一路上，一个人，也不知该往哪儿去……好可怜。”

“我可怜？！”孙悟空跳起来，“我修的是正果，自然是往西天去。用你来可怜我？你什么东西？一个妖精？可怜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咳，哈哈，”孙悟空气得又跳又笑。

白晶晶脸通红，手指卷着衣角：“我知道你难受，你哭吧，你哭出来就好了。”

“我干嘛要哭啊，我笑，好笑得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孙悟空停下来喘气。

白晶晶忽然一把抱住了他大哭起来：“你哭吧，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受了那么多苦，没有人说，没有人帮你，那么多人想害你，想

看着你死，我也想害你。你一个人，对着整个天地，又不能放弃，不能输，又没有回头路，那次你打黑风魔，我们都在，你的力量还没从前的一半，我们看着你在地上艰难撑起来，好多妖精都哭了，可我们没办法，我们不能不杀唐僧，因……”

孙悟空想一脚踢开她，但白晶晶猛烈地咳起来，血染红了孙悟空的布靴。

“妖精也有紧箍咒么？是谁给你们安了这个？你们的首领大鹏王？”

白晶晶摇摇头：“现在已不是齐天大圣的时代了……不过我的不是法咒，是心锁。”

“心锁？”

白晶晶转过脸摇摇头：“这个罪，是我要受的。”

“不明白……”

“你当然不明白了……”白晶晶低头喃喃道，“谁要我还总想着，总不肯忘了，总盼着有一天回到从前的日子……”她哽咽起来，一抹脸满脸都是血。

“你血就快没了，省着点用吧。以后还能多吐几次。”孙悟空把棒子拿出来担在肩上，双手压在上面，用他经典的表示不在乎的姿势，绕开白晶晶走了。

“是的，我要省着点，我还要活到那一天……”白晶晶似乎一点也没听出是嘲笑，她俯下身，吮着她吐在衣服上地上的血。

孙悟空皱了皱眉头，走远了。

南海的静夜，观音在紫竹林中编完她的花篮，又逗了逗莲花池的金鱼，披散了头发，轻轻松松赤着脚在石子路上一蹦一蹦地瞳。

“观世音菩萨。”孙悟空忽然从阴影里跳出来。

观音吓得尖叫一声，好半天定了神才说：“你，你进来怎么不敲门？”

“我没找着门。”

“哦，是我的错……你没事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没地儿可去，咦，这条金鱼我在哪儿见过……”

“不要碰！我这不是无家可归妖精的营地！”

“可是以前我每次正要打死什么妖怪，观音菩萨你就蹦出来说你家需要一个什么什么看门的，种树的，把它们全收走了，现在菩萨你行行好也把俺收下吧。”

“怪不得你这样进来连个通报的人也没有，原来全吓跑了。”观音暗恼，“我这容不下你这大人物……可是……你怎么会……你不是保唐僧？”

“那秃子忽然发了疯，说世界有什么界限，说我们不能破那个界限，便不能做他的徒弟了，咦？菩萨你的脸好白，你光着脚不冷么？你不是什么都算到的么？”

“天哪！怎么会这样？我真的没法算得到我的师兄……他居然发现了边界？”

“什么师兄？”

“嗯，没有，你怎么会想要来紫竹林？”

“我总觉得，我有家，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可我走遍四海，却总找不到，求观音指一条明路吧。对了，俺现在不保唐僧，那紧箍咒也请与我解了。”

“你走不到西天，永远解不下来的。你没有退路。别忘了你还要除去四个魔王。”

“菩萨我找不着他们啊，你能不能把他们叫到这儿来让俺一次解决。”

“你从这出去向走，就能碰见他们了。”

“真的？你不骗俺老孙？”

“真的真的，你快走吧。”观音一把把孙悟空推出竹林。

她转身直奔竹林深处，一轮光环展开，如来出现在光环之中。

“玄奘他似乎察觉什么了。”观音道。

“我都知道了，不过无妨，他一开始就看破，又能如何？他走不出去。”如来用他一贯宏亮而无起伏的声音道。

观音打开一个匣子，拿出一卷经文握在手中想着什么。

她忽开始拆那绑卷的布带，可那个结却怎么也打不开。

五百年前 灵山

“真的没有人能跳出你的掌心么？我却不信。”金蝉子道。

“金蝉子，此番赌胜，你若胜了，我便不再管那猴子与东方天庭恩怨。但你若败了呢？”如来道。

“我便散了这道行，重坠轮回，去做个平常人，在凡生中找我所找的东西。”

金蝉从怀中掏出一部手卷，转头对观音道，“我有三藏经一部，内有我千年苦思的大乘教义，此次不论我胜负，望你将此卷传于世间，这不是经案，不是度人的法门，却是我毕生所得收于其中，也许对未来求路之人有所助。”

观音接过，见那薄薄一卷，心中疑惑，打开一看，不由叫出来：“这是……？”

金蝉对她微笑：“是。”

“金蝉子，”如来道，“你好不容易修得如此功德，为何还要冒险重走西天路？”金蝉子转眼大笑问：“西天在何处？”

“我处便是西天。”

说的是，”金蝉子说，“我处便是西天。”

灵山顶上轰隆隆一声炸雷，众佛一颤，闪电照入每个人心深处，那一刹大殿中一切忽然变得只有黑白两色，黑是死寂，白是灵动，它们在不断流传而互消长，原来万事皆是由此而生。

“雷音寺，原来真的会有雷音的……”他们向天惊疑地望着。

如来望着金蝉，目光如广博大海，那是慈祥深遂的目光，据说受此目光都能得无上法。

金蝉望着如来，那却是一道宇外极光，照见那大海深处，巨大的潜流急旋。

灵山的云越来越低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没有人敢大声吭气。

阿傩举起袖子不停擦汗，“好闷啊。”他嘴巴不张从鼻子里偷偷说。“心静自然凉，你修行不够。”迦叶用同样的传音入密术说，果然他头上一点汗也没有。

“咦，你脚下怎么湿了一片？……啊，原来你用功力把汗从下面逼出来，佩服佩服。”阿傩充满景仰哼哼道。

真正平静的只有金蝉与如来二人而已。但没有风，他们的袍袖却全高高鼓动。

久积压在灵山的云层忽然崩塌了，大雨狂泻下来，天地间一片哗然风雨声。

天宫

“孙悟空，我与你打个赌，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兵苦争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你，若不能翻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却来争吵。”

孙悟空柱棒立在那里，大风卷起他的红色披风，脚下倒着百万哀号的天兵，他大笑起来：

“你却早说，现在天宫已经拆平了，只好当个砖瓦铺老板，好生无趣。”

“哦？那却也容易，你赢了我，再与你重建便是。从此天庭便是你的。”

“啊？”玉帝大惊，王母已哭起来，“苦也，原来这和尚与猴子是一路的啊。”

“天庭是我的？”

“是啊。跳上手掌来吧。”

“呔！可是我那花果山呢？那山中千百万生灵呢！如今已全是焦土！”孙悟空暴跳起来，“我要打烂这些狗东西！”

“慢。”如来抬手一挡，“原来如此，那我若与你重生花果山呢？”

“什么？”

“你看。”如来一挥手，云散开了，露出一片青翠群山。

“花果山……“孙悟空望着下方，眼光迷离了，“我的花果山……它还在么？”

孙悟空兴冲冲便跃下云头，直落向花果山而去。

如来露出庄严微笑，把手一握。

天地忽然倒转，那山直压了下来。

幻影消失后，现实是一片无边黑暗。

五行山已出现在人间。

如来回头望金蝉子道：“你输了。”

“佛祖高明，你利用了他心中最后一点爱着的东西。”金蝉子道，“若是他心中再无挂牵……”

“他若是心中只有仇恨，再无所求，我的确收服不了他，但是他明知花果山已毁，却不肯放弃最后一点希望，是他自己的欲望打败了自己。”如来道，望向金蝉子，“你却如何？”

“是的，就让我永远忘记这一幕吧。”金蝉子仰头向天，一个巨大云旋开始在他头顶汇聚，本弱下去的风又一下急了，吹得诸神佛也睁不开眼，金蝉子却伫立狂风中，衣袍狂舞，神情安然。“这才只是开始呢，”他缓缓道：“……我去也。”

云旋中心一道巨大闪电直劈下来，把金蝉子的身体击了个粉碎。

风散了，云弱了，一切又平静下来。

“师兄有这样法力，却毁了自己。这走火入魔真是可怕。”观音叹道。

“他的信念太强烈，这道闪电未必真击得散他，只怕有一天，他还是会想起自己来的。”如来道。

“天哪，下面那五行山……五行山，在摇动！”天神们喊了起来。

如来走到云边看了一眼：“欲望之力是如此可怕啊，用这贴子去封住他！”

阿傩接了那贴，小心翼翼来到五行山旁，猛地扑到山上贴上了贴子。

“我会出来的！”那骂声从山下传来，渐渐被下沉的山体埋入地下。

“这只能镇住他，却灭不了他，但只要无人破解得了那贴，他便永世沉埋了。”如来道，“这三界中还无人能破此贴，只有……不过他已经被自己的法力打散了。”

“可是师尊，若是师兄他有一天真的想起自己，想起回西天……如果让他放出了孙悟空岂不是……？”观音道。

“就算孙悟空重出，他也再不会有一丝仁爱与相信了。这样的人，让他在金蝉子身边不是正好？”老君道。

“我已算好一切。”如来说，“他们永远逃不出我的掌心。”

瓦砾重新聚成殿宇，天宫又回到了安定与祥和。众神开始各归其位。

二郎神驾云出了天庭，奉命收拾战场，他忽然愣住了。云头下烧焦的花果山大地上，孙悟空扔下的金箍棒不见了。

怎么可能有人将它拿走？除了孙悟空还有谁搬得动它呢？

观音驾云出了天庭，她从怀中摸出了金蝉子那本手写经文，抚着，若有所思。

他们飞过的天空下，五行山，默默地立着，等着那漫长岁月后的一声巨响。

五百年后

孙悟空一直向北走去，天空越来越暗，后来全成了黑夜，但遥远天际却有七彩的极光流转变换。

终于他来到了那光彩的发源处，一片平坦黑色大地上只有一根巨大的旗杆，上面有四个字，在流光中若隐若现。

“齐——天——大——圣。”

“这儿必是四魔王之一的齐天大圣的洞府了。”孙悟空亮出了金箍棒。“妖精，出来！”

“你找人么？”忽然一个声音说，一个黑盔甲的大个子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你就是齐天大圣？”

“不，我是平天大圣——牛魔王。”黑大个说，“齐天大圣，我也一直在找他，如果你看见了他，告诉他，兄弟们都很想他，我们什么时候再回花果山去喝酒。”

“花果山？他住在花果山？”

“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流不尽的泉水，天边自由飞翔的羽翼，从山脚苍翠草原到山腰黄杆子紫云花山顶红叶林，整座山变幻着色彩，都那么让人心醉。”牛魔王望着漆黑的天空，仿佛陷入回忆。

“妖精会住在那么好的地方？”

“从前那个时代是的，在美猴王的时代，但是他做错了一件事。”

“是什么？”

“他以为可以让天下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快乐，一样超然三界，无惧生死。”

“可以么？”

“不可以，那不是天地间的秩序。”

“那就放弃吧。”

“可那不是他，他是一个永远不违心，永远不认输的人。”

“这样的人可能在世间存活下去么？”

“我一直希望他还能活着，你如果看见了他，请你告诉他，兄弟们都很想他，我们什么时候再回花果山去喝酒。”

“你已经说过一遍了。”

“那酒是用水帘瀑布的水，纯得照透人心，用了千种花百种果，蕴了万物的芳醇，用太阳的光刻入七种色彩，开坛时，全山都弥漫着香气，凡人喝了一口，要醉上一百年。那一天，我们全喝醉了，他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了，我说，不要紧，记得这杯酒就行了。”

牛魔王举起了一只木杯，里面的酒像钻石一样晶亮。

“这是最后一杯酒了，喝了它，百年的梦醒过来吧。”

孙悟空看了那杯酒很久，然后他用棒漫不经心一挑，酒杯飞上了天空，化成漫天闪亮的水雾。

“妖怪，你休想蒙骗俺老孙，俺杀了你们几个，就能成了正果，去了金箍，亮兵器吧！”

牛魔王慢慢俯下身，捡起那个酒杯，小心地擦拭了，放进怀中。

“你不喝算了，不要弄坏了我心爱的东西。”他抽出了长剑，面对那面旗大吼：“你纵然不在，我也不会辱了你的这面旗！”

在漫天花酒的醇香中，冲出了浓烈的血腥气。

罗刹坐在家中拭着牛魔王的佩剑，白晶晶走了进来。

“他走了？”罗刹擦着剑问。

白晶晶点点头。

罗刹的眼泪落在了剑上，她将它擦去，可怎么也擦不尽。

“杀他的人已去狮驼王处了。”

“为什么呢？结束吧，还要死多少人？”罗刹大喊。

“不！”白晶晶咬牙道，“孙悟空决不可以成佛！那一天，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希望。”

北俱芦洲的狮驼岭下。

“牛魔王要你还什么东西给我？”大鹏王道。

孙悟空丢下那面齐天大圣的大旗。

“嗯，很好，齐、天、大、圣。”大鹏王拿起那面大旗摸着，“它终于到我的手中了，哈哈哈哈，我终于是天下妖魔之王了！”

“你很快就会死！”

“孙悟空，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知道你是谁？你好像忘记了很多事，我帮不了你，我们看着恶梦一点点的发生，却永远醒不过来。”

“我除去金箍需要你的头颅。”

“你当然有本事拿到它，不过这样你也不能成正果，因为我们会杀死唐僧。”

“你在要挟我？”

“哈哈哈哈！孙悟空，居然也要受人的要挟，你真可怜，是什么拴住了你？成正果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

“我有第二条路么？除了西天我有地方可去么！”

“是的，如果你不是孙悟空，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容身，可惜你是。这不是要挟，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杀死唐僧的，你已经怎么也不可能成正果了，如果你还愿杀我，就杀好了。”

大鹏王说完，眼前已不见了孙悟空。

他拿着那面齐天大圣的大旗，脸上露出阴沉的笑。

他的背后出现了两个人。

“这面大旗终于如愿到你手中了。”一个金角妖怪说。

“现在应该实现你对我们的承诺。”另一个银角妖怪说。

“好的好的。不过，”大鹏转过头，“还有地方要两位仙童帮忙。借用一下你们的宝贝，去收拾了另外三个……”

宝象国

阳光普照，百花开放。

黄袍怪正看着唐僧的行李，他随手拿起一本册子来翻着，那封皮上写着大唐西域。里面的字迹凌乱，仿佛每一个字都在尽力扭转了身体跳舞。

天泽国，多少年前也许有着一次不同寻常的爆发。但这是一次悄然无声的爆炸，这就是冰河时代的终结。我在天泽国巨岛的景观中去把握这次变化的情景。在这个巨大的岛屿上，刻满它万年前流动的几千里长的痕迹。而当冰河期的积雪消融之时，大陆开始百花开放百果生长。人类从岛屿动身，漫游了。

而这出发地一定不止一个，如此多千奇百怪的生灵在我的眼前跳跃，我从他们的祭舞和赞歌中查询那被遗忘的部族若隐若现的历史，在不相同的传说源头相同的天地开辟，无限水域中的无数个孤岛，汇聚于这片狂欢的海洋，而那些孤独漂动的故土，又是在亿年前像花种一样被喷向万里之外的冷寂，在那里孕育出生命，然后那必不在之中的归皈识促使他们从四面八方历尽艰难回到原始土，这也许是保证灵类永远多样的必然之选。

百万年之久，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突然发现大地鲜花盛开，四周动物成群，从此开始了一种与从前迥然不同的生活。

灭法国，他们的经文认为，自然可以创造出另外一种自我复制的法。存在着比我们所知的四相多得多的各种可能。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生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由同样的四相所制约的原因就在于生命碰巧是由这四相开始的。按照这种解释，这四相就证明了，生命只能开始一次。因此，任何一种新的编排方式，都将无法与现存的生命形式相通。在这大地上还有生命正在从虚无中被创造出来。

隐雾山，当那里的占星者在观察一颗星时，他能知道有大量的事使他所见的偏离了本相。于是，他阅读若干记载，自然希望这颗星的位置的最佳估计是一个中间数——即散布的吣。他们绘出一种图，使这种离散可以由图中曲线的偏离或分布来表示。由此产生了一个具有

深远意义的观点：这条线标明了不确定的区域。我们不能肯定曲线的中心是否就是那确凿无误的位置。我们只能说"它位于不确定的区域，"而不确实是否就是一切真实?

长青海，当月圆时分，那种叫月光的鱼能感知到水面上的光线盈满，只在每一百年这一刻水面能涨到使它们通过那阻断海水峡谷中的石也来溯流到山中天池中，与那里的雌鱼会合，在月光下孕育生命。世上每一种生灵都表现出这种精确而美妙的适应性。凭借这种力，它们都像无比巧合那样适应着自己的生存环境。每一处像特地为那里的灵物定做的天衣无缝。三界中只有一个地方有双色的叶子，也只有那有会飞的双色叶，一边碧绿一边紫红地扇动着，它们从不飞出自己的天堂。但是，我没有找到人适应任何特定的环境，人没有故乡，我没有找到人的源头。

……

黄袍怪翻着翻着，脸钯变得越来越惊恐，他忽然大叫了一声，冲出了宫殿，冲到了关着老虎的偏殿院中。

那老虎正在望着眼前一盆生肉发愁。

"你不吃荤? "黄袍怪一挥手，还了老虎说话的能力。

"不，我不吃生东西。"老虎说。

"这儿呆得习惯么? "

"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好? 没有妖精，没有陷阱，没有唠叨的徒弟，可以静静晒太阳。人一生追求的不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么? "

"我刚看了你的笔记，原来……你是妖精。"

"好吧我是妖精你是神仙，我不在乎。"

"我本来就是神仙，我只不过让你恢复了本相。"黄袍怪笑道，"神仙和妖精的区别就是神仙给一切东西定下它们是什么，而妖精打乱这一切，神仙们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们没想到有妖这种东西。妖精是谬误所生，他们因为意外而得以存在……"

"……而他们试图成为符合天理的东西是么? 因为他们诞生了出来，就拒绝被当成神的无力的证据抹去。当他们反抗神的定义他们就变得不合理，而他们顺从神的定义则理应被消灭，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老虎说。

哼，你才是真正的妖精，”黄袍怪冷笑，“你的端正俊朗的外表下是一颗妖的心，想挣脱出道法的不羁心，想重置一切定法的野心！想所有至高无上的东西倒覆的魔心！”

“我只有一颗心，我只是在路上看到了不同的风景，看到来自不同源头的人们的所见构造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混沌的。但当有人说他发现了世界的本源，发现了万变不离其宗的真相，他便成了指引者，而当他的宗法被铸成铁卷不可动摇，世界便有了界限，成了囚笼。”老虎伸头在笼子铁栏上蹭痒，“其实，谁在笼子里谁在笼子外也不过是个定义。你真的不想出来么？你想出来可以和我说一声。”

黄袍怪大笑了起来，他打开了笼子钻了进去，和老虎坐在一起。

“现在我们都出来了，但是笼子外面好像小了点。”

“没错，这个世上本来大多数人笼子里，只有几个人能在外面。真相永远比虚幻狭小得多。”

“哦？”黄袍怪陷入了沉思，这话里有很深的东西，那是……

“跑了，老虎跑了！”院外的宫女尖叫起来。

“啊！阳光！宫殿！美丽的女子！笼子里有这些为什么我还要自由！”老虎在宫殿外大声抒情。

“啊？死和尚，让我出来，自己却跑到笼子里快活去了！教训是千万不要相信哲学——让我出去！！”黄袍怪摇着不知什么时候被锁上的笼子大喊。

忽然天空阴暗了一下。

孙悟空站在了他面前。

“出来。躲在里面也没用。”孙悟空用金箍棒敲着笼子说。

黄袍怪笑了笑，打破了笼子：“你师父刚刚走。”

“少唬我！都在骗俺老孙！”

“没有，其实，这世上真的有什么可以关的住他的东西么？”黄袍怪望着天空想了想，“他知道边界的所在，为什么还要留在笼子里呢？”

他又低了头来看着悟空：“多年不见，你还好么。”笑容出现在他脸上，很诚挚。

“多年不见？你……”

天空的云移过来，光阴被切成一层层，一片片的阳光在地上行走，翻山越岭，被风追逐。五百年，很多东西沉埋了，再过五万年，就不会有人记起，但它们还在。在记录着当年的光线与光线所照过的人，你把它挖出来，它会告诉你一个故事。你觉得它很可笑，因为你看见了历史，原来它和你想的那么不一样。你不知道是该相信光，还是相信黑暗的岩石。五百年了，五百年不见阳光的岁月，有的人都欲言又止，每个人都知道你的过去，他们认为你不应该是你。而你知道你就是你自己，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改变的，是世道与人心吧。

是的，眼前的人，都无比熟悉，无数次在五行山下的梦中，听见这些声音，却惟独没有自己的。他们在说话，没有回答者，你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在说着你毫不知晓的故事，你的历史和他们的历史错开了，不过是五百年。

“你一个人，对着整个天地……你，好可怜。”白晶晶说。

“这是最后一杯酒了，喝了它，百年的梦醒过来吧。”牛魔王说。

“好久不见了，”黄袍怪说，“当年你对我说的话，我一直还记得。”

他们在对谁说话?

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我。

也许曾有过那样一个我，那样的生活过。他的身影印在这个时代里。我看见他的传说。

“孙悟空，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成佛？”黄袍怪说。

“因为……佛是没有边界可约束的。”孙悟空听见自己的心在回答。

“你以为你可以带着这个心去成佛么？”

“……”

“你盼望着打碎一切界限，为了这个力量，你要成为界限么？”

“……”

“你胜不了我的。五百年前我根本无法阻挡你，而现在我知道你胜不了我，”黄袍怪说，“你害怕着你自己的力量，还能战胜别人么？”

猪八戒叼着草叶，扛着钉耙哼着小曲在山路上走，忽然他脚下一滑唉哟哟滚下山去，一直摔到山脚。他摊开四肢躺在地上一动也不想动。眼望着蓝天，忽然看见一个东西从天而降，是他的钉耙。“唉哟哟！”他跳起来捂住被钉耙打出的大包：“为什么它会比我晚到呢？是哪一丛草哪块石头拦住它使它在这时候掉下来呢？这无关紧要，可是如果我被这东西打死了，我又怎么想得到我会因为离我出生地几万里远的某座山某个坡上的某丛草会终结我的生命呢？如果一切都是天定的，天难道在我出生时从为我的死亡而设计了万里外一座山上无数草的长法？”

他胡思乱想了许久，直到他的包不太痛了。他才抬起头来看他四周的一切。

山坡下是一片农田，风吹起了绿黄变幻的波，一个村庄正宁静地在阳光里。

猪八戒看着，张大了嘴不觉口水流下来。

猪八戒走进了村里，村中静静的，不知是不是人都还在田里。

他看见了一个猪圈，走到圈边，手搭在圈边上看着里面的猪们快活地哼哼着，小猪挤在母猪的身边乱拱，翘起白白的小屁股。母猪把头伸到太阳照到的地方蹭着痒，欣赏着自己的毛在阳光下变成金色。

猪八戒低头看了看自己，划成一条条的衣衫露出一条条的新伤旧痕。

“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他叹一声。

一个少女提着篮子从田里回来了。走过自家的猪圈，忽然站住了，她往猪圈里看了一眼，大喊起来：

“老爹，我们家圈里多了一头猪！”

猪八戒躺在圈中张着大嘴睡着了。

“这儿不欢迎你。”那栏中母猪转了头对猪八戒说：“你也想被分块拿上镇上去卖么？”

“你知道这一点，还这样自在？”

“猪活着不就是为了我个么？我们还有别的存在的意义么？你这样的野猪为什么要存在，没有理由啊？”

“是啊，没有理由，我走了太多的路想去成佛，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猪八戒拍着肚子。“如果我说我并不是一只猪，我其实是天上的天神，很威武的天神，你信不信？”

“信。其实我上辈子是天上的仙女花花，我们一定在天上见过面吧。”

“哦？你上辈子什么样？”

“嗯……短短的腿，大大的肚子，长鼻子，大耳朵，还有一双翅膀！”

“靠！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想象力的猪！”

“什么啊！”花花叫起来，“难道还有比这更漂亮的东西么？”

“……是啊。”猪八戒望着圈棚顶，“如果我从来就是一只猪，如果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的美丽，如果我从来就没有看过那么浩瀚奔流的银河……”

“见过又怎么样呢？我从来也不觉得银河比猪食槽更美丽，人类的美女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猪啊。如果你从来就是一只猪八戒，你根本就不会感觉到这种痛苦，你就和神一样幸福。”

“可是人随时可以把你切成他想要的形状！”

“不会的，如果麦子不熟他们就不会收割，我不长到斤两他们就不会杀我，猪和人都不过是受规律支配的东西，为了活着他们就得像机械一样动作，如果他们想不这样生活他们就会被天惩罚。如果你能顺从这种规律，该吃的时候吃，该被吃的时候被吃，你就同他们一样。他们在兵乱和瘟疫中死生，同样没有反抗的气力，我们反抗不了人，人也反抗不了神，我们不过是这个世界的无数精巧设计中的零件，一个推动另一个，无休止转动着，没有区别。你懂得越多，你就越明白你操纵不了它的运作，越明白自己是多么渺小无力。从这一点说，猪比人伟大。”

难道猪都是思想家？你简直比我师父还有思想，要是人知道一只猪正鄙视他们的智慧，他们会不会全部气死？”

“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变成人啊。”母猪头贴在地上做憧憬状，“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明知道做人比做猪更痛苦的……如果做了神仙就好了吧，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了。”

“如果那样，才是真的了无生趣了。”猪八戒回想着。

“啊？那你还想去西天？”

“我一点也不想上西天！可我根本就没有选择！”

“真的没有么？”

“没有，我超不出那个界限……”

“界限？”

“是神做出来设置你命运方向的屏障，你无法往他们意志不允许的地方去。”

“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你是一头猪喂，这么深奥的东西我都搞不清楚你就明白了？不要污辱我和神的智慧！”

“可是你说的不就是猪圈么？”

“……”

“你可以出去的啊，只要我想，我随时都可以出去，”母猪看着那破木栏说，“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出去？给我一个理由。”

“随时都可以出去？只要一个理由？”

“是啊，你不是就是从外面进来的么？”

“对，可我以前是从这跑出去的。”

“现在你回来了。外面很苦吧。”

“原来我这一辈子，全然是自己在追求痛苦……”猪八戒沉思道。

“是啊，这样想就对了。你超出了一个边界，就又得到了一个边界，你的空间越来越大，但你想要找的东西，你就越找不到。”

猪八戒沉思良久，忽然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花花眼中露出喜色。

“你如果真是一头猪我就把自己的鼻子吃下去！”猪八戒跳起来，亮出钉耙，“亮本相吧。”

光线大亮，猪圈在光芒下溶化，猪八戒发现自己在一巨大的殿宇中。诸神高坐。

“猪八戒，你悟了吧。”光亮之处的声音说，强光射来，使猪八戒看不清光中之人。

“我师父还没悟我先悟么？那唐三藏又如何？”

“他离经叛道，自有天谴。”

“好啊，呵呵像对会我一样么？”猪八戒憨笑道，“你们在怕着什么？好边界之外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东西么呵呵？”

“不是不能知道，是不该知道，为什么千卷的佛经奥义放在那你不取？偏要另走一条路？”

“这你得去问唐僧，当初是菩萨让我们跟着他上西天的，现在他找不着路跑了，猴子跟着小妖精飞了，难道叫老猪去取经不成？历史是不会写上一只猪把经文带回东土的啊哈哈哈哈哈……”

“严肃点！”一边的罗汉护法喝道。

“如果……”光芒中的声音说，“你不再是一只猪呢？”

猪八戒心中一动，什么东西一直投了他的心底，把情绪溅上来，先是咸的，像眼泪，那等待他的女子的眼泪，再是酸的，像五百年的感伤，再是苦的，那是这一路的风尘，然后是腥的，是血，是夜中望着明月苦痛时咬碎了自己的舌头咽到肚子里的血，是每次梦中想杀死所有人然后狂笑沐浴其中的血！

“去、去……去你妈的吧！”他大骂道，“现在老子就爱做一只猪，我喜欢，谁他妈也别想把我变来变去的，我就这样了，别惹我！”

四周的座上传来一片唏嘘之声。

“一个好好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那唐僧果然是个魔障的！”

“这头猪还真蠢顽不识点拨。”

“你们都滚！都他妈给我下来！”猪八戒陷入了疯狂之中，咆哮着乱舞着钉耙。

那些声音变成了一阵阵的狂笑，尖利的，诡异的，大殿也不见了，一阵阵妖雾直上天际。

“逗你玩呢，蠢猪！”

“你来真的了？你真当你见着佛祖了？”

“哈哈哈哈，嘻嘻嘻嘻……”

“金角大王说，不受点拨，就去死吧——”

无数的黑影在猪的身边穿梭而过，他举起钉耙，四下乱筑，可是一个也够不到，一道又一道伤痕出现在他的身上。

猪八戒忽然再没了力气，他跪倒在地，头在地上蹭着，不住颤抖。

“我又怎么了，我又控制不住自己了，说过怎么样也要忍耐的，说了不管受些什么也要笑的，我要回去……我要回家！”他捶着地面，“可是我能做什么？让我跪下来求那三个人去西天好解了我的苦么？唐僧走不出那个迷宫，孙悟空不能杀了他自己，沙僧找不着那些碎片，全是不可能的事！对于有些人这太简单了！可我们不是他们我们不是！”

猪忽然抬起头，仰天一个字一个字的大喊：“我虽然是只猪！可是我不、任、你、们、宰！！”

吼声卷起狂风大作，黑影吱叫着被吹散了。云散开，月亮重现天空。猪爬起来，泪流满面，抖个不停，分不清方向，他抬头，月光轻抚他的脸。

“西天，我要去西天了，可是我到了西天我就不能再记着你，我不能去西天，我不去西天，我永远见不到你了，我迷了路，我要死在路上了，但我会想着你，我答应过你……”

他扑通一声重重栽在了地上，几许尘埃飞扬起来，被风直送上天际，那一轮冷月孤照，在尘埃中模糊了。

沙僧一直向前走，也不停下，因为没有人叫他停下。

夜很深了，面前是一个深谷，他一直往前，掉进山沟，又走上来。前面出现一片密林，他踩倒树木走过去。前面是一片峭壁，他像没看见一样一头撞上去，在石壁上钻出一个隧道。

终于前面是一片空旷了，他就在这没有一点光线的空旷中大踏步地走。但一种声音在黑暗中渐渐地响了起来，终于变成了一种磅礴的轰鸣，就在他面前，偈是一架巨大的绞碎天地的机器正运作。但他没有停下。

直到一个声音叫：“停！”

沙僧站住了。

有一个人从他的背后走了过来：“你知不知道这前面是什么地方。”

沙僧想了想：“通天河。”

“原来你是知道地理的。”

“我曾在天空俯视大地的一切。”

“你也该知道没有什么能在通天河里浮起来。”

“那又怎么样？”

“你还是要走下去么？”

“那我该做什么。”

“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吧。比如娶个媳妇，养个娃娃，种点玉米……”

“不能做。”

“为什么？”

“你不知道那是不是神让你做的事，你不知道神会不会喜欢你这样。”

“那你为什么走路呢？因为有人让你走？”

“是。”

“你没有自己想去的地方么？”

“有自己的方向又怎样？又不能到西天。”

“到了西天又怎样？”

“可以赎罪。”

“赎了罪又怎样？”

“可以重新做卷帘大将。”

“重做了卷帘大将又怎样？”

“可你忘了——琉璃盏真的是你打碎的么？”

沙僧不说话了，八百里河水滔滔，像在冲刷久远的记忆。

很久很久，他才说：“是的，是我打碎的。”

“你在说谎，分明是孙悟空打碎的。”

“那是因为她惩治不了孙悟空。而对你来说，要你反抗比要你一辈子受罚更痛苦吧。”

“因为那是没有用的，强大的孙悟空最后又如何呢？”

“所以你就安心了。西游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不断地寻找痛苦，比我更深的痛苦。这样我就知足，就宽心。就领悟神的力量，他使追求越多的人越痛苦，而安卧于他脚下的人得极乐。”

“这就是你向前的动力？你这孤独的人。你走吧，你看那前面的大河，它一直通到天上，向前走，顺着它，你可以重归天界。”那声音说。

“天界……”沙僧眼中露出憧憬。他于是一直向前走去，河水漫到了它的脚边。

狂涛扑过来卷走了他。

唐僧走上高山，魔法消除，他已又变回了人形。

眼前是一片白云山岗，山下隐隐显出一片绿色平原。

“我终于迷路了啊。”他喃喃道，在山顶坐了下来，“不知那三个家伙找到他们的破界之处没有，只跟着我却有什么用处呢？”

他在高山之巅坐了很久，看长风浩荡，吹卷云海气象万千。

“真的没有人能跳出你的掌心么？”他喃喃道。

“玄奘！”

唐僧猛地回头：“谁？”

没有人叫他，只有林中树木重生，层层叠叠人的心。唐僧一步步向那个声音传来的林深处走去，一层又一层的树木移开。最后，他来到了一块林最深处的空地，看见了他面前的一口幽深古潭。他走过去，头伸到潭边，潭水中映出一张清秀的少年面容。

……

金山寺的钟声惊动了林中的潭水，少年玄奘坐在潭边，看着波纹一点点刷过自己的倒影。

“玄奘，你又不去念经。”老方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背后，合掌长叹，“你看着这潭水，能看出什么？”

“我在想，它是从哪里来？”玄奘仍怔怔看着水中自己。

“从造化中来。”

“造化又从哪里来？”玄奘一抬头，一滴叶上露珠落到他的掌心，他将掌一斜，水珠顺指尖落到潭中，溅起微小涟漪。

“造化就在掌心吧。”长老说。

“这潭又是谁掌心上的一滴水？它日后是会变成大海，还是一个泥坑呢？你看那江水滔滔不尽，又何曾有干涸的一天？它的源头是什么呢？我的源头又是什么呢？我是成为在海还是泥坑，又是谁的造化？”

“江流，”老方丈说，只有他会在静心长谈时叫他的小名，“你还小，不要想得太多。”

“不，师父。”玄奘说，“可我总觉得，自己已经出世了一万年。”

“金蝉子，你在世间游历了这么久？你准备好你的法论了么？”黑暗中一个宏远的声音说。

“我突然不想论什么了。”一个声音说，“我永远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一颗树的生长，一朵花的全貌。我只想问一个问题，生命的真义是什么，请不要用语言来告诉我。”

玄奘听到这个声音，微笑了。

忽然四周全亮了，他身处于一座宝殿之中。

“玄奘，观音大士现身，命联寻你去西天取经。”金殿上，皇帝说。

“我不去。”玄奘说，“我没时间。”

“是菩萨叫你去的。”

“可是佛不让我去。”玄奘笑了说。

“哪个佛不让你去？”

“我心自在佛？”

“哪来的这个佛？”

“哪来的那个菩萨？”

“朕的话你都不信？”

“若是真的，为何她不自己给我，却要我去拿？”

“这……当然是你去参见佛祖，难道让佛祖来见你？”

“佛祖也等众生去求他普度不成？”

“你是不是和尚？你不心诚，佛祖怎会传经与你？”

玄奘叹一声：“我心诚否，却无需别人知。我已在取经的路上，怎么又让我去取经？只怕是有人好心要告诉个答案与我，好使我不再思索了吧。”

“你这次若西去，我封你为国师，率万乘车马，带黄金宝器，一路抚国纳贡，弘我国威，也好让诸国知我大唐盛名。”

玄奘笑了：“那是出使经商，却不如派个经营大臣，佛法却是取不来的。”

“你待怎样？”

“请让我自在游于天地，快可百年，迟可千万年，可得真义。”

“哪有这样？菩萨指了明路你不走，现成三年五载可取回的经卷你不要，却要自己去找？”

“有三年五载可取的经文，哪有三年五载可得的无上法？若心中不明了，取回万卷经文，也无异白纸几箱！陛下要取那样经文，自可派使前去。天下经文千万，真实解其中意者又有几个？真正奥义，又岂能纸上得来？”

“那也该去灵山见佛祖，受他点拨才是。”

“佛祖化身万千，无处不在，何处是灵山？菩萨要我取经，可曾说经在何处？”

“这……自然在西天。”

“西天在何处？”

“想必一直向西便是了吧。”

“呵呵，我若找不到西天，自然是不配受这经的。”玄奘叹道，“可是……”

“可是什么？”

“可这世上，能达极乐者又有几人？我若自度，却弃不下尘世众生。我若度人，自己便永不能极乐，所以我永世到不了西天的！”玄奘回头。背后又已是一片黑暗。

那声音叹道：“你既想得通，又何必回头呢？”

黑暗中出现了那静潭，亘古平静的潭水却变成了一个深旋，将玄奘吸了进去。

狮驼岭

黄袍怪从云头落下来。

孙悟空也紧追而至。

“看你逃到何时？”孙悟空挥棒一指。

黄袍怪大笑：“若是当年，我根本没有逃的机会。可是现在……再也不是齐天大圣的时代了。”

“齐天大圣？”

“是的，你看。”黄袍怪回身伸手一指。

孙悟空望去，落下的地方已不是宝象国。是在一片黑沉沉的山谷之中。

山谷是黑色的，因为遍野已聚满了群妖，有百万之多。

他们聚在一面大旗之下，那旗上猎猎舞着四个大字：

齐 天 大 圣

大鹏王就站在这面旗下。

两个妖精来到了大鹏的身后，他们头上长着角。金色的和银色的。

“金角银角，事情已办完了么？”大鹏王没回头。

“是的。”他们两人上前呈上了手中的葫芦和玉静瓶，“猪八戒，沙和尚，唐玄奘，全收在里面了。”

“这两样东西真这么神？”

“只要你能抓住他们的心事，自然就能收服他们了。”金角笑道。

大鹏王掂着两样东西，这时他嘴边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那是真正内心的狂喜。

“那就是孙悟空？”

“当年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么？”

遍山窃窃声。

大鹏王跳到山谷间：“孙悟空！你一路上杀了多少妖精？连结拜的兄弟你也杀了，这笔账，今天要与你清算！”

一小妖振臂吼道“杀了他！”

“杀了他。”大鹏王帐下的小妖精全部叫起来。但远处群山都静默，那里有许多老妖都是当年花果山与天庭大战的参与者。

牛魔王帐下的群妖也高喊起来：“杀了这个妖族的败类，为牛魔王报仇。”

孙悟空冷冷笑道：“杀我？”他环顾群山，众山妖魔忽然间都静默了。

“杀我？”他握紧了金箍棒，“你们全都来啊！”

他的大吼响在群山之间，百万群妖都默默看着他。

“来杀我啊。为什么不动？”

众妖的眼神中露着复杂的光芒，看到这个当年他们心中的英雄在谷底孤独嘶吼。

大鹏王飞身想上，被金角拦住了，“还不到时候。”他笑着。

忽然一只老妖跳到了谷底：“大圣，大圣忘了我们了么？”

“混账！”大鹏王怒道，就想跳下去一斧劈死那老妖，又是金角拦住了他，“沉住气。”他说。

“你是谁？”孙悟空问。

“大圣？你真的忘了当年？现在百万群妖又聚，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又能杀上天界，推翻那天庭，跟随你直战到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孙悟空冷笑一声转过头去。

老妖悲愤地发抖，忽然大声道：“只因心高嫌地窄，立心端要破瑶天！”

“你在念什么古怪咒？”

“当年也不知是谁与我们说，若天压我，劈开那天，若地拘我，踏碎那地，我等生来是自由身，谁敢高高在上？”

孙悟空狂笑道：“竟有人这般说么？哈哈哈哈！”

“你定是还记得的，我不信你忘了我等……”忽然老妖直飞了出去，口吐鲜血。

“孙悟空，你连当年跟随你的手下也杀？真是无情无义！”金角一步上前，大喊道。

孙悟空道：“我没……”

大鹏王展翅而起，巨大翅膀的阴影掠过群妖的头顶，落在山谷之中，“孙悟空，你不再是我们的兄弟了，你受死吧。”

“杀了他！杀了他！”在金角的带领下，群妖狂喊。

天界翻起云涛，众神也伸出头来看着这一切。

“杀，杀……”神仙们也小声喊起来。托塔天王瞪了他们一眼：“诸位，你们是神仙啊，就算心里想，也不用喊出来么。”

孙悟空与大鹏战在一处。

他们碰在一起，气浪把地上滚滚的烟尘鼓起，向四周卷去。像万象狂奔踏过一重重山脉。

他们蹿上云头，云涛开始漫卷。忽随他们的飞纵像山一样耸立起来，忽又随他们的分开而崩碎。

金角对银角使个眼色，二人拿了紫金葫芦与玉静瓶也要纵身上天。

黄袍怪却拦在了他们面前。

“二位童子还好么？咦？这不是老君的宝贝？不要告诉我是你们趁他瞌睡之时偷的。”

“奎木郎？你这天界的叛徒，我们现在没空追究于你，快让道，别阻着我们办事。”

“二位上仙有正事啊？”黄袍怪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金角对银角使个眼色，银角将玉静瓶一举：“黄袍怪……不，奎木郎。”

黄袍怪想了想道：“在。”

眼前忽然一片炫目光华，光华过后，黄袍怪发现自己又站在玉栏白云之中，穿着锦绣神袍。成为了那个英俊的天上星辰。

眼前的一切都像天宫，连那终年不断的乐曲也是一样。不知从什么地方流淌出来。他走了很久，却找不到本熟悉的宫阙。仿佛一直是同样的场景循环走不完。

又走了很久，他看见一个人。

那个人坐在地上，很认真地看着地上。他背后有一个门，但也仅仅是一个门，因为从任何地方都能走到那门后头。

“卷帘大将。你好么？”奎木郎笑道。

“嘘！”卷帘大将对他竖起指头。“别碰坏了我的琉璃碗。”

“碗？在哪？”

“不就在这！”卷帘大将一指空空的地上，“我还是移个地方吧，这儿也不安全。”

他小心翼翼地捧起空气，走来走去找一个放的地方。放下又拿起来，“这儿不好……这儿也不好。”

奎木郎叹一声：“卷帘大将不卷帘，在这儿做什么呢？”

“没有人走这个门过，我自然也就没有帘子可卷。”

“卷个帘子也封将，看桃园的也封齐天大圣。这天界真是越来越可笑了。阿月你说是不是？”身后有声音说。

奎木郎回头，他看见了那个高大英武的人，生着双翼，脸上永远带着迷人的微笑和傲气。他正望着身边无限柔情地说话。

可是，奎木郎看见，他身边没有任何人。

“天篷。”他说，下面却不知说什么。

天篷笑着对他点点头，“星官，今天没去当值？”又回头对身边说：“阿月，我们去玉水桥那边吧。”

“走这里走。”卷帘大将跳起来，支起背后那扇门上的帘子。

“我为什么要走那走？”天篷笑道。

“你不走这走！我怎么做卷帘大将。”

“你做不做卷帘大将，与我可干？我要去玉水桥。”

“玉水桥要走这边！”

“玉水桥不是走这边！你说是不是阿月？……阿月说是！”

奎木郎好奇地看着他们。这时前面一黄衣僧人走了过来，身罩圣光，面带庄严法相。

“唐僧？”

“阿弥陀佛，什么唐僧？在下是如来座下二弟子金蝉是也。”

“死老虎，又装。这里是何处？”

“此处便是西天哪。”

“西天！我怎么到这里来了，他们……”黄袍怪手一指天篷与沙僧。

“他们已得道了。”

“得……得到了？”

“是。”

“那他们成佛后在……”

“在玩过家家。”

“过家家？”

“是啊？”唐僧笑道，“世上有什么比玩过家家更幸福的事？你想要的生活，你想得到的一切，都可以得到。”

“可是……那些全是假的！”

“人生难道又不是梦幻么？你所得的你最终全会失去，你认为那是真的，你就会痛苦，而你知道那不过是一个游戏一个梦境，你就能解脱。人生在世，百年也好，千万年也好。都是未来前的一瞬，这一瞬后你什么都没有，你曾有的只有你自己。你在这世上永远地孤寂着，永远找不到能依托你心的东西，除非你放弃你自己，融入到造物之中，成为万重宇宙一点尘埃。你就安乐了。”

“可是如果连你都这样想。这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对，所以我在等一个人。”

“等一个人？”

“不如你和我坐下来一起等吧。”

“孙悟空！”

“谁在喊我？”

孙悟空与大鹏斗得正欢，忽听背后有人唤，一回头号间，忽觉满天云雾疾扑而来，仿佛时光千万里离他而去，眼见云隙间星空斗转星移，那是身在九天之外，追上了五百年前远逝的星光。

眼前云雾散开，面前出现一尊巨佛。

“孙悟空，你说跳出我掌心，便把天宫让你，现在你跳来跳去，跳出去了么？”那宏大而平缓的声音道。

“你在说什么？”孙悟空一愣，仿佛有什么在心里一掠而过了，却没有抓住。

“若跳不出时，你便老实下界，再修几劫，却来争吵。”

“我要向哪里去？”

“你不想回花果山么？”如来一挥手，云散开了，露出一片青翠群山。

“花果山……”孙悟空望着下方，忽然他想起了许多事，眼神迷离了。

势镇汪洋，潮涌银山鱼入穴；威宁瑶海，波翻雪浪蜃离渊。木火方隅高积上，东海之处耸崇巅。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

这便是我的家园。

我常在那块大石上看日落月升，看满天银辉把大海绚成繁星万点，与银河连成一片。明朋下，快活的身影在山间跳跃，自在的啸声漫山呼应。

可是这样的场景真的存在？我不是曾在每个夜晚时恐惧，害怕自己消逝在黑暗中，看不见明天的日出。

“那是因为你在你自己里，你牵挂着你的身体，执着于未来的生存，所以感受不到本来的快乐，现在你超然了，你只关注你存在的这一刻，于是你看见生命的美丽。”宏大的声音说道。

你是谁？你在哪？

“我在你心中，在你本不去关注的深处，你爱着这生命，为什么你又恐惧它？”

生命是苦役，是忧愁，快乐永远是短暂，一瞬的快乐后你陷入更长久的苦闷，因为你无法让美好驻留。因为你目睹花儿只能开放一次。

“花儿可以开放许多次，你为什么不抬头看整座山林，它是永远青翠的。”

那是神的眼光，一只蝼蚁不知道年有春秋，石上苔衣不知日有昼夜。我的脚程走不完整座山林，我如此留恋着却又如此悲伤，它拥有着我，我却不能拥有它。

“所以你要学超脱之术。”

是。我不想消失。

“但你有了神的力量，你拥有了吗？”

没有，我想成为神是为了拥有，可我却只有放弃才能成为神。

“所以你反抗了。”

是。

“那么现在你拥有了吗？”

……

“你抗拒，除了毁灭你得到什么了吗？你恨着这世界的规律，你要重新制定价值，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世界呢？”

一声极尖利怪异的喊声划破天空，孙悟空一抬头，一只怪鸟掠过天空。

他惊恐地转头，四周忽然已是一片黑暗的焦土，地狱的景色。无数黑色烧焦的树躯上宛然有都长着一颗仇视的眼睛。

尖利的鸣叫充斥于空气，眼睛变成铺天盖地的怪鸟飞上天空。

“你还能毁灭得更多吗？”怪鸟突然说话了，却还是那个声音。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孙悟空喊。

“你想补救吗？”

孙悟空沉默。

“拿着它，这有种子，只这种种子能在花果山的焦土直生长。”

怪鸟变成了洁白羽翼的仙鹤，把一袋种子放到孙悟空手中。

孙悟空手颤抖着，看着那种子，这个硬汉居然泪流满面。

“现在你把它种下去吧。”

孙悟空低下身去。

“不！”突然一声呼喊，孙悟空停住了，这个女子的声音在哪听过?

“他在骗你，你在你的心障之中。”女子喊。

孙悟空又直起身来。

“你不相信么？”那声音有点慌地问，“你要放弃么，可以，就让花果山永远这样下去吧。”

孙悟空闭眼深深吸一口气：“你是如来？”

“不，我是你的心。”

孙悟空望着手中的种子袋，良久良久。“我明白了。”他忽然说，蹲下身去，放下了他一直不离身的金箍棒，拨开焦黑的土地，用双手去打开那系住袋子的线绳。

袋子打开了。

忽然一片巨大黑暗直扑了过来，袋子藏着的，是一只巨手，是整整一座五行山。几亿万钧的力量全打在了他身上，同时他脚下的土地崩溃了，他被山体压着直坠了下去。

那一刻，他脸上竟似乎有了一丝笑容。

百万群妖只见天空一声高喊，孙悟空从天空坠了下来。

“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孙悟空了。你已不知道要为什么而战斗。”

大鹏王说，看着摔倒在他面前的孙悟空。又回头对着百万妖众：“他败了！我才是最强的魔王！”

百万妖众无声无息。

这种气氛让大鹏有点不安，仿佛心中的大山般的愿望已经落下，压倒了所有的刚强，却还有一要纤细的东西在撑着，使它不能完全到达大地。

孙悟空倒在地上，口中血狂喷出来。

“认输吧。”大鹏王决心结束这一切，他走过来将巨足踩在孙悟空的身上，大斧劈了下去。

血哗地溅起来。

百万妖众忽然都沉默。

“孙悟空还没来么？”漫长的等待中，唐僧叹了口气。

忽然天地猛烈震动起来。

所有人都望向那个方向。

一座大山从天而降。

唐僧缓缓走了过去，仰头望向山顶，那上面有一张贴子：“唵嘛呢叭咪吽”

他笑了一笑，开始向山爬去。

血喷溅起来。

百万妖众忽然都沉默。

大鹏王发现他们都看着同一个地方——他的脚下。

他低了头去看，他脚下除了一个金箍，已什么也没有。

大鹏王慢慢抬起头，风在山岭间无忌地穿行，搅动什么在啪啦啪啦地响。

他缓缓转过身去看那在风中响的东西。

是那面抖动的大旗：“齐——天——大——圣。”

大鹏的脸忽然就白了。

风开始越刮越大。

那洞穿天地的一声巨响。

大鹏王看见高空中的云被映成桔红，红光像血沿着巨大云层的裂缝向四方流去。一个大裂口绽开了。一束红光从里面吐了出来。

“打雷了，下雨收衣服了。”银角牙齿打颤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为什么！！”大鹏歇斯底里地揪住银角乱晃。

他又一把丢下他，对着天空狂叫：“不——！”

孙悟空就那样站在那，冷冷看着他，那眼神是一道电光，穿过了记忆与历史，把那些传说中威武的影子紧紧相连。

“……你回来了，太好了，还记得我们当年一齐畅饮么……”大鹏的脚忽然软了，他坐在了地上，痛苦地道：“你杀了牛魔王，现在还要杀死我么？”

孙悟空呆呆看着手里拿着一个木杯：“好酒，好朋友，现在都没有了。”他抬起头来：“五百年前，那只飞到如来宝座前的大鹏，是谁？”

大鹏王一下倒在了地上。

孙悟空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走到了百万妖军的面前。

四野无声，只有“齐天大圣”的大旗在风中哗哗地抖。

孙悟空伸手抚那旗杆，仰头望向大旗，仿佛在想许多事。

妖众们都屏住了呼吸，许多老妖想起当年誓师向天庭那一幕不由身子颤抖。新生的妖猴们睁大了眼睛看这个被前辈用敬畏与感叹提了无数遍的妖王。

“齐天大圣！”一老妖泣不成声，振臂大喊道。

“齐天大圣！齐天大圣！”众妖欢呼道。

大鹏已经没有站起来的力气，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不可战胜。

白晶晶夹在人群中高喊，忽然她觉得自己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当她终于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于是她哭了，像一个小女孩。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战胜他，她哭着想，太好了。

“一切都结束了吧。”白晶晶问孙悟空，“从此可以不用再去西游了。”

孙悟空对他笑笑，笑容像阳光灿烂。

白晶晶忘了自己是谁，永远这样吧，她想。不用再挣扎了，不用再有计谋和宿命了。忘了妖精，忘了与神的仇恨，永远笑下去吧。这时她感觉自己的头顶仿佛一下射进了万道光芒，像黑暗的白骨洞中忽然开启了天窗，炫目的光华照进她的身体，她觉得自己透明了，轻盈了。世界也透明了，她看见了所有树叶的脉络，看见了生命在那些脉络中流动，流向天地的每一个角落。

“原来，是这么美的。”她笑着，倒在了地上。化出了原形，被风吹散了。

孙悟空收起了金箍棒，他看见了地上的金箍，把它捡起拿在手中。端详着，金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观音出现在天空，“孙悟空，那金角银金本是兜率宫的看炉童子，那大鹏本是佛祖座前的雕塑，这个……这个……”

“带走吧。”孙悟空看也不看她，一挥手说。

金角，银角，大鹏连滚带爬地向云头而去。

唐僧坐在树林里，阳光从树叶间照下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蚂蚁在一块块光斑间建造他们的国度，他们不知道这光斑很快就会移开与消逝的么？

他抬起头，万道光线中，他眯着眼，看见孙悟空走了过来。

“师父，走吧。”

唐僧低了头又去看蚂蚁，他已经找不到他看刚才的光斑了。“多好的极乐土啊，我想再看一会儿。”

“走吧。”

“好，走。”